

简介

=====
魔法禁书目录 第二十一卷 自翻
=====
作者：鎌池和马
插画：灰村清孝
翻译/校对：ccaqq、Coca003
EPUB制作：祈者之路

转载时，请注明以上信息，尊重翻译者的辛勤劳动
泉川生徒会：http://www.cnfmp.net/bbs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泉川生徒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文特别严禁转载至SF轻小说频道
=====

彩图

彩图一
见本卷第五章

彩图二
见本卷第六章

彩图三
「nipserg次sig」
「sbrg次snmtph」
「nithg次gbsvrfl」
出现在俄罗斯上空的「大天使」——神之力

彩图四

「那孩子的——远程控制灵装！！」
英国清教「必要之恶教会」的魔法师——史提尔·马格努斯

「准备完成，开始攻击。」
掌管禁书目录的英国清教修女——茵蒂克斯

「————」
英国清教「必要之恶教会」的最高主教——萝拉·丝图亚特

「为什么你的眼睛里带着一闪一闪的小星星还舔着舌头啊！？」
学园都市的无能力者(Level0)的学生——上条当麻

「机、机会！！就用身体来偿还吧！！」
英国的魔法结社预备军「新生之光」成员——蕾莎

内容简介

10月30日，自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已经过了十一天。三个少年隐藏着各自的想
原「道具」的杂兵·浜面仕上为了治疗泷壶理后而四处奔走，但却毫无头绪。他的KEY（契机），是与原「神之右席」的圣人——后方之水的相遇。
最强的超能力者·一方通行在与最弱的好对手交战之后，被移送到艾丽莎莉娜独立国同盟。目前还不知道该如何营救最后之作。他的KEY（契机），是记录着魔法的谜之羊皮纸。
此外，上条当麻终于与右方之火相遇，对方的手下留情使他得以逃脱。他的KEY（契机），则是被称之为「天使」的另一个次元的住民。
三人怀着三种思绪。当科学与魔法交织之时，故事就此开始——！

=====
魔法禁书目录 第二十一卷 自翻
=====
作者：鎌池和马
插画：灰村清孝
翻译/校对：ccaqq、Coca003
EPUB制作：祈者之路

转载时，请注明以上信息，尊重翻译者的辛勤劳动
泉川生徒会：http://www.cnfmp.net/bbs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泉川生徒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文特别严禁转载至SF轻小说频道
=====

目录彩图

「御坂对这些事情的进展在各种方面都兴奋起来了呢☆」
「妹妹们」第三次制造计划中制造的美琴克隆人——番外个体

战况报告

终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响。

薄薄的液晶电视中，站在黑烟和飞雪为背景的大地上，手持话筒的女记者露出相当消沉的表情。

<开战已有11日。从10月30日起，直到现在，艾莉莎莉娜独立同盟国国土上燃烧的战火毫无要熄灭的样子！呜哇，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学园都市的轰炸机吗！？虽然日本政府再三表示没有参战之意，这次的事情完全是学园都市方面的独断行动——> 手忙脚乱的不只是平民。

在日本海上空陷入交战的俄罗斯空军的女飞行员也咬牙切齿。

「哪里是只投入防卫用的最低限度战力啊。那帮家伙们，不是投入了足以把俄罗斯全境化为火海10次的火力吗！！」

<这里是学园都市的龟山疏太。我会温柔的将你击坠的，所以放心吧小姐。不要打算从光速发出的镭射底下逃跑哦。>

就在这场战争的中心地，俄罗斯广阔的白色原野的某处，刺猬头少年·上条当麻和魔法师少女·蕾莎缓步前行。

「又是右方之火啊。打算从罗马·俄罗斯势力的幕后，策划对学园都市的战争么。」

「不过面对一直以来都站在魔法一方的右方之火，实在无法认为他的目的仅仅是调动军队呢。而且在这个时机上正好取得了能够连接禁书目录的10万3000本魔导书的远距离制御用灵装，这一点也很让人在意啊。」

「不论如何，要做的事只有一件…… 打倒右方救出茵蒂克丝。」

与此同时。

俄罗斯与艾莉莎莉娜独立同盟国国境线附近。

滨面仕上和泷壶理后二人，依然乘着盗来的车奔驰在战场上。

「不管怎么说，没有学园都市的技术的话对我们来说毫无用途。毕竟我们的目的不是打倒学园都市。」

「滨面，要在这场战争中寻找可用作交涉的材料。学园都市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哪里是必争之地，怎么做能够左右战局。以这些作为重点去找的话……」

俄罗斯国内。

奔驰在横断欧亚大陆的铁道上的货车中，一方通行小心地怀抱着基本失去意识的最终信号。超自然的存在艾华斯出现之后，再加上御坂网络的莫大负荷，娇小的少女身负的损伤可谓壮观了。

击破了袭击列车的驱动铠军团，一方通行确认敌人想要抢夺的箱子内容之后，想起了艾华斯的话。

「羊皮纸啊。这玩意能成为拯救那个小鬼的突破口吗？」

为了摧毁右方之火的计划，上条和蕾莎来到艾莉莎莉娜独立同盟国，想要保护计划中必要的修女，米夏·克洛伊洁芙。然而面对袭来的右方之火，在场的魔法师艾莉莎莉娜和前方之风却是那么不堪一击，被右方之火轻易打败。，米夏被夺走，临走之前还这样对上条说到，

「了解全部之后那10万3000册会怎么惩罚你呢，从现在起好好期待吧。」

国境附近的集落。

为了治疗状态突然恶化的泷壶理后，滨面在名叫德格鲁的男子的带领下，来到艾莉莎莉娜独立同盟国边境上一个小村庄中的诊所接受照顾。然而，这个小村庄却遭到了俄罗斯所属外国佣兵部队普莱贝塔的急袭。

「怎么办。不论跑到哪里，敌人从空中进攻的话就完了。会被杀光的。」

「如果开动那帮家伙留下那辆高射炮的话，即使对方是攻击直升机也可以反击试试了。」

俄罗斯空军基地驻地附近的雪原。

抢在羊皮纸的运送任务之前到达的一方通行和最终信号，在俄罗斯广阔的雪原上遭到了学园都市方面的攻击。袭击者的正体是番外个体，本应不可能存在的，因第三次制造计划而生的体细胞克隆人。

「处分决定了哟。将已经无法利用的旧型号全部抹杀。新系列的御坂们会通过御坂网络进行更新。」

村庄附近的松树林中。

几乎半毁的高射炮战车中，滨面正在发呆。

撕裂空气在空中飞舞的攻击直升机的身体，被一把巨大的剑从侧面贯穿。

从爆炸起火的直升机残骸中拔出剑的，是不屈的佣兵。

「恕我冒昧，就由我后方之水助你一臂之力吧。」

从俄罗斯国境延伸到城市的道路上。

看着上条当麻和一方通行的激斗，蕾莎不由得发出悲鸣。

面对无限分裂，从四面八方袭来的一方通行的黑翼，上条认识到难以用右手消除的事实，于是反手「抓住了」黑翼还治其人之身。

不过，

（…… 真的，只是这样就能解释清楚了吗…… ？）

艾莉莎莉娜独立同盟国。

被打倒的一方通行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卡车的货台上。身旁熟睡着的最终信号附近，有一个小小的笔记本。上面用模糊的文字这样记录着。

Index-Librorum-Prohibitorum 「禁书目录……」

战争已经将许多人卷入其中，而且还在不停进行着。

日本海上空作战中的战斗机飞行员们之间的通信中，明显有着困惑的语气。

「竟然是，克林姆林报告…… ？」

<使用「细菌防壁」的核设施防御白皮书吧。致命病毒只会杀死人类，对设施毫无伤害。感到战败将至的俄罗斯军部大概在检讨为什么没有早点使用吧。现在向附近居民发出避难预警也无济于事了吧。> 沉睡在意大利某医院中的教皇，缓缓睁开双眼。他打开病房的窗户，一边做着逃出病房的装备，一边用魔法手段和俄罗斯成教的魔法师瓦希莉莎进行通信。

「现在的我，已经等于是毫无权利了。不会因为我的一句话使得整场战争就此终结吧。」

<即使如此还是要为此站出来。这样的话，或许还有些利用价值呢。> 学园都市。

第二十三学区的滑行跑道上，两架崭新型号的超音速轰炸机正在起飞。

其中一架，搭乘着学园都市第四位的超能力者，麦野沈利。

失去一只手和一只眼的她，看中的猎物应该不是俄罗斯的军人。

「…… 好期待啊，滨~面！」

另一架飞机搭乘着第三位的能力者，御坂美琴。

本来应该登机的上条当麻讨伐部队已经在机内全军覆没。

「这边也差不多快要发飙了，不快点给我开到俄罗斯的话可有你们好看哟。」

俄罗斯国境附近的基地。

回到据点的右方之火，正在于俄罗斯成教的司教，尼古兰·托尔斯泰进行魔法通信。

<连无人兵器都出动的学园都市，战力是压倒性的。听信你的花言巧语盲目推进战争的我们，正向着什么样的末路前进我终于明白了啊！！> 「不用担心。大天使·神之力（加百列）。有这个最终武器的话，你还能说出这种梦话么？」

（…… 本来，那东西也不是为了这么无聊的事才拿到手的呢）

由另一种法则产生的天使，学园都市的AIM扩散力场集合体，风斩冰华抖动着背上的翅膀，穿越日本海的上空。

理由只有一个，为了帮助她的「朋友们」。

「请不要，对我的「朋友们」出手…… 出手的话，就算是同归于尽，我也要与你为敌。」

位于英国首都的圣乔治大教堂内，史提尔·马格努斯愤怒异常。他的眼前，一个瘦小的人影以不自然的举动缓缓坐了

起来。

脑中记忆保管着10万3000本魔导书的少女，茵蒂克丝。

「——敌对行，确认。现在开始…… 解析敌人术式，以及…… 执行对应的特定魔法的构筑……」

利用这场大战，妄图得到一切的右方之火。

朝着他的据点前进的上条当麻，这样说到。

「确实，我可能是欺骗了茵蒂克丝的混蛋。但是，能让我低下头的对手，绝不是右方之火。」

被皑皑白雪覆盖的街道上，数辆卡车并排停靠着。

刺猬头少年正在其中一台里。车里充满了肉类和酱汁的味道。身旁的魔法师少女蕾莎斯拉嘶拉的翻找着某个世界流行的快餐店的专用纸袋。虽然是在战争时期，似乎物流还没有受到影响。

上条把沾满红色酱汁的上校鸡块放到嘴里。

「不过，都来到俄罗斯了还要尝这个味道啊。至少也要来点俄罗斯地区限定的俄罗斯甜菜汤汉堡什么的也不错啊。」

「不要，走遍世界都不会改变的味道可是很便利的，特别对于那些水土不服的人来说尤其方便。」

一边望着目的地，蕾莎一边轻松地说着这些事，可是上条并不是经常出差的工薪阶层，倒不如说他实在是想试试俄罗斯的料理。

不过，他也理解，现在不是能悠闲的享受美食的时刻。

蕾莎将薯条的前端刺进上条手上的红色酱汁里，一本正经的说，

「虽然通过偷渡中介跟着战时团体旅行走到这里，但是能够乘车的方式也就到此为止了吧。预计距离右方之火所在的俄罗斯基地还有40公里。和上次入侵时一样，利用地下的资材搬运列车吧。」

「……和上次入侵的方位不一样吧？上次可不是这座城市啊。」

「入侵路线完全一样的话不就会很快暴露了嘛。那个发车站只要一个俄罗斯成教魔法师就可以管制了。」

似乎一根薯条已经不能满足蕾莎的欲望，她一口气吞下四五根，鼓鼓的双颊像是加特林机关炮一样。

「那帮家伙的语气有点带着方言，基本可以确定是居住在此地的魔法师们。这样的话，应该考虑这个城市或者是说城市附近还准备了其他地铁站的可能性。」

「是这样的吗？」

「嗯。所谓的秘密基地呢，就是为了让自已用起来方便而定制的东西。虽说设置一堆迷宫和陷阱是很简单，但是这样一来每次通过都要浪费两三个小时，根本就没法迅速运作了吧。就这件事来说，经常在英国内构筑据点并且进行秘密活动的本小姐可以断言。」

唔嗯，上条把最后一块鸡块放到嘴里，随声附和到。

「……根据艾莉莎莉娜的指示一起乘车来的人呢？」

「那些人是为了给偷渡中介装装样子的演员吧。虽说都是些多少有点军队经验的人，还是敌不过第一线的俄罗斯士兵，万一遇到俄罗斯成教的专业魔法师的话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到达这里后他们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接下来就是好好扮演「客人」的角色，然后回到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了吧。」

貌似增加了一些不安感，又似乎带着一点安心感，上条的心境里充满了复杂的感觉。

对手是魔法势力中的顶尖高手，右方之火。

胜算什么的完全没有。单薄的高中生上条想要有点战力上的支援，哪怕只有一点也好。不过另一方面，能与那种怪物相抗衡的人类根本想象不到嘛。不想把怀着真心与自己并肩作战的人们当做盾牌来用也是事实。

说到这点，对于旁边的蕾莎也是同样的。

面对看着自己的上条，蕾莎把沾满盐的薯条按进嘴里，

「砸哈么呢（怎么了）？」

「没什么」

看着愣愣的蕾莎，上条打算转换话题。

「说起来，偷渡中介啊……」

「啊拉，听不顺耳吗？日本跟这个还蛮有缘的说。」

蕾莎咽下薯条，轻松地说道。

「本来，陆地上接壤的邻国之间，只需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翻过垣墙就能成为非法移民了。更何况，现在是在战争时期。只是因为沉闷的爆炸声就想着「离开这个国家」的人今后可是会络绎不绝的哦。」

「……逃离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的人，有这么多吗？」

「应该说，正相反。」

蕾莎事不关己似的说道。

「俄罗斯也好学园都市也罢，不论哪方胜利，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见分晓这种事连外行人也看得出来。谁都不想成为「战败国居民」。流亡国外正是这样的赌注。战争结束时你在那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接下来的人生。一念之差搞错的话，好不容易离开了国家，又要背负上「战败国」的烙印，其实他们都是很小心翼翼的……这里面，在两国之家不断徘徊的人也是存在的吧。就好像抢座位的游戏，音乐声结束之后左顾右盼的人一样。」

「……」

真是让人讨厌的趋势啊，上条想着。

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奔走的人们，并没有受到谁的强迫，而是考虑到自己，为了得到幸福才行动的吧。不过，追本溯源，这正是由于内心深处的恐怖和不安。本来，能够留在家里，留在故乡才是最好的吧。

不论是谁，都会这么想吧。

本来不必丢弃的东西，光彩夺目的东西，通过「自己的意志」和深深的误会就这样舍弃了。那，或许就是这场大战的本质也说不定呢。

「赶快让这件事结束吧！」

蕾莎一把抓住快餐纸袋，卡拉卡拉的揉成一团，高兴的说。

「反正，战争的背后是右方在穿针引线吧。干掉那个混蛋，赶快让战争结束，世界恢复和平，顺便在战后处理时，英国再狠狠地敲一笔赔偿金就完美了。」

「……确实啊。」

虽然赔偿金什么的是不知道啦，上条心中补充着，对蕾莎的意见表示赞同。不论什么事变成怎样，上条该做的事毫无变化。

「终于到了要打倒右方，救出茵蒂克丝的时候了么。」

「既然这样决定了，那就赶快啪啪啪的补充营养吧，就用这个3倍大的家伙！！」

「喂喂。那个像吓人箱一样大的汉堡，不掰开怎么吃啊！」

特别对于娇小的蕾莎来说，她那小巧的嘴绝对塞不进去吧，上条这样想到。

「请放心吧。别看我这样，我可是对自己的嘴巴张开程度有着绝对的自信呢，绝对可以张开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多少有点猥琐的想法也没关系哦。」

蕾莎一如既往地说着意义不明的话，把三重汉堡塞进嘴里。巨大的食物在蕾莎的嘴里折成〈字型。

接着。

嗖！！从蕾莎手中汉堡的另一面，没能放进嘴里的牛肉汉堡排喷射而出。多汁的汉堡排画着弧线在上条的学生制服上降落了。

「……」

沉默。

上条露出十分可惜的表情，交替看着蕾莎和自己的衣服。

然后蕾莎，

「机、机会啊！！用身体来偿还吧！！」

「为什么你的眼睛里带着一闪一闪的小星星还舔着舌头啊！？一点也没有反省吧，你这家伙！！」

爆炸声没有停止。

俄罗斯的天和地清一色的雪白。距离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北部边境25公里处的某地。像是要破坏这种和谐感一般，地面上升起了令人作呕的股股黑烟。残破不堪的空罐头一般的坦克和装甲车在雪地上打着转，其他还散落着原本是建筑物的水泥块残渣。从这些残渣中，与白色格格不入的黑烟缓缓飘出。

死亡的味道。

滨面仕上这样想到。

不过。

这并不是袭击滨面他们村子的那些家伙。

普莱贝塔驻地。

装备有俄罗斯最新式武器的坚固要塞，破坏的漩涡正肆虐其中。

当然，滨面仕上做不到这种事。

虽说普莱贝塔连续对村子发动了两次袭击，但是并没有派出可调动的全部兵力。其实待机中的人数反倒更多一些。说不定积蓄的兵力轻松超过派遣出的兵力的5倍10倍吧。为了让要塞能够有效运作，最低限度的兵力保持是必须的。

那么是谁做的。

手持双筒望远镜的滨面眼前展开的画面，就是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

蓝色的衣服。

巨大的剑。

拥有佣兵之名的男人。

战斗开始前，就和这名空手拆武装直升机的男人有过数句交谈。但是，滨面完全没有搞清楚状况。圣人和魔法什么的，已经完全不是同一个文化圈的事了。

知道的事情不多。

男人被称为后方之水。持有和超能力不同的，另一种力量。还有，就是作为滨面的友方，对普莱贝塔驻地进行了突袭。不论哪一个听起来都像是玩笑。

不过……

（……开玩笑的吧。虽然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我们的超能力者也不可能轻易让事态这么一边倒吧）

他每一次挥动他的剑，就有大量的雪化为数十吨的水块袭向装甲车和战车。面对直升机发射的火箭炮则用数十倍的水箭去迎击。在敌阵中央爆裂的球形的水蒸气，把厚重的强化混凝土建成的要塞，如同被台风吹飞的塑料伞一样炸得七零八落。超自然现象。

天灾。

波及数十、数百米的距离，无视重力悬浮在空中的大量的水攻击，就像是那个，像是巨大的蛇在捕食一般。就在刚才还是进攻方的普莱贝塔，完全变成了单方面被虐杀，看见这种情形，不论是谁都会心生寒意吧。

「……什么啊，那是……」

同乘在高射炮上的德格鲁，呻吟般地低语道。

「那是，学园都市开发的超能力者……吗？」

不对，滨面思考着。

不过在提出具体的反对理由之前，胜负便已揭晓。

不，根本就不能称为对决。

驱逐，排除，讨伐。

持续了20分钟的战斗，只能这样形容了。

「……暂且，做到这样吧。即使腐坏了也毕竟是大国，人员什么的马上就能补充了吧。」

肩上扛着巨大的剑的佣兵，用毫无起伏的语调这样说道。

什么时候出现的都不知道。

刚刚还在用望远镜才能看清楚的地方才对啊。

这个佣兵气息毫不混乱，仿佛之前生死一线的战斗根本就是无聊之极。

（……到底怎么了可恶……）

滨面打开舱门爬了出来。刀子般的冷风，夹杂着数倍于刚才的浓烈的烟气，吹得滨面的面部不由地僵硬起来。

蓝色服装的男人手中握有一柄巨大的剑。全长超过3米，重量大概有几百公斤吧。怎么想也不是人类单手能拿的动的。

滨面呆呆的自言自语到。

「重新告诉我一下，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后方之水。佣兵，崩坏的恶徒。」

本人似乎是打算好好回答问题的，但是对滨面来说毫无用处。明显突破了人体界限的力量和动作，更重要的是所属哪方是不是同伴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

（超能力……？）

滨面不禁想到了刚才德格鲁的话。

对于一直居住在学园都市中的滨面来说，提到「不可思议的现象」，首先联想到这方面已经成为习惯。

不过，不对。

即使是说着话的现在，男人的周围也像无重力空间一样，水珠飘浮卷动着。武装直升机爆炸的时候，就是这些水珠防御了热气、火焰和冲击波吧。

能力者，是无法拥有两种能力的。

（操控体内的水分增加自己的力量吗？不，人类的体内水环境是很脆弱的。这样做的话血管和细胞都会破裂的。这样的话就无法说明了。那么……）

想到这里，滨面把所有乱七八糟的想法抛诸脑后。

怎么可能。

难道说，除了学园都市的超能力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可以超越通常物理法则的存在吗？

「滨面。」

高射炮战车内传来了声音。

是一同作战的俄罗斯士兵格里金。他像是要隐藏紧张般强打精神看着滨面的方向。

「不妙啊……无线电台接收到了电波。虽然有暗号无法解密，但是信号却在逐渐增强啊。」

「在慢慢靠近呐。」

果然，同乘高射炮战车的德格鲁说道，

「还是普莱贝塔的增援吗？」

「等等。」

滨面打断他的话。

他知道了正在进行无线通信的人。

利用望远镜确认，白色的地平线附近有什么出现了。可以看到30辆以上的战车在向着这里靠近。与滨面所乘坐的高射炮战车相比，技术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设计不必说，连装甲的材质，都是天差地别的。

而且，不只是战车。

仿佛要隐藏在战车的阴影中一般，大量身穿复合素材制成的盔甲的步兵的身影若隐若现。一同前进的没有安装炮筒的装甲车，应该是为各种高科技武器提供电力的电源车辆。它们上空，全场30公分左右的无线控制飞行器交错飞过。虽然看起来像是侦查用的UAV，但是中间也装备有细长的筒状物。应该是能够发射那种带有褶皱状尾翼的滑翔飞弹，从而进行简单爆破作业的类型吧。

和普莱贝塔完全不同。

不只是单种兵种。

是投入大量兵种和兵器，来补足相互间的不足的排列布阵。装备上毫无「儿戏」可言。连可乘之隙都没有，临场上阵的滨面他们绝对没有胜算。

滨面咽了口口水，低声道，

「不是，普莱贝塔……」

「什么？」

面对皱起眉头的德格鲁，滨面这样回答说，

「那是，学园都市的军队。」

滨面望着隐藏在战车阴影中的士兵。他们身穿的复合材料铠甲，正是学园都市特制的驱动铠。即使不了解战车的具体样式和型号的滨面也完全可以断言。将那种东西实用化一定是学园都市。

（……「表面上」看起来和一般士兵无异呐。应该没有和我们这样的暗部扯上什么关系吧。）

滨面推测道。

当然，也有可能是暗部的人使用了一般装备，不过滨面凭借嗅觉而非知识否定了这一可能性。滨面这种暗中活动的人，是不会那样堂而皇之的走着的。就算是装装样子，也会有类似「气味」的东西残留下来。

「看起来，是为了攻下这里而来的呢。」

后方之水扛着巨大的剑，用毫无起伏的声调说道。

「怎么办。击溃吗？」

「……不。还不知道是不是与你的目的一致，如果只是为了守护那个村落的话，就这样放弃抵抗比较好。」

滨面摇摇头。

「虽然不知道你的来头，但是至少能够确定你是个怪物。毕竟连住在学园都市里的我都无法猜透啊。不过，即使是你也不可能一直守在一个地方吧。这样的话，留学园都市的军队在这里驻守比较好。虽说只是占领这里，但那些家伙绝对能固守几个月。就算是普莱贝塔的援军到来也能够抵御。再说即使我们大闹一番，那个村庄的状况也不会好转。」

「……」

嗯，后方点点头。似乎是认同了滨面的意见。

「不过，」

出声的是德格鲁，

「滨面。你，不是正在被那个学园都市追捕吗？」

听到这句话，滨面呆住了。

不过，也就是几秒的事。

「……这也是没办法的。」

虽说不像是普莱贝塔那样，但学园都市的行动也绝不普通。从那里逃出来的滨面相当了解。不过，至少能阻止俄罗斯……普莱贝塔的强取豪夺吧。

那个村庄的人都心地善良。面对突然到来的外人泷壶理后，大家都真心的关心她的病情。可是，滨面和泷壶不能在这里被捕。找到「交涉材料」之前，绝对不能被抓回去。

所以，只能逃了。

逃离这个，自己想要拼上性命守护的村庄。

「估计那些人还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事。不过，通过复杂的探测器在附近找到痕迹的可能性很高。虽然动员学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读心能力者在的话就完了。所以你们大可以不必隐瞒情报。这里发生的事全都说出去就行。不要对军队抱有不信任感哦。露出愿意协助的态度的话，学园都市也会保护你们的。」

滨面把自己考虑的事情和对策毫无保留的告诉了德格鲁。

「当然学园都市也不是正义的伙伴。不过是和俄罗斯不同种类的战力而已。但是，对于自己的伙伴，「可以利用的人」，

会给予保护的。所以出卖我的情报的话，他们会认为德格鲁你们还有利用价值。」

「开什么玩笑！」

德格鲁平静的，但是愤怒的说道。

「我等岂不是为了自己就能够舍弃战友的人！」

「那么怎么办？普莱贝塔的增援什么时候赶到是个问题。可能就是明天，也可能用不了一周。可能几百人也可能上千人。到时候，只凭我们几个能打退他们吗？怎么想也不现实吧。」

「……这……」

「我也不打算这么早就去死，你们也就不必坚持了。一定会活下去的。为了活下去，我会逃到天涯海角。」

说着，滨面伸出手轻敲着坏掉的高射炮装甲。

「所以，就这一次也好，相信我吧。不要这么简单就放弃。我们怀抱的，与「战争」这个单词不同，不是简单就能舍弃的东西啊。」

对不住了，高射炮里似乎传来了这样的话语。

虽然注意到了，但是滨面还是当做没有听到。这并不是德格鲁他们致谢的场合。

他回过头，看着后方之水。

「差点忘了。」

「怎么了？」

「多谢。你没有赶到的话，我也好，村庄里的人们也好，我所爱的人也好，全都难逃一死……总有一天，这份情我会还的。」

没有等对方回答的闲暇了。学园都市的军队就要开始占据了远处的村落，封锁周围的交通了吧。在此之前要先回收留在村子里的泷壶，尽快离开这里。

告别了后方，滨面跳下钢铁的车辆，踩着深深的积雪走向村子。破坏的建筑物里没有人，应该是去南方的林子里避难了吧。滨面急忙向那边跑去。

背上像是有着看不见的重担。滨面不知在路上摔倒在雪地上几次，但他还是爬起来，拼命向着森林跑去。

森林中，传来刻意压低的喘息声。树木的阴影里，星星点点的露出人的脸。是村民们。他们看到跳进来的人是滨面，赶忙出来迎接。不知谁用俄语说着什么，一个身后跟着小孩子的母亲走了过来。她怀里抱着的正是泷壶理后。

「没事吧，泷壶。」

「滨面才是，活着真是太好了。」

「不好意思，又去做了麻烦的事情。」

听完事情经过的泷壶，勉强抬起汗水浸湿的脸，嘴唇蠕动着说，

「……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

「什么？」

「俄罗斯国内，大部分已经被学园都市镇压了。这样下去，逃到哪里都有学园都市的驻军，逃不出他们的控制圈的。不过，逃到国外的话，学园都市就失去了进攻的口实。」

确实，这附近是与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的交界线。既然是陆上邻国，守备兵力相比没有那么严密。只能试着突破那里了。利用国境线，只要能够甩开学园都市的追兵，就可以再回俄罗斯国内寻找交涉材料了。

既然方针已定，一直啰啰嗦嗦也不是办法。

背起不能自己行走的泷壶，滨面再次踏上雪地。距离目的地的国境线，大概还有几公里，不，几十公里吧。

这时，村子里的一个小个子老人，朝着滨面扔出了银色的什么东西。

听到老人笑着用俄语说着什么，泷壶翻译给滨面。

「村庄外面停着的，蓝色的四驱汽车的钥匙。」

「哎呀，困扰啊。」

滨面慌了一下。

「学园都市大概在追我们。拿到这个的话，村民们就成了协助逃犯了。这样一来，他们还能不能得到学园都市的保护呢。」

说到这，老人又用俄语补充了什么。

泷壶翻译到，

「那么，不用钥匙发动引擎就是了，这样。像是随手夺走的一样。」

「话是这么说。万一被高性能麦克或者精神感应能力者窃听了这段对话怎么办。」

虽然如此，对手毕竟是军用车辆和驱动铠。空身一人，还背着一个人，在这么厚的积雪上绝对逃不掉。

与其把钥匙还给老人，心怀感激的抢走汽车才是上策吧。

滨面转身要走，村民们都目送着他。一个小女孩想要抓住滨面的衣服，被自己的母亲挡了下来。是那对被普莱贝塔的高射炮追杀的母女。

背好泷壶，像是要挣脱出去一般地急匆匆地走着，滨面感叹道，

「……真是无情啊。结果，半途而废的逃跑才是最好的选择吗。」

「没关系的，滨面。」

泷壶趴在滨面背上，凑在他的耳边说道，

「现在滨面也在为了保护我而战斗。所以，才不是无情呢。」

像是接收了这句话一样，滨面继续前进。

眼前的目的地是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

为了逃离学园都市重装部队的追捕，首先要开动逃跑用的汽车。

石头砌成的狭小房间中。

原来是要塞之类的吧。

数百年前的建筑物，连特殊的保存处理都不用就直接当做「实用品」来使用，这样的光景，对于地震频发而且大多数建筑都是木质结构的日本人来说是很难以想象的光景吧。

屋内有荧光灯和空调，再就是随处摆放的日用品，呈现出微妙的现代气息。

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是几年前的新兴国家。

还没来得及兴建现代化的军用基地，第三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变革就开始了。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他们只能把雷达之

类的军事设施搬到「现存的建筑物」中，改造成应急军事设施来使用。这个古老的要塞便是其中之一。在要塞的门间穿行着的人们，大半都穿着土气的迷彩服。

一方通行正在这群人里面。
在俄罗斯雪原被无能力者的少年打败的一方通行，战后失去意识期间里被送到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来了。似乎是那个无能力少年拜托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的士兵们这么做的。

「电池……好了。」
虽然经过死斗消耗了不少电量，多亏临时休息所的便利，有了充电的机会。因为和日本的电压、电流还有插头形状完全不同，充电装置不能直接使用，但是把手边的接头分解开，稍加调整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恢复到平常状态的一方通行，望向木质桌子上的数十张羊皮纸。
俄罗斯军队动用火车运输的货物。

羊皮纸上描绘的，是灵异电影中能够看到的，超自然现象般的图样和笔记体的咒文。能够看出一张张的图样都用蜡一样的粘性墨水手绘而成，与可以伪造的手法不同，恐怕是真正的实物。文字大多数都是残缺的拉丁语，但是有些地方却用极小的俄文文字作了注释。

具体内容无法了解。
再说，连这东西有没有具体意义都不知道。
但是。

说实话，看着羊皮纸的一方通行是这样想的。
（……说明书似的感觉呐。虽然能看出是按照某种顺序进行描写的……）
环视周围，身穿迷彩服的非常普通的白人男子正用讶异的表情瞥视着羊皮纸。在说是奇迹也毫不为过的数百年历史的石砌建筑物中，与之不相称的荧光灯把士兵的皮肤上映照得更苍白了。

一方通行用俄语问道，
「你懂这个吗？」

然而，特地配合了对方的语言，反而却让士兵的肩头一震。除了单纯的恐惧以外，一方通行突然用俄语搭话这一点大大出乎士兵的意料。

士兵从头顶到脚尖仔细打量着一方通行。
「……是，日本人吧。」

接着，白发灼眼的怪物淡淡地看着士兵，用问题来回答问题。
「你觉得呢？」

大概是察觉了一方通行眼中的危险的焦躁感，士兵没有再说什么脱线的话。为了慎重起见，一方通行再一次，指着那堆羊皮纸。

「你懂这个吗？」
「不……」
士兵摇着头。
「不过，这看起来像是魔法的转换条件的列表之类的东西吧。罗马正教术式应该怎样用俄罗斯成教方法发动，哪里应该转换成什么样子，这上面大概记载的就是这个。只是，不知道这东西具体是描述了「什么术式」的发动方法。」

「——」
虽然一方通行一脸的惊讶，但是士兵铁青着脸使劲摇头，似乎是表示他不知道更多的东西了。周围的男女士兵都在紧张地到处走动，一方通行他们继续刚才停下来的对话。

士兵这样说道。
「不要露出那种表情。我和艾莉莎莉娜大人不同，在这方面相当浅薄的。只不过是她在她身边做警卫的时候瞥过几次的程度而已，根本不是从基础开始学起的。咏唱咒文使掌心生成火焰的话，看……就像这样，就不用特地带着手榴弹到处走了吧。」

看起来是被误会成因为没能提供想要的答案惹得自己心情不好了，不过一方通行皱眉头不是因为这个。

这个白人士兵，从刚才起在说些什么？

魔法？术式？转换条件的列表？罗马正教式？俄罗斯成教式？发动法？这方面？瞥过几次？从基础学起？咏唱咒文使掌心生成火焰？

理所当然一般从士兵口中吐出的话语，一个个都超出了一方通行的理解范围。这不是看场合而讲的小玩笑，也不是什么精神论和宗教观的话题。这个士兵所讲的，是把「现实中使用的技术」，用意义不明的单词罗列出来。从语调中也可以看出。刚才的对话，就像是讲述如何为了将肉料理的隐藏味道全部发挥出来而在锅里加入料酒的时机一样。

理解不能。
不过，科学技术的结晶，学园都市第一位的怪物都理解不了的东西真的存在的话。
果然，那就是解救最终信号的钥匙吗。
艾华斯说的，「去俄罗斯」的话。
还有无能力者少年留下的「Index-Librorum-Prohibitorum」的笔记本。
将这些全部联系在一起的，钥匙。

「……艾莉莎莉娜是？」
「魔法师……不，魔导师吧。这是对那些比起个人使用术式更侧重于培养新人的术者的称呼。英国清教那边要是知道了的话估计会派出可怕的手下来吧。艾莉莎莉娜大人把同盟内的宗教基石加以调整，是成功量产化培养实战型魔法师的先驱者。嘛，虽然没打算与三大宗教之一的俄罗斯成教正面冲突，不过至少要构筑起能够弹开远方袭来无形的咒文的防卫线才行。为了得到「精神文化成熟的历史悠久的国家」之名而必备的最低限度的东西罢了。」

……说不定用程序语言来说明的话还更容易明白一些，一方通行这样觉得。于是他把一时难以辨清的文化差异的部分跳了过去。

「总而言之，那个叫做艾莉莎莉娜的家伙，能解读这些羊皮纸咯？」
「能说上话的话。」
士兵叹了口气。
「那个人，现在正躺在野战医院的病床上呢。」
「切。不明不白的就被带到这里来，还偏偏碰上最关键的说明人还在病房里呻吟这种倒霉事。」
「你的同伴没事吧？」
士兵所说的是指最终信号。

看起来只有10岁左右的少女，现在正在同一间屋子里墙边的沙发上熟睡着。精疲力尽的最终信号一动也不动，完全没有意识。每次想到她完全看不出人类应有的「气息」的状况，一方通行就感到一阵恶寒。

「看起来难道像是有事的样子吗。我可是从逃亡国外开始就一直抱着这家伙的哦。」
「这么说来，现在肯定是行动不便吧。」
白人士兵交互看着一方通行和最终信号的脸。

「往后的行动，你还一直带着那个孩子不太好吧？虽说比不上学园都市最新的技术，放在我们这里的医院里或许要好一些，光是有床就会好很多了哦。」

「……说起来本来也不打算久居或者大开杀戒的。只是想到达目的地，迅速解决问题，然后任由那边的小鬼让人烦心地吵闹一番，这样才是最快捷的。不过，」

一方通行不耐烦的挠挠头，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道，
「除了艾莉莎莉娜以外，还有谁能解读这些羊皮纸吗？」

「……我们所属的魔法师们都是接受战场实用性训练的，所以正统的学问也是相当生疏。类似这样的解读作业，果然只有艾莉莎莉娜大人才行。」

这样的话，果然只能等伤员醒过来了。
离开独立国同盟去寻找别的提示……虽然也有这样的选项，但是就如同白人士兵所说，最终信号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这种条件下是没法具体目标都没有地瞎逛的。

（……虽说是利害关系所迫，没想到，本大爷也会为了别人把日程表空出来呐）
「那位睡美人什么时候能醒来呢？」

「顺利的话一到三个小时。之后就会撤去艾莉莎莉娜大人的全身麻醉……话虽如此，毕竟是术后，能看的文字量也是有限度的吧。身体需要绝对静养，本来连这些事都要尽力推脱掉的。」

「原来如此。」
「那个孩子怎么办？需要床位的话还是尽早说一下比较好。你也是穿越欧亚大陆来到这里的所以应该了解现在的局势吧。战争年代，没有人能保证空床一直都会有的。」

「……确实，背着小鬼大开杀戒有够煞风景的。考虑到这家伙的状态，果然还是放到医院里比较好吧。」
不过，一方通行追加到，

啪啪啪！！
突然从裤腰带上拔出手枪，朝着另一名士兵的两腿射击。

事出突然，就在前一瞬间还在谈话中的白人士兵根本来不及反应。
这个时机，一方通行又连续击中了室内的两三个人的腿。

「间谍哟。」
一方通行一脸麻烦的说道，
「既然要把这个小鬼托付给你们，至少周围的环境要好好地清理一下才行对吧。」

一方通行踢了踢倒在地上的男子，衣服的内侧露出了小型的艺人常用的麦克，和录音、通信设备之间用电线连接着。通过这个，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方面兵力的动向就全部传到俄罗斯那边了。反之，也可以利用这一点传送假情报诱导敌人。

白人士兵慌忙摸向其他伤者的怀里，果然，所有人都持有类似的发信器材。
「通信装置的范围很小，说不定，外面有拿着正式装备的通信兵接应着呢。」

「肯定已经觉察到骚动准备逃跑了吧。或者，抱着同归于尽的觉悟「为了俄罗斯」而行动起来说不定吧。」
一方通行拄着拐杖走向房间的出口，

「就当是留宿的回礼吧。姑且帮你做一下扫除工作。虽然没有扫净独立国同盟东西300公里的空闲时间，至少驱除这个广场附近的害虫还是可以做到的。顺便，也给你做个区分害虫的讲座吧。之后就随你便了。」

「为什么能分得出来？间谍分两类。一种是像KGB或者CIA那样大规模组织化从而发挥力量的。另一种是既没有名称也没有成官的组织，只接受官方委托或者解决国际问题之类的工作。这些人明显属于后者。绝对不是日本的青少年能分辨出来的等级。」

「也不是这样啦。注意观察细微的特征和举止的话，飘荡在周围的这些家伙马上就现出原形了。」
一方通行一派轻松的回答道。

听着他闲谈一般的口吻，白人士兵不禁战栗起来。
「你们所在的地方还不能称不上是地狱哟。对我而言，这种程度的「黑暗」还完完全全不够劲呢。」

他所说的到底是不是在故弄玄虚，马上就可以见分晓了。
最先进的技术，加上最大的恶意，只是为了驱逐「黑暗」的怪物的「清扫工作」开始了。

伦敦，圣乔治大教堂。
「第八章第二十五节。开始对妨碍远距离阅览作业的人物进行排除。进入敌对者术式逆运算过程。」

少女的声音流泻而出。
刚才还存在的，像是有划痕的录音带般的杂音已经消失了。
然后。

轰！伴着强大的风，身穿白色修道服的少女的背上生成了红色的翅膀。比起火焰来，更像是血的颜色。瞳孔中闪现着复杂的魔法阵，少女慢慢回顾四周。

茵蒂克丝。
看着少女变身之后的样子，史提尔·马格努斯不禁愁眉苦脸起来。明明将敌对的魔法师烧成灰烬时眉头都不会皱一下，从他现在的表情来看似乎正在压抑着内心深处的疼痛。

「构筑世界的五大元素之一。伟大的始祖之炎哟。（MTWOTFFTO IIGOIIOF）」
即便如此，史提尔也没有停止战斗。

因为，她的生命被托付给了自己。
他，取出了一枚符文卡片。

「那是孕育生命的恩惠之光，亦为惩处邪恶的审判之光。（IIBOL AIIAOE）」
那是满载幸福的同时，也是消灭冰冷黑暗冻寒之不幸。（IIMH AIIBOD）」

其名为炎，其职为剑。（IIZF IIMS）
显现吧，啃噬我身，化为力量！！（ICR MMBOP）
不，符卡不止有一枚。
回过神来，屋里的各个角落都贴满了符文。那是让人觉得一直都没有发现才奇怪的惊人数目。
炎之漩涡。
3米高的爆炎巨块产生了。火炎渐渐化为人形。这具摄氏温度3000度的火焰人偶，被称作「狩猎魔女之王」。
茵蒂克丝的头缓缓转过，锁定目标。
然后。

诶！！！！！！
反应过来是爆炸声的同时， 猎杀魔女之王已经轰然倒地。

少女扇动着背上生出的红色羽翼。只是如此，靠着数千枚卡片支撑起来的火炎巨神瞬间撕裂开来。连自动修复都来不及。狩猎魔女之王所受的超负荷伤害产生逆流，使得周围的卡片变的焦黑，已经不能再用了。
这就是魔导书图书馆，禁书目录。
自由使用10万3000本魔导书，保护知识的宝库免受篡夺者的侵袭，最强的防卫装置。
现在，史提尔连冷静分析的时间都没有。
轰然倒地的狩猎魔女之王化作碎片， 伴着暴风向自己的主人显现出獠牙。
「——！？」
毫无防备的撞在墙壁上。
强烈的冲击打在背上，呼吸都停止了。眼中隐藏着魔法阵的少女，仔细的看着这样的史提尔。
「第十章第三节。现行术式效果确认。判断，强化其威力与范围，停止敌对因子的生命活动，为最有效手段。」
咔嚓！几片红翼一起张开。
仿佛要撑开大圣堂天花板的红翼， 以猛虎之势扑向倒在地上的史提尔。
根本没有组成术式的时间。
强行撑起被重创力量丧失的身体，史提尔在地上打了个滚。
大量羽翼落下来。
没有被直接打中只能说是幸运了吧。
但是，

随着物品崩裂的声音，大圣堂的地板化为碎片。
石质的踏板和史提尔·马格努斯全部被裂口吞没， 向地下坠落。

招架什么的完全不管用。
呼吸中带着血的气味。
仰面倒地的史提尔，呆了几秒后终于了解自己的处境。
这里是地下的灵装保管库。
茵蒂克丝的一击，直接对大圣堂的根基本身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咳，哈。可恶，本以为预设的防壁不少了。竟然一击将对魔法师用的总部、圣乔治大圣堂打成这样……！！）
本来，她是为了从世界范围内的魔法结社中，保护重要的技术和知识而开发的防卫装置。
一对一万也太天真了。
一对一更是愚蠢透顶。
与「自动书记」状态的她为敌的话，相当于卷入一场战争。
过去，圣人神裂火织在，幻想杀手上条当麻也在。
不过现在不同了。
不能依赖运气。
沙沙的声音传来。
上方。
向头顶看去，塌陷的地板边缘，娇小的少女俯视着这里。
她的嘴唇，张开。
「第十一章第二节。有效破坏力确认。判断，不给予敌人起身的时间，直接加以连击，为最佳对策。」
面对悬崖般落差，魔导书图书馆毫不犹豫的纵身一跃。
史提尔全力滚到一旁。
紧接着，茵蒂克丝的双脚，毫不留情地踏碎了红发神父刚才所在的位置。

5

用让人觉得会坏掉的力量猛踩着油门。
滨面仕上小心地握紧汽车方向盘，车体如果在雪地上失去平衡就完蛋了。即使装备上日本国内禁止使用的钉胎，面对这么厚的积雪，依然难以消除车辆侧滑的趋势。
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继续开车的理由是什么。
答案显示在后视镜中。
「可恶！！一点甩开距离的机会都没有啊！」
滨面咬牙切齿的大叫道。
后面50米左右，学园都市制驱动铠正在紧追不舍。特摄片里常见的与主人公战队对立的怪物五人组，正穿着机械套装高速接近。滑雪般前进，三段跳似的跳跃，双腿走路的追兵死咬着滨面他们不放。无法安全逃离包围网。敌人的战力还有相当的富裕。五个步兵追赶一辆四轮驱动汽车的话，总会追上来的，这明显是看不起他们。
不过，就算吃错药也不能挑衅敌人全力追上来。
那种东西，碰上一台就被瞬秒了。五台一起就是瞬间的五分之一。该怎么表达好呢，滨面的词典里找不到适当的词语了。

规规矩矩地系着安全带的龙壶在助手席上插言。她从膝上的地图上抬起头来，
「滨面，一点点拉开距离。」
「我知道啊！！可恶，哪一个追兵都快得和雪橇似的。那种毫不客气的技术大展示又要增加奇怪的都市传说了吧。」
「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国境还有大概500米。撑得住吗？」
连回话的时间都没有。
保持平衡至今的汽车，终于开始侧滑。滨面赶忙回打方向盘试图取回控制，但是车辆还是冲进了毫无围墙和护栏遮挡的马路边的针叶林中。
没工夫踩刹车了。
不踩满油门逃命的话驱动铠就要追上来了。
随着风景的变化，体感速度一口气飙升。
不知道是电线杆还是树木的柱子以惊人的速度从汽车的两侧面闪过。
（500米啊……）
驱动铠毫不介意。
和滨面他们用相同的速度前进着的驱动铠，像是走在喷气式轨道车的钢轨上一样安全，悠闲的逼近滨面他们。走在覆盖着厚厚积雪的地面上，驱动铠不时的踢飞巨大的树枝干，横冲直撞地前进。不只是通过机械增强了力量，还装有收集情报用的敏感元件，思考判断性能极好的处理装置等等。或许，还装有将脑部活动直接转化为信号的电极呢。
（500米！！）
突然，车体飞了起来。
森林小径可不像水泥路面那么平坦。
冲出地面上高高突起的天然跳台，汽车猛的跃起。
「糟、了……！？」
话还没说完，轮胎再次回到地面。
车体开始更加剧烈的打滑。虽然滨面拼命的握着方向盘，车子还是90度横着滑了出去。
不过，幸运女神站在了滨面一边。
接着，他们的车子气势汹汹的穿出树林，冲到了雪原上。
前面就是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国境。
两国之间张开着两米厚的带刺围栏，不过滨面已经顾不得这些了。再想慌忙调整车子的话，时间就来不及了。不如干脆，

（就这么滑进去！！）
横着突入国境。
驱动铠粗大的指尖，贴着车门划过。
卷起金属护栏，驾驶座一旁的玻璃发出华丽的响声破碎散落。即使如此，汽车还是以惊人的气势冲进了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的领土。围栏的残骸与前轮绞在一起，发出奇怪的声音。想到这里，终于，四轮驱动的汽车失去了平衡。车体转了至少三圈后，最终面朝俄罗斯国境方向停了下来。
逃掉了。
汽车冲进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的距离，确确实实超过了20米。驱动铠——学园都市的大义名分只是「与俄罗斯战斗」，所以无法进入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开展行动。
但是，
「骗人的吧……」
驾驶座上的滨面，不由得发出呻吟。
本不应该出手的驱动铠，毫不犹豫的走了过来。
不可能不知道国境的事吧。
明知道有国境线，却无视了吗。
机械的手中握着什么。
过于巨大的左轮手枪。炮口大到能直接放进咖啡杯。或许是格林耐特之类的型号吧。要是散弹枪的话根本猜不出会有多大的威力。就算不是，对于没有防弹措施的汽车来说，一发子弹足以让它化为一片火海。
炮口不假思索的转向这边。
连威吓呀警告什么的声音都没有。
看向驾驶席侧面的门把手，却发现由于围栏刺破车门卷了进来，把车门固定了个严严实实。
（忘了啊）
呆呆的看着连接死亡的隧道般的炮口，滨面想到。
这不是运动。
更不是游戏。
实战。
不论弱者和败北者怎么叫着违规违规都不会有人出来调停的，这种事，经常躲在城市角落里的自己不是相当了解的嘛。已经意识不到喉咙干渴难耐了。
握着巨大的左轮手枪扳机的驱动铠的巨大手指，缓缓移动。
就在这时。
滨面听到了发射烟花般的声音。不是烟花在空中爆开，而是从地面打上高空时发出的响声。
皱起眉头。
没时间关心四周了。
然后，

咣！！
国境线上一串火海，将驱动铠包围在里面。

开玩笑似的场景。
不是平常那种四散的爆炎，而是如同沿着油铺成的线点燃的，不自然的火焰。高度大约10米，长度有4、500米。前挡风玻璃碎成粉末。明明离着有些距离，莫大的光和热的余波直冲滨面的脸颊而来。本应该停在雪地上的汽车车体，似乎也向后移动了数公分。
「是，什么？」

滨面确认了自己的喉咙还能正常使用之后，向邻座的泷壶搭话道。

「液化燃烧炸弹……？」

「从刚才的声音来看……是装载着液化炸药的火箭炮吗？」

泷壶也是奄奄一息的样子。

但是，还活着。

虽然不知道是谁做了什么，总之先从彻底报废了的汽车上下来，到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境内找一个藏身之处。滨面原本就是这么打算的……

轰！爆炸声响起。

是金属崩坏的声音。

汽车的发动机外壳上，什么人正站在那。虽然让人难以置信，但是那人摆出了从天而降的落地姿势。

在驾驶座上，只能看见纤细的脚。

这边能看见脚踝的话，那人大概在看液体炸药制造的火焰墙吧。

火焰之中，几架驱动铠正蠕动着。

那样的爆炎中，驱动铠仍然能够正常启动。他们看了看发动机外壳上站着的人，迟疑的……后退了一步。之前，虽然只有一瞬间，但是滨面看见了，他们停顿了一下。就像是从无线中听到了什么命令一样。接着，冲进了炎壁的深处，驱动铠撤离了这里。

站在发动机外壳上的人，从死亡中把滨面他们拉了出来。

到底是谁。

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开了。

脚后跟面向自己的人，将脚后跟，轻轻靠在前挡风玻璃破碎后的窗框上。看起来是这样。不过接下来，原本应该是轻靠上面的脚后跟，格拉格拉的把汽车的顶棚与几乎立起来的车体撕裂开来。

梆的一声之后，视线开阔起来。

君临现场的是，白发红眼的怪物。

滨面仕上知道这个人。

这个怪物是

「一方通行……？」

「切。本来在全神贯注的寻找间谍的，没想到会遇到多余的麻烦事。」

带着从心底感到郁闷的语调，怪物说道，

「给我全部交代，一清二楚地。」

6

「久等了。」

野战病院……应该说，只是往几百年前就存在的石砌要塞里搬了些医疗器械而已，这样的建筑中，金发碧眼的女性用日语小声说道。

起身倚在床头的女性，身上很多地方都包裹着绷带。不过，即使如此，也看不出她的状况有什么改善。白的发青的皮肤，虽说苗条，但是不止身体曲线，连骨头的曲线都能看得出来的体型。总而言之，就像是那种一盆什锦火锅（译注：相扑专用的火锅）能吃半年的骨感美人。

艾莉莎莉娜。

名字亦被用作同盟命名的女性，带着忧郁的神情，用纤细的手抱住头。

「……如果有使机会恢复魔法的话，明明是应该我自己来想办法解决的。」

「哈，不好意思。」

「没必要低下头啦。本来我都说了自己不用休息，还是被左右的人强拖着做了紧急手术。」

看起来她虽然自己负伤，依旧打算先治疗泷壶。心中感谢自不必说，不过滨面却抱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hui fu mo fa 是什么？

一瞬间，似乎听到了什么奇怪的日语，不过对方看起来比傻乎乎的滨面更懂日语。这么说，顾名思义……到底是什么呢？

不禁看向一方通行，对方却咋了咋舌别开了脸。

他们，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这里，一定有什么学园都市里没有的特殊医疗技术，刚才的话一定是这个意思。不知道这种技术能不能缓解泷壶的状态，应该详细问清楚。虽然滨面想着，总之先把精疲力尽的泷壶背进野战病院再说，不过……（hui fu？hui fu mo fa，难道是那个恢复魔法吗？RPG里那样的？还是说某种医疗用语……开腹？（译注：日文开腹与恢复同音）可是，mo fa又是什么医疗用语呢？）

虽然脑袋里全是问号，滨面却没能开口询问，因为艾莉莎莉娜说话的语气太自然了。虽说也有可能是欺骗滨面，但是这种毋庸置疑的说法方式，不知为何让人觉得里面有一定的理论存在。

艾莉莎莉娜无视发呆的滨面，转过头去。

她看着的是，勉强强强坐在椅子上的泷壶，和躺在床上熟睡的被称为最终信号的10岁少女，难道是什么能力名吗？

「我就直说了」

床上的艾莉莎莉娜依次指着泷壶和最终信号，

「那个穿运动衫的孩子还能治，那个小孩子就麻烦了。以上。」

「……」

背靠着墙壁的一方通行，眉毛微微一动。

最终信号应该是第一个被带来的。

面对带着冷静，换言之，残酷的表情如此断言的艾莉莎莉娜，滨面眼中亦惊亦喜，

「啊，哎？怎么个……能治法？」

「说是魔法的话也不懂吧。」

「哈？」

「说是魔法的话也不懂吧。」

艾莉莎莉娜原话返还。看起来没有点表示对话是无法进行了。总之滨面点了点头。mo fa是什么啊mo fa。

「先不管「这个」是否真实存在。」

她适当的省略，直奔主题。

「很久以前，魔女或者其他的什么人，就有过举行超自然仪式的事，这个应该知道吧。实际上是不是有效果暂且不管，在相信「这个」的时代，确实存在有按照某种顺序举行的仪式。」

「那个，鹰钩鼻的老婆婆搅着巨大的锅吗？」

「如果说，这样的仪式，是将各种草药……说是麻药更符合现代的叫法，将从含有这些成分的植物和动物中取出的毒素加以提炼利用呢？」

「？？？等下，这和泷壶的病有什么联系吗？」

泷壶症状的原因，是利用学园都市的科学技术制造的「体晶」。意义不明的超自然行为，不可能会成为问题的突破口吧。

「事实上，「这个」虽然只是单纯的幻觉，到底是不是真的获得了能够超越物理法则的力量，我们暂且不讨论。」

艾莉莎莉娜带着奇怪的含蓄的语调说着，

「……这种提取毒素的仪式一旦盛行，安全举行仪式的方法便会口口相传。比如，一点点用毒素强化身体从而不容易被打败的锻炼法。再比如，从体内拔除毒素的解毒法。」

「这是，呃，怎么讲……」

突然，滨面唰的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

「就是说，能治好！？」

艾莉莎莉娜单手制止了他，

「正是如此。穿运动装的孩子和那个小孩子状况各有不同。小孩子是保持着一直被注入毒素的状态，即使一时的「拔除」，很快也会有新的毒素补充进来。但是，那个穿运动衫的孩子不同，只是把体内积攒的东西「拔除」的话就会有效果。虽然不能说是完全治愈，但是比起现在的状况要好了不少。」

艾莉莎莉娜是在说「体晶」的事吧。

确实，如果能将泷壶体内的「体晶」拔除的话，即使不能治愈，也能大幅改善她的身体状况。面对学园都市的最先端的「体晶」，民间疗法的通用性虽然有待证实，但是不少咋看之下相当可疑的健康法，仔细调查的话都有其科学根据，以此为基础，去寻找新的医疗技术也不是什么怪事。

「……这样啊。」

滨面感到体内渐渐涌出希望。

他不禁抱紧旁边泷壶的身体。

「这样啊！！太好了泷壶。虽然和预计的不太一样，果然我们来俄罗斯是正确的选择啊！」

「滨面。好难受啊。」

「对不起！不过我啊，我……！！」

看见眼角泛着泪光的滨面，泷壶不再说什么难受，只是把脸轻轻贴在他的背上。

「——」

另一方面，学园都市最强的超能力者背靠着墙，静静的抱着胳膊。

在这里也看不到拯救最终信号的突破口。

就在几小时前，强烈的焦躁和恐惧还在炙烤着自己吧。就算是无用的挣扎也好，总之请解除最终信号的痛苦哪怕只有一瞬一秒这样的话差点脱口而出。

他自己，正有什么东西一点点变化着吧。

仿佛高温的铁水继续冷却，其实质却变成了钢一样。

（……大吵大嚷和乱跺脚都解决不了问题。）

一方通行咬着牙想到。

（总之，时间不多这件事我还是知道了。那么，现在也不能做无用功浪费时间了。「在这里空等」所浪费掉的时间，就在最后的最后全部补回来吧。）

决定之后，一方通行从怀中取出羊皮纸卷。

「关于治疗的事，按你的计划来就行。不过在此之前回答我，你，能读懂这个么？」

「假以时日，读懂也不是不可能的。」

艾莉莎莉娜微微点头。

「表面上的文字不过是为暗号解读设下的陷阱。如你所见，不会因为俄罗斯成教的暗号格式所以无法解开，只不过很费时。即便如此也要拜托给我吗？」

「不。」

一方通行举起拿着羊皮纸的手，但并不像要交出去的样子。

「知道「能解开」这件事就够了。你专心治疗就行。」

「啊……」

听到这里，滨面张口想说什么，但是他的想法却无法化为语言。

一方通行哼笑了一声。说不定那个男人只是单纯对自己的同伴能够获救一事感到高兴，但这无疑是向毫无头绪的一方通行的伤口上撒盐，或许他是这么想的所以才哑口无言吧。

「我可不是闲人，这就准备要走了。」

看着拄着拐杖走向门口的一方通行，滨面无语，而艾莉莎莉娜张口问到，

「会有吗？」

「没有的话就去找。」

走出病房的一方通行，随口叫住了走在通道上的士兵。这里不是和平的医院，只是军用要塞里搬进医疗器械罢了，性质更接近军营。

「我抓出来的那帮间谍呢？」

「讯，讯问中，但是毫无进展啊。我方也没有审问专家，再说对于作战分工细化的俄罗斯间谍来说，很可能只知道最低限度的情报吧。」

一方通行冷酷的回答畏畏缩缩的士兵，

「这样吗？」

「你要去哪？想旁观的话我可以带你去。」

一方通行随意挥了挥手。

「我要去找稍微管用点的情报源了。」

虽然士兵一脸疑惑，但是没有详细说明的必要了。

一方通行告别士兵，顺着长长的通道来到和艾莉莎莉娜不同的病房。也不敲门直接走了进去。

没被绑起来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人。

果然，是那个无能力者的意思吗。

「……番外个体。」

一方通行低语道。躺在床上的高中生少女露出轻蔑的目光，转向一方通行。

以排名第三的lv5超能力者的体细胞为基础，名为第三次制造计划的项目中所诞生的特殊克隆人。

身穿白色战斗服的少女，右臂却打着石膏吊着绷带。这是在战斗中被暴走的一方通行折断的吧。另外，从耳根到脑后也绑着大块的纱布。

敌人相见。

双方一见面二话不说就拿着利刃直刺对方心脏也不会奇怪。

「请问您想要什么？」

番外个体只是将面部皮肤移动了分毫就做出了一副让人觉得不快的表情。

就像是预先准备过的样子。

「在那种情况下救了御坂一命，御坂的价值除了情报以外没有别的了吧。但是不巧的是御坂没有装载老老实实说实话的机能。这样一来，会变成什么样样子就显而易见了吧。哼，先做了姑且算是必要的治疗，然后再重新破坏一次，不错嘛你的审美观。」

「帮忙。」

「什么？为何？怎么做？」

「缴获了几个俄罗斯制的窃听器。那帮家伙说了些杂七杂八的情报片段。你就去把那些情报分类。凭借你的知识，或许能找到突破点。」

「根据是？」

「你袭击的时机。」

一方通行挥了挥卷起来的羊皮纸筒。

「正是在我想要向名叫乌诺佳诺依的那帮人询问羊皮纸的详细信息的时候。能感到这是故意打断时机的。也有可能是你根本不知道羊皮纸的事，为了封锁消息而单纯被人操控。把你脑中的情报，和俄罗斯间谍那里得到的情报相对比的话，应该就能知道些什么。」

「不是问你这个，必须要御坂协助你的理由呢？」

番外个体扭曲着嘴角地笑了。

简直是故意将自己置于困境的说法。用充斥着恶意的双目去观察这个世界的人，连会伤害自己事情都能毫不犹豫地去做。

不过。

一方通行表情毫无变化的回答道。

「第三次制造计划，并不是普通的计划。你也不是那种什么都没注意到的笨蛋吧。」

「……」

「学园都市的家伙，似乎打算利用御坂网络做些什么。为了修正其中产生的不利因素，你才被派出去消灭我和那个小鬼……但是，为什么？虽然不知道认真运作第三次制造计划能制作出多少万个体细胞克隆人，但是被重新矫正的你们的末路是一样的。为了不知哪里的谁的利益而被利用，做不到这一点就会被送回去重新「矫正」。终归是一条死路。本来，看着两万人偶被屠杀殆尽然后拍着手庆祝「成功」才是他们的价值观。所以，你至少应该知道你们是不会被用来做什么好事的吧？」

「所以说，帮忙是？」

番外个体哼道。

「别的什么不好，非要去和相见分外眼红的仇敌联手？」

「你应该是装有从那个网络中优先接收恶意和憎恨之类的负面情感的装置吧。」

「是又怎样？」

「就是你那个混帐的黑漆漆大脑，指挥着你像弃子一样至死为主人尽忠，还真是一个「可嘉」的中枢啊！我明明从那个小鬼那里听到过「再也不想有任何人死掉了」这种话的。」

「就算是这样，我也不认为听从你就能解决问题。不如说，这样做只会使御坂寿命缩短嘛。」

「这样啊。那么现在是在做交易的时间了。」

「啊？」

「黑暗的五月计划。」

「……难道你」

「应用我的能力制御法，来强化能力者「只属于自己的现实」的计划。貌似有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似乎总是赶不上超能力者lv5啊。你如果想成为不可替代的人才，那么就必须获得其他的妹妹们所没有的特殊性能。这么一来，如果好好分析一下我的战斗方法，说不定你能找到活路呢。」

「……」

数秒的沉默。

这不是思考的时间。

也不是在惋惜生命。

考虑到至今为止的言行，谁也能感觉得到吧。

交易的天平，由快乐决定的吗，还是取决于背叛学园都市这样的巨大组织是否具备足以品味的价值？

也就是，细细玩味。

在嘴里细细品味着恶意，确认一下它的味道是不是「符合」。

然后，有了笑容。

番外个体和最初的制造目的一样，顺从自己的恶意再次行动起来。

「原来如此……确实，这才是御坂的风格。想要让天真可爱的司令塔露出痛苦的表情，比起灌输善意和博爱，这样做更有效果。」

「我要寻找治疗那个小鬼症状的突破口。你是脱离目前被利用榨干的处境。所以要与学园都市一战，直逼他们的核心。这样的话利害就一致了。知道了的话，就别磨蹭了干活吧。」

「话说回来，嘛。」

番外个体伸了伸懒腰，从床上下来，晃了晃吊着的右臂。

「为了杀死学园都市第一位而被调整出来的御坂，没想到被这样对待之后还能有露出讨好的笑容的一天啊。」

讽刺的语调，应该是极易表现出御坂网络中负面情感的她的特点吧。就算毫无意图也会随意触怒他人。特别是，对于一方通行，一定会变成这种情况。

相反，一方通行看着番外个体右臂上的石膏，嘴唇没张开似的嘟囔到，

「……对不住了。那是听信他们花言巧语的我的失误。」

一瞬间，满是恶意的番外个体的脸上，首次露出了什么都没想，思考停止的表情。形象的说，就是突然呆住的表情。

「噗哈。」

然后。

已经从床上站起来的番外个体，仿佛摔倒后打滚一样，咚的一下向床上倒去。

「啊哈哈哈哈哈！！那是啥！？你那是啥啊哈哈哈哈哈！！亏我还被专门调整为对付你专用的型号之后才投放战场呢！！至少，还希望能作为你憎恨的对象以恶相待的说！看见你那么客气我不就连存在的意义都没有了吗！哈哈哈哈哈！！」

「……什么恶党。」

看着抱着肚子，两脚乱蹬的番外个体，一方通行叹了口气。

「那种东西归根结底，连一个小鬼的命都保不住。执著于此的理由早就没有了呐。」

对。

那个无能力者也是，爱华斯也是，连是善是恶的大前提都没有，非善非恶。与那种状态的对手打的话，光是这么显而易见的善恶分明就已经败了。

眼角渗出泪水，与嘲笑相反，声音中明显带着轻松的番外个体这样问道，

「堕落至此的怪物，都这时候了从黑暗领域中钻出来是要去哪里呢？」

「管他呢。目的地从现在开始寻找。」

一方通行也慵懒地回答到，

「我也好你也好，都是学园都市的家伙们设定出来的充满恶意的怪物……我们也不打算完全推卸责任了事，也不会那么想，不过至少作好准备，我们就这样开始了——结果呢？恶的道路到底是什么。别说反抗他们了，我们最后只是按着他们的路线在走而已。」

「……」

「所以这一次不能再哭丧着脸了。要在真正意义上进行反击。也差不多受够被人玩弄于手掌中了。为此，就算做不像自己的事情也好，陷入困难也好，这都无所谓。」

这样说着。

一方通行，缓缓伸出没有抓拐杖的手。

就像是，寻求与能托付背后的战友握手一样。

「拜托了。」

那一瞬间，番外个体如同时间静止一般沉默了。

不过也真的只是一瞬间。

仿佛一口气吐出忍耐许久的本意，番外个体按着肚子啪嗒啪嗒甩着双腿滚倒在床上，眼角满溢着泪水，

「哈哈哈哈哈！！傻瓜啊！？不觉得像傻瓜一样吗啊哈哈哈哈哈！？厉害啊！傻瓜严肃起来好厉害！！啊哈哈哈哈哈！！」

在床上打着滚的番外个体，这次发出了让人担心是不是横隔膜会坏掉般的奇怪笑声。

然后，总算缩成一团，一口气站起来。

面对伸出的手，她用力握住。

啪！

棒球手套接住球一般的声音，令人愉快的声音在房间里回响着。

对于充满恶意的她来说，不管是要抓住谁的手，都要有相当的觉悟吧。然而番外个体跨越了这一障碍。相握的手，过去曾相互残杀的敌人之间的握手，证明了这一点。

被重重护卫的贵妇人一样，收回手站直身体的番外个体，露出人类最恶的笑容，向曾是自己宿敌的人搭话。

「虽说御坂也是这样呐。你像这样握住别人的手，是第一次吗？」

「……不」

不由地避开对方的视线，一方通行小声低语道。

「目前为止，也有过很多次了。和你有一张相似的脸的，可恶的小鬼。」

从相握的手的感触中想起一个少女，于是暗暗下定了决心。

不能就此结束。

再一次。

一定。

周围什么都没有。

虽说本来周边就都是一片雪原，但右方所在的基地周边把所有能隐蔽的东西全部彻底清除了。人工的建筑物自不用说，连针叶树也一个不剩。这样纯粹的一片广阔雪原，就是为了立刻确定接近者的位置，准确地把导弹打过去而特意设计的。

就在这样的火力之壁效果范围的边缘上，上条当麻正在朝白雪覆盖着地面里窥探。

是一个巨大的空洞。

原本大概是一个小丘一样的地形吧。在这个斜面下，大致有一个直径两米左右的空洞。空洞并不是笔直，而是朝着更加下方延伸下去。

「……还真有啊。」

他有点呆呆地嘟囔到。

「这样的话这下面不就全部都是秘密基地了吗。」

「你在说什么啊。日本的学园都市的话可不只这样的东西吧，学园都市的话就算是湖分成了两半，冒出来一个巨大的机器人，我都不会惊讶的。」

蕾莎随意地答道，一边从上条胳膊下钻了过去，潜入了空洞里。

上下左右完全都被雪覆盖着的空洞里，并不是完全黑暗的。墙壁上每过一定间隔还装着灯泡。走得越深，空间也一点点地扩大了。走了五十米以后，到达了货运列车的发车站。

但是，

「……什么人也沒有啊。」

「连列车都没有呢。」

一开始两个人还在藏在物体的阴影里窥探着，后来发现周围完全没有人的气息。两人相互看了一眼，于是朝着发车站中间走去。

虽然以前潜入的是另一个发车站，和这里的建造也很相似。不同的只是完全没有货运列车和堆积的货物木箱之类的东西，仅此而已。大量灯泡光照下的空间，就好像居民忘了关灯就出门的家里一样，有一种不自然的违和感。

上条在延伸出去的金属制铁轨前跪下身子，试着把耳朵贴到了冰冷的铁轨上。

「完全没有震动，也没有柴油发动机排气的味道。……连在最近行驶过的迹象也没有。」

「……难道说，右方的基地已经把最后的物资都搬运完成了吗？」

「这么说来话……」

上条和蕾莎对视了一眼，脸色变得难看了。

从这里到右方之火的基地，大概还有四十公里左右。在没有货运列车的情况下，就只有在雪之洞窟里步行了。就算脚下是柏油路，这也是在大地震的时候铁定回头无门的距离。

蕾莎把「钢之手套」重新在肩上架好。

「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有一个提案。」

「是，是啊。不愧是专业的魔法师，果然有着代替方案啊。在这种地方无谓地消耗体力的话，带着浮肿的小腿肚子和右方之火开打什么的，这也太丢脸了。」

「请你背我吧。」

「踹飞你噢这个混蛋！」（罐子：这两人真是一对天然漫才组合啊）

为了自己居然在一瞬间会有所期待而感到后悔的上条，朝着长长的铁轨方向望去。

果然只能步行的样子啊。

总比冒着基地里警戒着的榴弹炮之雨在地面上前进要好，这样推论下来，上条就算是硬来也拿出了干劲。

「要出发了哦蕾莎，还是说你在这里留守吗？」

「好吧好吧，你可要好好铭记在心啊。您的蕾莎可是一句抱怨都没有，勇敢地跟着就走了呢。」

虽然蕾莎这么说着走到了上条的旁边，不知为什么，她把「钢之手套」倒转过来，像魔女的扫帚一样骑在了握柄的部分，保持着不错的平衡。四条刀刃像手指一样咔嚓咔嚓地蠕动着，带着她的身体向前行进。

上条好像发现了背叛者一样看着她，

「……蕾莎，这是什么？」

「怎么了，「钢之手套」就是有这种使用方法的啊。虽然可能会陷到各种各样的东西里有点那个啦。贝洛蒲以前还坐着这个在伦敦的地铁里巡逻呢——喂住手啊住手啊！！你是不行的啊右手一碰到就要四分五裂了忍耐着一个人慢慢走吧！！」

争执成一团的上条和蕾莎并没有持续很久。

尽管如此，并不是幻想杀手把「钢之手套」给破坏掉了。

而是前方的道路崩坏了。

咚！！伴随着巨响声，突然雪就从顶上崩塌了下来。

就在前面一百米的地方，很可能原本是魔法的什么东西所支撑着的吧，厚厚的白色天顶就像是巨大的闸门一样突然落了下来。

转眼之间通道就被堵住了。

这还不算完。

紧接着又响起了仿佛要打破鼓膜的爆炸声。

通道的天顶一块接一块崩塌下来，简直像是接近中的巨人的脚步一样。

这样下去的话就要被卷进去活埋了。

「糟糕！！总之先回到出口去！！」

「就算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上条和蕾莎转头就开始全力狂奔，与此同时，通道和铁轨都带着低沉的震动，白雪的顶部仿佛要把他们吞进去一样不断发生雪崩，基本就是被怪物的大口在后面狂追的场景。

「什么啊！？难道是我的右手把支撑着雪顶的魔法给打消了吗！？」

「说不定是右方之火准备的精彩节目吧！！使用同一个招数果然不太妙啊……！！」

兹兹……低沉的震动还在继续着。

上条和蕾莎也在全力狂奔。

因为近处崩塌下来的关系，细小的冰粒像粉尘一样弥漫起来，追上了上条他们。

要被卷进去了。

就在这么想的时候，上条的身体飞出了出口。旁边是刹不住脚的蕾莎华丽地滚倒在了雪地上。连内裤都看见了这究竟是偶然吗。

「得，得救了……？」

撑着两手跪在地上的上条松了一口气，朝正仰面躺着喘着气的蕾莎伸出了手。

但是，他的动作在中途停滞了。

因为察觉到了。

崩塌的原因并不是上条的右手把支撑着雪层的魔法给打消了，不仅如此，也不是右方之火为了阻止上条他们的潜入而把通道给爆破了。

「可恶啊……」

上条听着刺耳的笛音，呆滞地嘟囔着。

真正的原因是，

「是学园都市的炮击啊！！」

上条一把抓住还躺在地上的蕾莎的前襟，回到空洞的入口处的小丘斜面下，硬是把身体塞了进去。

紧接着。

白色云层覆盖着的上空，什么东西一明一灭。不只是一个，最少也有五十个以上。刺耳的笛音的本体，其实是金属块以超过音速的速度撕裂空气的声音。砸下的炮弹直径十五厘米，全长七十厘米，火药的瞬间威力达到了五百米的范围，通过尾翼的动作准确地诱导向地面上的目标进行爆破。（罐子注：河马版夸张武器再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跟自己大腿一样粗一样长的炮弹，不过这种长度……应该是导弹吧。）

根本就没考虑过炮弹大概会落在哪里。

说到底，根本就没有必要指定精确的目标，这个炮击纯粹是把基地本身连同周边配备的传感器什么的全部炸成碎片。（罐子：威力都有五百米了……还小家子气地装什么尾翼。）

在超越了五感承受极限的强光和爆炸声中，上条和蕾莎的身体颤抖着。强光带来的剧痛，声音带来的冲击。在过于压倒性的白色闪光面前，上条连自己的眼睛是睁开的还是闭着的都判别不出来了。尽管身体紧紧地贴在小丘的斜面之下，两手抱着的蕾莎身体上还有一种一点点滑走的感觉。哦不。即使是把蕾莎掩护在自己身体下面的姿势，上条的身体还是在暴风中飘动着。

这种茫然的状态持续了三十秒以上。

不，其实只是一瞬间的事，可能是强行烧灼出来的残像持续地夺取了五感的关系。

「蕾……莎……」

硬挤出来的声音带着异样的嘶哑。好像长时间盯着荧光灯一样，太阳穴的附近还在刺痛着。

没时间让自己受损的身体慢慢恢复了。

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沉重的履带车的声音传到了上条的耳朵里。

白色的雪景中，混合了让人反胃的排气的味道。

（学园都市的机甲部队……！！）

顾不上体温的损耗，上条把身体埋进了深深的雪里藏了起来。

上条是偷渡到俄罗斯的，这个状态下如果被发现的话一定会被关押起来的。而且为了去救茵蒂克丝，也绝对不能就这样被捕。

履带的声音和排气的味道，并不只有一种。

很可能是因为从运输机和轰炸机上面投下来的吧，小型的空降坦克布置在前面，装载着射程远的导弹和火箭炮的特殊车辆跟着后面，能够装载二十个以上驱动铠的运兵卡车也有很多。没有武装的八轮装甲车或许是给驱动铠和UAV（译注：UnmannedAerialVehicle，无人机）之类的供应电力的特殊车辆吧。安装了大量的天线的，大概就是向周围展开的无人机的控制车辆。

仿佛要抵抗一般，基地方面开始了零散的炮击。

俄罗斯军的反击。

但是完全靠不住，学园都市的第一拨攻击，就严重消减了对方的一般兵力。不过，只要有一发爆炸物划着抛物线落在附近的话，上条他们大概就要被炸成肉酱了。

「（……机会！！）」

不注意的时候，蕾莎靠近过来，也同样把身体埋入了小丘斜面下的雪中，对上条说到。

上条眯起了眼睛，不明白蕾莎说的什么意思。

「（……你在说什么啊！！俄罗斯军方面不是开始炮击了吗，这样下去的话马上要演变成坦克大战了！！）」

「（……所以才要趁着这一团乱，潜入右方之火的基地啊。）」

蕾莎一边盯着从卡车上下来进入战斗姿态的驱动铠，一边说到，

「（……你觉得为什么俄罗斯军不为了防御而出击呢？因为右方之火不想行动。他是不想让自己潜伏在这里的事被人知道呢，还是说正在进行着某种魔法的作业？总之现在的话就从地面上向基地前进吧。既然地下的通路已经被封死了，现在只有从地面上走了。）」

学园都市和俄罗斯军开始了炮击战。

但是，几十公里以外暂且不谈，光是基地已经被纳入了兵器射程这一点，就已经分出胜负了。原本，防卫线还是设置在前面的。但是学园都市用超音速轰炸机在防卫线内侧进行紧急空降，已经把防卫线部队击溃了。

确实，乘着进攻时的混乱说不定可以进入到设施内部。

「（……具体该怎么做？就算他们再怎么埋头于战斗之中，这个样子朝基地前进的话，立刻就会被察觉到，然后被攻击的。）」

「（……夺取驱动铠吧。）」

蕾莎用两手重新拿好「钢之手套」。

「（……那并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操作技术。手脚协调动起来的话，就算是没经过训练的我们应该也是能做得到的。）」

「(……你说的倒简单，那可是连三十毫米的加特林机关炮都基本能抗得住的等级，连我的右手都没用，到底要怎么打倒它啊。)」

「(……当然是由我来打倒它啦。)」

缓缓地，蕾莎就像是猎物唾手可得的肉食野兽一样，压低了身子。

「(……虽然不知道他们是否明白那个基地的重要性，但是那种装备是赢不了右方之火的。即使现在的右方之火因为某种理由不想出手，真的到了基地处于完全劣势的情况下也就会出来了。如果是那样，在那之前没有成功潜入的话，他们可就会全部被杀掉的哦。)」

「(……蕾莎！！)」

「(……如果是夸奖的话，等到了床上的时候一边相互蹭着脑袋一边听你说。)」(罐子：最晚出场的蕾莎却最有正宫相啊……)

无视上条的制止，蕾莎无声地开始移动。目标似乎就是刚刚通过近处，背朝这里一只驱动铠，它的机械手上握着巨大的霰弹枪。在法国的阿维尼翁见到过，对掩护所用的兵器。

只要挨上一发，人类的话就连葬礼都不需要了。

现在蕾莎，不过就是用原始的枪和棍棒干掉大型食肉动物的程度。虽然这种传统技术可能确实有，但是在旁人看来基本和杂耍差不多了。

「(……可恶。)」

身体还埋在雪中的上条嘴里嘟囔到。

除了蕾莎以外，还有别的担心。

是的，

「(……右方的基地里应该也有俄罗斯军的魔法师。先前潜入的时候，右方之火所在的大房间里就有将近两百个俄罗斯成教的魔法师。那些如果出动的话，学园都市的优势或许也就没有了。尽管如此，却没有那个迹象。没有迹象是因为已经投入到战线上了吗？还是说，俄罗斯成教还没有出动？如果是那样的话，理由呢？就算是右方之火，应该也不希望那个基地陷落吧。那他为什么非要眼睁睁地用那种把学园都市的军队招引来的做法「自闭」起来？)」

这句话并不期待得到回答。

只不过是把自己头脑中的疑问，用自己的话语再确认一次的过程而已。

然而，

<嗯？这还用说吗，当然是为了把拥有重要的右手的你给吸引过来嘛。>

居然得到回答。

吃了一惊的上条寻找音源，前后左右都没有。声音是从上条的衣服里发出来的。

<虽说是本大人诱导出来的大战，如果你在那里被随随便便的炮击卷了进去，失去右手的话可就麻烦了啊。「虽然不知道是要做什么用，不过对于右方之火的计划来说似乎是不缺少的，总之先把那个小鬼给杀掉吧」这样主张的家伙冒出来的话可就麻烦了。为了早点下手完成回收，所以才特地把「洞」空出来的。>

上条慌忙把手伸入上衣，那里有一个小麦粉构成的小小人偶。

就在上条右手握住的瞬间，人偶哗啦哗啦地碎掉以后随着冷风飘走了。

「……」

过去在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里，上条碰见了右方。姑且算是以不分胜负结束。然而莎夏·克洛伊洁芙被夺走，同时还被打得狼狈不堪，实际上就等同于输了。

那个时候。

他还很奇怪地退却了啊，上条想着。

右方想要上条的右手，战斗起来也占据压倒性的地位。尽管如此，他却因为说同时搬运莎夏和上条的右手效率不高，就把上条放跑了。

很难想象右方之火在那次接触中没有考虑过某种计策。当然他也给人留下了恶趣味的印象，但是不可能只是为了这个目的。

去找他所在的地方吧。

找到的话，就什么时候都可以攻击了。

准确地，精确地。

(糟糕……！！)

在头顶上听见好多重刺耳的笛音。

上条试着向上瞄了一眼。

但是迟了。

咚！！就从脚下开始，白色的大地整个开始剧烈地摇晃起来。

2

塞利克·G·基鲁诺夫呻吟了起来。

这里是哪里？

昏暗的房间中央放着一把椅子，塞利克的身体被绑在上面。前方少许离开一点的地方，有一个四方的发光的框子，大概是扇门吧。从门缝里面光线漏了出来。光源只有那里一处，没有窗户没有灯泡，周围的东西连影子都看不到。

一股又像是铁又像是血的味道。

沉重的气味让塞利克有种不详的预感。

原本。

他就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要简单地给你说明一下吗。」

听见了这样的声音。

这个咯啦咯啦的声音继续道。

声音是前方传来的，放在床边的一把木头椅子上，坐着一个人。光源基本照不到那里，有一对赤红的眼睛，从正面盯着塞利克的脸。

「说实话也行，说谎也行，保持沉默也没问题。不管你说什么，对于我的问题的反应，会从你的脑袋里被测量出来，

这是由测谎器发展而来的。无论怎样，很快就会结束。」

啪！！银白的闪光有一瞬间完全覆盖了塞利克的视野。

塞利克以为是照相机的闪光灯。

但却不是，那个闪光是高压电流的火花。就在赤红眼睛人的身后，还站着另一个少女。

红眼人用自己的大拇指，越过肩膀指了指身后。

「她能够操纵电气，就是这类的能力者。能力者，你懂吗？大霸星祭之类的你们这样也有转播的吧……更何况，是你这种职业的话，当然应该知道的吧。」

「……」

哗地，塞利克的脸上开始冒汗。

红眼人无视他继续说到。

「我想知道，你这样的家伙为什么会潜入到这个附近。……哎呀呀，所以不管你回答什么都没关系哦。反正后面的小鬼会把你脑内的电气信号全部测量出来的。对，对了。这样办吧。按照这个流程来。我来提问，你是为了寻找什么而来到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的呢？你这样回答，是因为上司的命令来寻找重要的东西的。这样就行了。后面把自己的说出的话，在脑子有多少程度肯定和多少程度否定，以这个程度作为关键，后面的小鬼把你的记忆领域搜索一下就结束了。虽说是多少有点不体贴的调查方法，你就别去在意了。」

他受过什么都不说的严格训练。

同样也受过让对方以为自己在坦白，透露出虚假情报的训练。

但是。

不管是赞同还是拒绝，最后自己的脑中还是会被搜索的情况下，该如何阻止呢？

塞利克·G·基鲁诺夫暂且思索了一下。

不能按照他们的流程。

如果敌人能够无条件地读取思维的话，在失去意识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取得了情报才对。那样就没有必要特地「提问」了。那么，只要不走进他们获取情报的步骤里，说不定就能死守住情报了。

抵抗的意志产生了。

找到了反击点。

就是这。

红眼人似乎是看穿了一言不发的塞利克的内心，突然用食指指向了塞利克的脸。

不。

严格的来说，是指向塞利克的身后。

(什么……)

身体被绑在椅子上，就算回头也看不太清楚背后。视野的边缘映出了一闪一闪的什么东西。

这时听见了咯吱咯吱的声音。

有点像是细绳像把人勒伤一样绑紧的声音，但那个声音更沉重，让人发毛。

带刺铁线。

又像是铁又像是血的味道，再一次从塞利克的鼻子窜入肺里。

同时，他看见了那个一闪一闪的东西。

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金属物，好多根带刺铁线。那个尖锐的针头上，还带着一缕肉块。不知道是什么肉，赤黑色的，表面的皮似乎全部都被连带了下来。在耸拉着的肉块上，还到处沾着一点布料一样的东西。

是的。

简直就是。

把人的头和手脚砍断，皮肤剥下来，绑在带刺铁线上挂起来一样。

「————！！！？？」

塞利克·G·基鲁诺夫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仔细再看的话，带刺铁线上还挂着其他的東西。那边的不是肉块。在床上还有裂成了七块的什么东西，悬挂的东西大概是承受不住重量了，掉落在了床上，变成了八块。这个数字让塞利克想起了什么。是塞利克他们小队的人数。无论哪一个肉块带着赤黑色的布料，都变色得相当严重，但是还是能分辨出来，正是原本他们所穿着的衣服。

昏暗的房间里，只有赤红眼睛的怪物，静静地说到。

「这个也是那个也是，都不肯好好协助啊。明明应该很清楚的，让后面的那个小鬼直接从脑中读取才是最快的办法，结果最后还是演变成暴力的方式啊。」

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听见了奇怪的声音。

声音是从塞利克的脚边发出的。就好像不明的震动连带着让他动了起来一样，椅子的脚撞在了床边的上。

无视这个声音，赤红眼睛的人的嘴巴像裂开一样笑了，脸凑到了塞利克眼前说到。

「已经没有人质了，别让我太困扰了。」

一方通行和番外个体两个人打开门走了出来。

他们先前一直呆着的地方并不是阴惨的拷问室，而是保存肉类的仓库。话说回来了，在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里，似乎本来就不存在拷问室。

「话说回来啊，还真是爽快地就招了呢，好无聊的喵呜。」

番外个体这样说到。

「就算是扭曲了，不也是接受过针对拷问的训练的俄罗斯间谍吗？想来他们在肉体上对暴力的耐性也是很强的。」

「欺诈的手法自古就没变过，都是不给予他们恢复正常判断力的空闲。」

用单纯的殴打和脚踢的暴力拷问，大概是没法把那个间谍的所知道的事情扒出来的。实际上，说不定就算用刀子把皮肤剥下来都问不出来。

正因为如此，就有必要虚张声势了。

就算是久经战斗磨练的俄罗斯间谍，也不可能知道对抗学园都市的能力者的策略。但是，他们因为不知道，也会因此去构筑抵抗未知的存在的思维逻辑。

就在这时，给予他们完全不同方向的震撼。

为此，还特别把牛肉和切成块状的衣服碎片沾到一起，绑到带刺铁线上。

如此一来，强烈动摇的间谍的精神马上就超过了极限，陷入了恐慌状态。不管是军人也好，间谍也好，他们能够忍受苦痛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痛觉迟钝，只不过是事前处理好了能够忍受苦痛的精神状态而已。反过来说，只要打乱他们的根本，就可以把他们的耐久力变得和爱哭的小孩一样了。说穿了，军人也好平民也好，生物上的构造都同样是人类。

一方通行把背靠在墙上。

番外个体用开玩笑的口气对他说。

「嘻嘻，还真是温柔啊。」

「啊？」

「御坂为了对付你，在你的行动模式上也是下过一些功夫的。最终信号和平民之类的暂且不提，你在面对敌对的专业人士的时候，不使用暴力来获得结果这还是第一次吧？」

「低效率的事情就算做了也没什么意义吧。而且现在也没什么兴致去玩弄人肉。」

一方通行像叹气一样答到。

「还是说怎么，对这位小姐来说刺激太少了欲求不满吗？」

「不啊，御坂最喜欢骗人了☆ 尤其是自尊心很高的专业人士，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恐惧控制住，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样子最棒了！吽呀☆」

番外个体脸上浮现出了像被挤破的果实一样的奸笑。

一方通行略微咂了咂嘴。

「……对于那个爱哭鬼，你怎么看？」

「到处都是不自然的地方，原本，俄罗斯军是要乘着这场战争，对觊觎很久的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展开包含了空中轰炸的动真格的侵略作战。在这个节点上还把间谍送进来，这事本身就很奇怪了。一般在空中轰炸前，应该都会让间谍撤退的吧。……就算用完了就舍弃也该有个限度咯，嘻嘻。」

「原本预定要撤退的间谍们，在几个小时以前被紧急下令要驻留。不仅如此，最后还增派了间谍潜入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

「哇，简直就是配合着御坂们进入到这个国家的时机嘛。」

确实也有这种可能。

如果是这样的话，潜入了这个军事设施里间谍们并不是心里没底的。

本想在空袭前离开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但是目标却自己走进了最危险的场所。为了达成目的，间谍们不得不跟在一方通行的后面。

但是。

「……这么说来话，那个间谍上套得也太过于简单了。与其说是没有在心中想象着和能力者战斗，不如说是根本就没有考虑和能力者战斗的可能性，这样才大致能够吻合吧。」

「因为机密等级的关系，尽管我们被跟上了，不过估计他们没有被告知对目标的详细说明。等到了现场再用无线电通知之类的？」

番外个体悠闲地说到。

「那个间谍所接到的任务内容是什么来着喵？」

「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的军事设施内部的摄影，使用小型照相机的偷拍任务。」

「为了什么目的？」

「真正的空袭之前，从设施内部获取机密文件，送到指定的地点。具体的指示，应该会从监视屏的另一边的某人那里传来吧。」

一方通行一边自语着，一边扭着自己的脖子。

他所持有的「文件」，也就只有那些羊皮纸了。对于俄罗斯军的上层部来说，这应该是重要的东西吧。

「不管怎么样」

一方通行从墙壁上把背挺了起来，重新把中心放在了手杖上。

「到了那个指定地点的话，就可以见到需要这个羊皮纸的人了。也就是说，知道解读方法和使用方法的人。」

这个，或许就是连系着拯救至今昏迷的最终信号的关键点。这样的话，就没道理不去那个地方了。无论自私也好什么也好，就算袭击军用设施，也有必要把羊皮纸里面的秘密搞清楚。

「御坂，对这些事情的进展在各种方面都兴奋起来了呢☆」

「烦死了，所谓运送羊皮纸的指定地点，就是在国境附近的一个俄罗斯军的前线基地。我打算袭击那里，你就随你自己喜欢爱怎么样。」

「还用问吗，我当然要跟着往更容易流血的地方去了。说起来，最终信号要怎么办？」

「拜托给你怎么样？」

「我觉得就算是为了消磨时间，这个都不作考虑。」

看着嘻嘻笑着的番外个体很想一拳打过去，正在这个时候，一方通行的视野开始摇晃了。

哦，不。

摇晃的不是一方通行的视野。

这个是……

俄罗斯和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的国境附近的军事基地。在基地深处的右方之火，正在使用书本形状的灵装进行通信。

对方是俄罗斯成教的重要人物，尼古兰·托尔斯泰主教。

「接下来，终于开始变得有趣了呢。」

右方之火坐在朴素的椅子上，对着放在桌子上的灵装说到。

「说实话，虽然有了你的协助，从你在俄罗斯所取得的战果来看，就算是恭维也不值得夸奖。虽说麻烦，本大人在这边还是对得分板再进行一点调整吧。」

<你怎么说我都没关系。>

尼古兰口气很强硬。

<别顾左右而言他了，是你自己说的已经确保了莎夏·克洛伊洁芙。既然如此，就马上把那个兵器投入使用！！别忘了至今为止都是俄罗斯方面的兵力在被消耗着！！>

「出击准备已经完成了，马上就出发了嘛。这样一来战况就再一次「变得模糊不明」了。学园都市所得意的控制力也就不听使唤了，因为这是真正的战争了。」

<无论怎样，我只要达到我的目的就行了。如果这是一条近道的话，我会继续协助你这家伙的。>

「总大主教吗，就这么想要那个位置啊？就本大人所知道的罗马教皇而言，他在那个位置上做得可并不怎么高兴啊。」

<那只不过是罗马的首席而已，不要把它和我们俄罗斯的首席混为一谈，不然我会很困扰的。>

「是吗。」

<比起这个>

尼古兰·托尔斯泰压低了声音，用缓缓的口气问到。

<你，现在在哪里？>

「知道这个干什么？」

<不在那个基地里了，你在那个坐标上的反应消失了。>

「哈哈」

确实处于「基地」深处的右方之火，笑着回答说。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即使你不愿意知道。」

或许目击发生的现象是容易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那个现象到底具体意味着什么。

最早注意到的人，大概就是佛罗伦萨（译注：意大利城市）的市民团体的男人们吧。

他为了保护历史遗产，和他的同伴一起来到了古老的教会前面。虽然现在是大战之中，意大利还没有被大规模的战火包围。但是市内已经被剑拔弩张的空气包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因为某种契机触发大规模的暴动。

偶尔会感觉到某些震动，这个中年男人想到，传闻这都是强盗趁乱抢劫以后在建筑物里放火，结果把城市瓦斯给点着了。

然而，中年男人忽然察觉到的「那个」，和以前的东西都有所不同。

从稍微离开街道一点的地方……也不是从「外面」传过来的。

是「内部」。

也就是说，从教会中响起的东西。

「……？」

中年男人慢慢回过了头。

带着某种不好的预感。

还能听见咯吱咯吱的声音。

他本想守护住的东西。

甚至可以说是庄严教会的核心，那个历史悠久的尖塔，从中间折成了两半。那个建筑物无视了重力，轻飘飘地浮了起来，里面还带着通知城市时间的巨大的钟。

为什么会被破坏。

为什么会浮起来。

在他的心中，常识已经被彻底粉碎了。

接着，

就在这时，法国的圣米歇尔山修道院的巨大尖塔被撕裂了。

就在这时，意大利的圣玛丽亚教会的大量柱子被拔了起来。

就在这时，印度的圣约瑟夫教会的庄严的巨大管风琴飞了出来。

拥有二十亿以上信徒的罗马正教，长年历史之中在世界各地建造了大量教会和修道院。无论是样式还是设计思想，土地、时代、文化，都是各种各样的，最后诞生了迥然不同的建筑风格。

从这些教会和修道院里，最为重要的东西都飞了出来。

简直就像是被磁石吸引过去一样，各种东西就这样朝一点飞去。

朝着俄罗斯。

朝着右方之火所在的，极寒之地的基地。

数千、数万、数十万的四处收集来的各种文化的结晶，都集中到了一处，并复杂地交织在了一起。不是像那种重头开始整理的拼版玩具一样，而是像自己产生出微小的齿轮来修复坏掉的精密时钟一样，把那些本来绝对不是这样用法的部件，都强行镶嵌在一起，产生出新的机能。

这座巨大的构造物之山，并没有止步于方圆十公里以上基地范围内。

而是更加巨大地膨胀起来。

而且，变化也没有停止。

更加变化……

轰！！从上条的正下方响起了轰鸣声。

当上条注意到时候，他的身体已经浮到了空中了。

带着这样一种错觉。

但实际上也不是错觉。上条至今为止所站立的雪之大地，像地盘大崩裂一样被抬了起来。地面下所埋藏的是被学园都市的大炮轰塌的地铁线路。那里大概也配合着右方之火的基地产生了某种变化吧。

轻飘飘的感觉。

只有那么一瞬间，上条的重力感消失了。

紧接着。

上条所站着的地方，像悬崖一样被孤立了出来。就在旁边正打算袭击驱动铠的蕾莎，失神地回过头看向这里。她试着伸出了手，但是距离实在太远了。蕾莎被留在了「悬崖」下面。

「怎么……回事！？」

在剧烈的震动中，上条再也站不住了。同样被抬了起来的学园都市的坦克和驱动铠，开始零零散散地从悬崖边缘上掉了下去。

上条现在飞了起来。

他所站着的那块地面，连同右方应该呆着的那个基地的地盘，一起飞了起来。

中央的俄罗斯军基地的设施和兵器，和雪一起都在往下掉。

一口气上浮动了十米左右以后，最后的一份牵引的力量也被扯断了。轰！加速度激增，上条的周围被雾气一样的东西包围了起来。异样的重压把上条的身体狠狠按倒在地面上。根本就没有混乱的闲暇，两眼一眨之间，周围的雾气突然就消失了。

一眼望去就是蓝天了。

到刚才为止都一直被白色的云层包围着看不清周围的景色。冰冷的空气使喉咙刺痛着，没法很好地呼吸。上条明白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冲到了……云层的上面！？）咚！！轰鸣声震撼着上条的耳朵。就在刚才，空中看上去只有一个点而已的超音速轰炸机，一下子看起来变得很大了。对方大概也面对着突然的状态，慌忙采取回避行动了吧。不仅是声音。咔嚓咔嚓咔嚓咔嚓！！仿佛石头齿轮咬合在一起似的低沉的轰响声。上条所站着的位置，是石头组合而成的巨大的桥一样的地方。在桥的前面数十米开外，可以看见一块巨大的东西。这块东西被映照得很鲜明，不仅因为地点在空中，没有地平线和建筑物之类的东西阻挡视线，而且这个构造物本身就实在过于巨大了。像城堡一样的「本体」在中央，然后向四方延伸架起了长长的桥。长度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有一个方向大概有两倍以上的长度。如果把要塞前进的方向算是「前方」的话，上条所在的位置就是「后方」了，唯一一条长度异常的方向是「右方」。文化和时代各不相同的教会和墙壁、门和尖塔之类的东西都被强行聚集起来，就连现在也还在继续变化着复杂的形状。在那里有以数百年为单位的古老建筑物，其他还有铁骨和管道、照明器具之类的近代的物体被聚集在一起，那些本来应该是地面上基地里的备用品之类的吧。整体上来看，就像是古老教会的修复工程一样的场面，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到底是在成长，还是在互相侵蚀。上条完全找不出眼前的这副光景的意义，这时他的耳朵里听到了这样的声音。这个空中之城的各个地方，或许都装着扩音器。和以前所使用的小麦粉的人偶不同，声音中混杂了噪音。<我所准备的，既不是巨大的灵装也不是设施之类的东西。>右方之火。大概是对于已经把目标的幻想杀手关在了空中而感到满足，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快乐的语调。<这里就是为了组装那个而准备的空间。储备之类的全世界各地都有嘛。本大人只要自己的积蓄分出去一点就行了。只不过，为了进行构筑，必须整理出一个无菌室一样的作业现场啊。为了达到这样一个圣级，所以才需要巨大的费用、时间和人手。>这也就是现在上条所看见的，正在眼前膨胀着的迷之要塞。简直就像是石块的风暴一样。<素材的量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制作自我膨胀的循环。只要完成这个循环，以后不用补给也可以扩张出必要的部分了。>轰！！石块风暴通过了上条所在的地方。就在刚才还站在石桥上的上条，眨眼间就处于陈旧的室内了。从右方的基地到这里，大概有几十公里的距离。难道说右方的要塞，一下子扩张了这么大了吗？「……让我乘上了这个地方，你没有搞错吧？」<正相反，为了本大人的目的，你的右手绝对是必须之物。>带着笑意，右方之火的声音说到。

<那么欢迎你，来到本大人的城堡，「伯利恒之星」。>

伯利恒之星。既然是右方之火拿出来的东西，它的名字肯定灌注了宗教上和魔法上深远的意义吧。按照他的口气来看，操纵罗马正教，夺取茵蒂克丝和莎夏，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抢夺上条的右手，这一连串的行动全部都有这深刻的关联。这个空中三千米以上，甚至到达云层之上的要塞。半径几十公里。从下来来看，简直就像是学园都市浮到了空中一样，压倒性的不可思议情景。当然。相对于以目前的质量和重量，为了获得足够的浮力，必须装备好相应的机构，这样才能让尺寸膨胀的同时也能浮起来。就像气球一样，不管小也好，大也好，总是能浮起来的。这也是所谓的科学。所以，仅仅因为巨大的物体浮在空中就大惊小怪，这未免有点荒谬。但是，先不论这样的理论是否成立，如此的一个人工物体，很稳定地浮在高空……这样的一个事实，在人类至今的历史上存在过吗？史上首例。船舶诞生的时候，自行车诞生的时候，飞机诞生的时候。都是同样的。不知为什么，人类这种生物，就是会产生出足以把可以支配的领域决定性地扭曲的破坏力的「契机」。即使不愿意也会这样想的异物感，包围了上条的全身。虽然这可能确实是一项伟大的功绩，但同时也拥有着与功绩匹敌的负面感，这种巨大的不安不由地袭来。「……」然而，上条的心并没有因此退却。并没有拘泥于此。所要做的事，只有打倒右方之火，破坏茵蒂克丝的远程控制灵装。虽然被关进了完全不同等级的要塞大吃一惊，但冷静下来以后，比起被留在地面上，现在这样才更存有希望才对。上条呼了一口起，终于站了起来。虽然担心突然被送到了高空会不会得高山病，只是太阳穴稍微有些疼痛的程度、深呼吸也没有引起呼吸障碍和视野变窄的现象。行动起来应该没有问题。（……气压和气温和地面上一样……？要塞外面张开了什么奇怪的结界了吗？）这么说来，要塞突破云层的瞬间，好像感觉到……云层以不自然的方式裂开了。难道说，用了某种东西保护了这片像是把一个球压成扁平形状的区域。这在魔法上到底要花费多少力量，无法进行具体的计算。但是，让要塞浮起来的事同样，需要巨大的资源和劳力。就如同束缚二十亿信徒巨大组织的力量的象征一样。

（……专门准备这么一个大得离谱的设施，虽然不知道右方最终想得到什么，但他为了成功，这个「伯利恒之星」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上条一边思考着，一边看了看自己的右手。轻轻地把手掌贴到墙壁上，立刻产生了桔红色光芒的龟裂，四周大约有一米左右都碎掉了。但是在某种力量的作用下，落下的碎片浮在了空中，再度回到了原本的位置上。很可能，有着某个核心一样的东西。（……这样的话，只要破坏那个核心，就算右方也得承受损失了。在寻找右方的同时，也把各处的东西都破坏一遍吧。敌人作为战斗力所配备的东西，没有必要就那么放着不管。）就在他决定了当前的方针的时候。咚！！爆炸声砸向了他的耳朵。石头的房间上原本嵌有窗户，上面的玻璃被震得粉碎。上条不由地塞住了耳朵，看向了窗外，蓝天上有大量的战斗机在飞舞着。学园都市制的战斗机。在俄罗斯的天空上纵横驰骋，最先进的科学结晶。右方之火也看见了那些机体，略微压抑了一下感情的起伏，用一口气顺流而下似的口气，这样说到。<天使的媒体莎夏·克洛伊洁芙。十万三千册的远程控制灵装。作为仪式场的伯利恒之星。还有能和施展本大人力量所相配的你右手。需要的东西全部都到手了，是时候让配角都退场了。>有种不好的预感。但是，广阔的要塞里都不知道右方之火在哪里，上条也不具备阻止他话语的术式。接着。右方之火，平静地宣告说。

<出击吧，大天使「神之力」。把他们全部扫平。>

轰！！！！！！世界变成了夜晚。一瞬间仿佛是打翻了黑色涂料一样，整个天空全部变成了黑夜。「骗人，的吧……」地球、月球、太阳的位置关系都掌控在手中的强大魔法，目睹了这一切，上条完全愣了。不是无法理解眼前的现象。上条当麻尽可能地放眼望去，正是因为他理解了，所以才会带着微微的颤抖。他见过这样的情景。天使的术式。连天体的运动本身都进行干涉，以此强化自身的力量，连一根手指都不用动，就足以毁灭地球和人类。而且这个强大的术式还具备借「一扫」产生的超常现象。说到底，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天使术式。那么，该如何称呼能够使用这个术式的存在，已经很明白了吧。上条的脸比夜空还苍白，这时右方之火的话语传了过来。非常愉快地。就像演示自己自豪的武器给人看的军人一样。

<哎呀，这个情况下应该称呼为米夏·克洛伊洁芙比较好吧？>

紧接着。漆黑的夜空中，可以从缝隙中看见某种蓝色的光点。仔细凝视之下，可以看出那似乎是人形东西。因为隔了很远的距离，所以只能看见一个小小的光点。但是。声音消失了。蓝色光点伸了巨大的双翼一样的东西，放眼望去好像是把天空水平地切成两半一样。迟了一会，爆炸声传到了上条的耳朵里。席卷俄罗斯的高空的无人战斗机编队，有数十架完全爆炸碎裂了。还有一架带着生物规律的动作的应该是有人机吧，主翼已经被切成了好几段，降落伞慌忙地从飞机里跳了出来。破坏并没有停止。那个蓝色的光点，应该只是为了扫荡无人战斗机编队才展现出巨大双翼的吧。但是巨大的双翼在中途却自己毁坏了，半截折下来以后继续飞了出去，最后砸在地平线的附近，引起了巨大的爆炸。巨大的土块飞舞起来。整一座山都被吹飞了。<嘛，作为基础的「天使坠落」本身，只不过是偶发性的术式。从那里开始再派生出来的召唤术，多少有点安定性的问题。>完全没有分寸。数量的差距一瞬间就打破了。这才是天使。压倒性的君临者。<话虽如此，这样一来多少会变得有趣一点吧？科学阵营已经把各种各样秘密武器展示出来了，所以魔法阵营的话，也差不多该拿出真本事了吧。>

于是右方之火在要塞的深处笑了。（……「伯利恒之星」还不完全，是在学园都市的地面部队催促下浮了上来的，不过既然米夏·克洛伊洁芙已经出动了，本大人的胜利已经无法动摇了。）是的。还少一样东西。「那个羊皮纸」右方之火所拿到手的灵装，是能够自由地连接上收录了十万三千册魔法书的茵蒂克丝的东西。但是，仅此还是不够的。

「天使」和「神之右席」什么的，与之相关的深奥的知识还有遗漏了些东西。为了补全这些知识，所需要的就是羊皮纸。掌握那个相当于桥梁的知识，再反馈到「伯利恒之星」之上，这样右方之火计划才算完成。

「接下来」

右方之火畅快地说到，

「就开始「回收」吧，米夏·克洛伊洁芙。即使是弱者也没理由同情，不用顾虑，尽全力把那个拿过来。」

行间 四

御坂美琴目睹了那个变化。

她乘坐在学园都市的超音速轰炸机HsB-02里面。当然，不可能是因为上层部的命令来参加军事作战的。她所做的事基本上就是……不，完全就是劫机了。本来应该乘坐这架飞机的暗部的特殊部队的人，都被扔在了第二十三学区的机库里。

虽然具备轰炸机的特性，但除了全长超过八十米的巨大机体以外，窗户只有最前部的座舱里才有。美琴只是偶然来到这个座舱的，除了窗户之外，能有像样坐席的地方也只有这里了。

美琴把携带终端的画面给飞行员看，

「总之，差不多飞到这里。然后我自己用降落伞降落。达成目的以后就随便你们了。」

画面上映出的，是把新闻节目录下来以后的静止画面。

雪原背景下，播报员正在做着什么报告，画面的边缘可以映出平民的东洋人少年。

详细级别的放映机，会把从哪个城市进行转播的信息显示出来。于是这个可爱的暴君就命令飞到那里去。（罐子：看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如果问谁愿意来被炮姐电，肯定会有无数人举着手跳出来……）

「……你做了这、这种事，需要承担多大的风险你明白吗？」

「这种事？」

美琴眉头皱了起来。

「你才是，居然打算要做这种事，自己怎么想的啊？作为专业的暗杀部队，现在却要对一介高中生出手对吧？对这件事，你就没点想法吗？」

「……」

「和风险什么的这个那个的都没有关系啦。为了杀一个随处可见的高中生而全力出动，还有为了救一个随处可见的高中生而全力出动。你想选哪一样？哪边更值得挺起胸膛去做？」

平淡的问题，让飞行员沉默了下来。

美琴并不觉得自己是善人，也不认为所见到人们都是毫无例外的善良。经过了「妹妹们」和一方通行的那次事件，围绕着学园都市的环境是多么的漆黑，人类这种生物是多么的无情，这些她都已经明白了。

但是。

同时她也这样想到。

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人，并不是没有例外全部漆黑一片的。在那个地狱的「实验」里，伸出了右手把美琴她们救了出来少年大概就是这样的，还有响应了美琴的呼唤，再次站上前去的「妹妹们」，在大部分人们心中都有着无可奈何的黑暗和欲望，但与此同时也寄宿着微小而强大的光明。

实际上，沉默的飞行员大概也是这样的。

浸没在暗部组织的「黑暗」之中的人，是无法笑得出来的，他们也是同样的。

（……唉。这种模式不符合我的作风啊，被感染了奇怪的东西了吗。）

美琴啦啦啦啦地挠了挠头。

（这个也是那个也是，全部都是那个笨蛋的错！总而言之，找到以后下一步就是扁他！！作战会议结束，以上！！）

这个时候。

非常突然。

咚！！眼前的白云中，有某个巨大的物体飞速冲了上去。这架超音速轰炸机也算是全长超过八十米的大型飞机了，在

那个东西面前就好像小小的飞虫一样。那是以十公里为单位的巨大构造物。好像城市整个浮了起来一样，（明明已经被认为处于常识以外的学园都市的）科学的常识被完全无视的光景。

乱七八糟的设计。

把时代和文化都不同，石造的建筑物都强行剥离以后像捏黏土一样撮合在一起，十足就是一块「疙瘩」。而且，这样一个又像齿轮又像生物的东西，还一刻不停地变化着形状。

（……那东西、是什么啊。）

美琴靠近强化玻璃，凝视着这个「疙瘩」。

如此的构造物漂浮在空中，这已经是连吉尼斯记录都不曾记载的了。翅膀或者火箭引擎之类的东西都看不到，它到底是怎么确保浮力的啊。中空的结构，像气球和飞艇那样的吗。

更有甚者。

（……为什么一直在蠕动的样子，还是说像是自律型机器人的集合体一样的东西？）

但是，美琴真正惊讶的，还不是这个巨大的「疙瘩」本身。

在「疙瘩」的边缘。

像石桥一样延伸出去的构造物的前端，好像看见了……熟悉的刺猬头的少年的面孔似的。

（不、不会吧……！？）

美琴正想要慌慌张张地确认的时候，超音速轰炸机已经以猛烈的速度通过了那个点了。因为窗户位置的限制，就算把头转过去也已经看不到了。

做梦也没想到的光景出现在眼前，美琴一时呆住了。不过飞行员那一边可是完全怠慢不起来。

从「疙瘩」上突然横穿出来一个尖塔，马上就要撞到超音速轰炸机机体上了。

飞行员慌忙移动操纵杆，咚！！随着突然的惯性作用，对于没系安全带的美琴来说，基本就没有无重力状态的经验。但在那数秒间，她确实浮在了空中。

咕咚一声落到座位上的美琴，连抱怨的工夫都没有。

变化还没有停止。

这一次，本来在云层之上可以无视各种天气的蓝天，突然像是电灯的开关被切换了一样变成了漆黑的夜晚。加上以十公里为单位的巨大构造物，简直就是胡扯出来的光景一样。

在黑暗之中，还有着光。

在夜空中还浮着一轮明月。

不对。

那个东西是……无视重力轻轻地漂浮起来，像人一样的轮廓。距离实在太远了，脸看不太清楚。但是可以断言，那绝对不是普通的人类。

要说什么的话。

它的背上，生出了羽翼一样的东西。

像水晶一样，像孔雀一样，不可思义的羽翼。短的羽翼不到十米，长的超过一百米。这样长短不一的羽翼，大概有几十根。

连感到疑问的工夫都没有。

羽翼挥舞起来。

虽说是巨大的尺寸，但是一百米左右的东西，在天空的规模之下也不怎么显眼。现在，超音速轰炸机应该在距离相当远的地方飞行着。

然而。

啪啾！！

最新非金属材料制作的HsB-02的机体，突然就被切成了两半。

从纵向劈开座舱的斩击，不，刚才的一击，就已经把八十米长的巨体完全劈开了。

「骗人的吧！！」

美琴脸上感到了高空特有的刺骨的冷空气。

下一个瞬间，她的身体从机内被抛出到了三千米的空中。

连尖叫都做不到。

视野的边缘可以看到同乘的飞行员背着降落伞包旋转着向下坠落。他就算想来救，这个情况下也做不到吧。而且说到底，他也没有来救美琴的理由。

不过美琴比起坠落的恐怖，对于远离了那个巨大的构造物更感到愤怒。她娇小的身体，穿过了云层向地面坠落。本来觉得终于抓到手的东 西，突然就从手里滑走的感觉。

不管怎么样，这样坠落下去摔死了就全没了。

（呜！！怎、怎么办呢！？）

美琴的意识回到了现实，看着下面的大地。离着地已经只有一千米不到了，而且下面可以看见金属物体。

是攻击直升机。

学园都市的还是俄罗斯的，分不清楚是哪一边的直升机，不过就尽可能地利用它吧。

美琴操作磁力。

并不是要贴上攻击直升机，以这个高度和速度，接触到的话普通肉身就会摔坏的。最需要的是贴不上去的半途程度的

磁力。

同时她把自身和攻击直生机的磁力线连系在一起，进行强力的干涉。

不是直接贴过去，而是确实地把美琴的身体往攻击直升机的方向拉过去的力量，像软垫一样减缓美琴坠落的速度。阶段性的力量强度，一边细致地调整「使减速以后的冲击不会伤到身体，但是能够确实地回避坠落致死的程度」，美琴毫不迷茫地朝白色的雪原下落。

哐铛！！攻击直升机略微下降了一点高度。

从旁边来看的话，就好像透明的绳子把直升机往下拉了一下一样。

美琴两脚在雪地上着陆以后，完全切断了磁力。

「接下来……」

这里是战场的正中央。基本不存在人工物体的原野上，到处都是学园都市和俄罗斯军的坦克和装甲车什么的。不过果然被破坏的都是俄罗斯方面的兵器。

美琴闻着了燃料燃烧后的讨厌的气味，抬头向上看去。

她虽然使用了强力的磁力，不过毕竟从三千米的地方飞了下来有点太乱来了吧。

「该怎么才能到达云层上呢。」

美琴低声呢喃着。这时背后听见了踏在雪上的声音。

通过磁气的状态，还确认到了十米左右的后方有人体的反应。

美琴敏捷地回过头去。

「……你……」

美琴的动作停止了。

对方的表情毫无变化。

少女手上拿着的不是学园都市制的F2000R，而是叫做卡拉什尼科夫的木头和铁块组合成的突击步枪。（译注：即AK-47）少女开口说到。

「御坂的识别号码为10777号，御坂对于张口无言的姐姐大人诚恳亲切地回答到。」

「难道说，是在俄罗斯的学园都市协力机关里的！？」

「因为那里的撤退战已经结束了，所以后面度过了一些私人的时间，御坂单手拿着危险的步枪，一边带着休假的心情报告说。」

「私人的时间……」

美琴呆然地说着。10777号指着上方。

「姐姐大人也是在私人的时间里吗？御坂进行确认。」

「……这个呢，倒确实不是工作。」

巨大的震动袭向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野战病院。

当时，滨面仕上正在不远处看着艾莉莎莉娜对泷壶理后进行治疗。

泷壶躺在应急担架上，脸上带着氧气面罩。管子中输送的不是氧气，而是捣碎一些干燥植物之后产生的香气。按照艾莉莎莉娜所说，这个可以拔除泷壶体内的「体晶」，但是……。

激烈的震动突然袭来。

泷壶的身体从担架滚落到旁边的床上。

「可恶，怎么了！？泷壶！！」

大声叫着的滨面虽然想立刻奔到泷壶身边，但是艾莉莎莉娜单手制止了他。

艾莉莎莉娜用纤细的略显病态的手指取下泷壶脸上的面罩。

「没问题的。处理结束了。这样，这孩子体内的毒素也应该除去了。」

「……」

实在过于轻易地就除去了，让滨面一点实感也没有。

曾经阻碍在滨面和泷壶面前，那么令人束手无策的「体晶」的问题。

就这么。

如此简单地……？

然后，艾莉莎莉娜补充说，

「话是这么说，但是除去的，只是还未消化的毒素罢了。已经被毒素侵蚀的部位无法焕然一新。虽然身体状况能够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但是回复原样是不可能的。想要治好药物后遗症一样的症状，只能另辟蹊径了。」

摁灭了香气中跳动着的小小火苗，艾莉莎莉娜低语道，

「……明明用强硬的方法提高能力只会引发更大的反噬。所谓科学上的效率，还真是无论什么时候都喜欢不起来。」

房间的门，呼的一下打开了。

一方通行的脸露了出来。

「喂，确认过外面的情况了吗！？发生了什么啊，可恶谁能解释解释！！」

「右方之火。没想到他竟然动摇四界……」

艾莉莎莉娜皱着眉头绕过一方通行走出门去。虽说被称为野战病院，不过这里是古代要塞似的地方，没有窗户，所以看不到外面的状况。

滨面毫不在意。比起这些，现在泷壶才是重点。

滨面抱起泷壶的身体，打算把倒在床上的她搬回担架。然后，他发现有什么不一样了。一直以来像是抱着沙袋一般的沉重感没有了，更加轻了。大概是泷壶自身有了活动的力量。

她的意识，正在一点点恢复。

这可是意味着天大的变化啊，滨面觉得。

「滨面……」

「没关系啦。」

这样说着的滨面，似乎太过安心而失去力气了。

保持着仿佛是被泷壶小小的手拥抱着的样子，滨面开口说道，

「过后再把全部的事详细说给你听。所以说现在，允许我这么说吧。已经没事了。虽然还没有痊愈，要治好后遗症之类的症状，也需要学园都市的力量。但是，总而言之，不会因为「体晶」再导致身体状况继续恶化了。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所以没关系了……接下来，就是我们掌握主动权了。」

很久没有感受过的泷壶的体温，和普通女孩子没有差别。

不再像感冒那样高的不自然。

意识到这件事后，滨面慢慢地放开了泷壶的身体。

她已经能够自己站起来了。

看着坐到担架上的泷壶，滨面温柔地问道，

「我现在去找护士。要水吗？想吃东西的话，我去拿点水果之类的东西来。」

「滨面。接下来怎么办？」

「如果真的要学园都市谈不拢的话，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按照计划，躲在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甩开学园都市的追兵后，我们再去俄罗斯，寻找能与他们交涉的材料。」

说到这里，滨面顿了顿。

他看着泷壶的眼，

「但是，也不是说非要两个人去才行。你身体还没有痊愈。在这里等我也……」

「滨面，」

泷壶仿佛遮掩害羞似的说，

「kiss和手刀，哪一样能让你醒悟过来？」

「既然你都这么说，我就不能把你独自扔下了啊。」

滨面胡乱的揉着泷壶的头发，看向门口，

「去找车吧。就是偷恩人的车有点过意不去。」

这时。

滨面的视线，落在散乱的书本上。这里虽然是临时的野战病院，但本来却是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装备上军事器材的军用设施。因为仓促之间改成了医院，相关资料和器材还有所残留。

成为问题的是，一卷电报。

虽说滨面不懂俄语，但附页的照片他有印象。

德格鲁他们的村子。

「……希望加入独立国同盟的地域以及关于这个问题点……」

滨面身后的泷壶，读出了报告书上的文字。滨面皱起眉头，

「也就是说……德格鲁他们的村子，打算加入独立国同盟吗？」

原本，贴近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国境的村庄，就由俄罗斯军方接管。不仅被强行铺设大量地雷，还不时遭到普莱贝塔的掠夺。如果成为独立国同盟的一员，就能逃脱俄罗斯的迫害了吧，这样想也不无道理。

不过，从村子的状况也猜得出，这个国家的人们，没有收容就在国境边上受苦的德格鲁他们。

报告书上写的「这个问题点」到底是什么。

「应该不是村子和村民的问题。」

「怎么说？」

「村子附近是冷战时的核导弹发射基地。考虑到其特殊性质，因此和普通基地不同，隐藏在森林中。」

听到泷壶口中说出的这些话，滨面呆住了。

她翻了一下报告书，

「发射井本身被弃置了几十年了。导弹也已经撤离。只剩下废墟了呐。但是，如果接收了那个村子和周围的土地的话，就可能被认为是「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想要得到俄罗斯核发射设施的技术情报」。所以，不论那个村子怎么请求，也无法伸出援手吧。」

「开什么玩笑……」

不禁吐了口气的滨面自言自语道。

核导弹发射井什么的，又不是德格鲁他们的东西。明明是俄罗斯军方擅自建造的，却使得德格鲁他们因此失去了自由，置身于地雷和普莱贝塔的威胁下。学园都市驻军到了还好说，要是晚来点估计他们早就全灭了。

「克林姆林报告……？」

不过，不讲理的还不止于此。

泷壶已经读完别的报告书，说出了这样的话，

「……不好了哟，滨面。」

「什么啊那个报告是。这边还有像是气象数据预报似的图像。」

「风向还有气温、湿度之类的数值。应该是预测细菌扩散状况用的吧。」

「……细菌？」

如此恶毒的词语使得滨面一阵颤抖。

泷壶还在研究着有关克林姆林报告的电报。

「送出方是俄罗斯军部。从克林姆林报告的原始文件，到补充报告都很详细。为了使自己国家的军事作战正当化，只是在形式上发布「警告」做个样子而已。实际上，发布时间也只不过提前几小时，就算看了这种东西，也不可能有什么大规模避难的时间。或许这是针对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的恐吓。为了表示，接下来就轮到你们了。」

「细菌是指什么？这个和德格鲁他们有什么关系吗？」

「俄罗斯军方似乎是下达了名为克林姆林报告的核发射设施防卫计划。通过散布细菌武器，夺回被占据或者说将被占领的核设施的计划。这就是……」

「就要以德格鲁他们村子附近的核发射井为对象啊！？这可是在自己的国家啊。俄罗斯军队不顾平民的死活就要大肆散布细菌兵器啊！！」

滨面一阵眩晕。

不过，考虑到守卫在德格鲁村子附近的学园都市驻军，这个克林姆林报告的适用对象正是这些人也说不定。

「不是说那个发射井好几十年没有用过了吗？还有导弹什么的早就撤走了。」

「发射功能本身还在。导弹也可以从外部运送进来。近年来终于投入试运行的俄罗斯导弹防卫网也都集中在国境线附近，所以国内的发射井不在适用范围内。」

「……也就是说，那个发射井发射的导弹，可以随便打到什么地方咯。」

「弹道导弹真正的恐怖，大概作为开发者的俄罗斯军方上层部门是最为了解的吧。他们为了阻止那个，你觉得他们会做什么？」

「可恶……」

这样下去，带着守护俄罗斯国土的大义名分，核发射井附近德格鲁他们的村子就要被卷进杀人病毒的魔爪中了。这可是特意被打造成「兵器」的病毒。致死率能有多高，想都不敢去想。

「预定散布时间是？」

「不知道。只是，因为风向的关系细菌兵器扩散到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的可能性也不小，状况真的变坏的话，那个艾莉莎莉娜应该会发布避难劝告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散布。

或许至今为止的作战都在执行中，包括阻挡滨面他们逃亡的行动，他们就像是掐好了时机被卷了进去一样。

不过，

「泷壶，你能留在这里等着我吗？」

「你想把克林姆林报告使用的「细菌防壁」的军事技术当作与学园都市的交涉材料吗？但是，军用细菌学本身在学园都市也不是什么……」

「不是这样的。」

滨面干脆地否定了。

「我放不下德格鲁他们。虽然我也知道对我们来说只是去冒险，但我不能对他们见死不救。因为，这绝对是错的！！至今为止，我也没走过什么正路。使用了暴力，也让很多人受了苦。但是，这件事已经完全超越那个程度了吧，去阻止它才不是什么怪事，会发生这种事才是怪事啊！！为什么哪一边都一本正经地等着它发生啊！？」

「……」

泷壶理后看了滨面一会。

于是，她也点了点头。

「明白了。我也去。」

「泷壶？」

「虽然没有跟村子里的人说过话，但是，那里的人们做过什么我还是记得的。我也想为他们做些什么。」

「不要后悔啊。」

「滨面才是。」

看着对方的表情，两人点了点头，悄悄走出病房。

他们知道，现在不是做这种事的时候。与学园都市的交涉材料还没有找到，随便进入已经战争白热化的俄罗斯境内，被卷入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战争，除了小命可能不保之外没有任何好处。在这些地方绕路只不过时缩短寿命而已。

滨面仕上将这些情况全部在脑中确认过了。

在此之上，他再一次，强烈地感到。
是该报恩了。

2

[illegible]

突然，他的呼吸被中断了。
房间里像礼拜堂一样并排着摆放着长椅。在长椅的阴影中藏身的某人，突然从侧面撞上了上条的侧腹。
两人同时摔倒了地板上。
受到冲击呼吸困难的上条的身体反射性地想要获得新鲜空气，但是他却强行压制住这种行为，屏住呼吸在地板上打滚。
滚倒在一起的话，谁能处于上位谁就能获胜。袭击者大概也在想着同样的事，边打着滚边调整姿势。
但是，袭击者却撞到了长椅上。
借着对方停止的一瞬间，上条以压倒的姿势骑到了对方身上。（罐子：喂，骑乘位反了）
能埋伏在这里的，只可能是罗马正教或者俄罗斯成教的精锐部队了吧。
上条毫不犹豫地挥下拳头，但是，
「什么……？」
突然，上条的动作停下了。
因为那是一张见过的脸。
几乎遮住双眼的波浪式金色长发。拘束器具似的黑色皮带，还有仿佛从内部渗出来的红色衣服材质。比上条要年幼。
腰上的皮带中插着锤子和锯子这些，被改造成对人用拷问刑具的东西。
严格的说，虽然见过但并不认识。
毕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是作为「替代品」出现的。
一瞬间，虽然可能会把名字搞混，上条还是低声说出了袭击者的名字。
「莎夏·克洛伊洁芙……？」

3

艾莉莎莉娜在沉闷的野战病院里快步穿行。原本这些被用作军事设施的古代要塞窗户数量就有限。从那小小的窗户向外窥探情况之前，就有一种违和感。但是向外看去，成为了确实的「目击者」艾莉莎莉娜，却不由自主地微动着嘴唇，

「竟然……」

漆黑的夜晚展现在眼前。连一颗星星都没有的黑暗天空中，漂浮着仿佛将世界上所有的修道院和教会都聚合在一起似的巨大的城堡。还有。如同要照亮这异常的夜空的月亮一般，银白色的「某种东西」在黑暗中飘荡。带有巨大羽翼的人影。天使。即使见过使用部分「天使之力」的情况，但能够亲眼看到这种东西本体的机会，通常来说也是接近零的。虽然不知道主谋右方之火在想些什么，但那已经是小行星撞地球级别的重大危机了。用那个东西来打倒兵刃相向的敌人，搞不好会把整个地球都送到冰河期的。

「……」

一方通行靠在墙上，观察着这样的艾莉莎莉娜。不过，他也只是被吸引到为数不多的窗户上了，意识的大部分不在艾莉莎莉娜身上，而是在窗外。谜之存在爱华斯告诉他，去俄罗斯吧。然后在俄罗斯找到的羊皮纸，似乎就是预定送达国境附近的俄罗斯军前线基地，跟着那个要塞漂浮到空中去的。从那个要塞里，出现了「天使」似的的东西，还对学园都市的精锐部队发动大规模的攻击。是的。天使。（……出现的还真是时候啊，这个把本大爷和那个小鬼强行卷进去的「谜团」中心。）9月30日，在与木原数多对战时，一方通行看到过「巨大光之翼乱舞」的景象。那个东西的出现似乎与最终信号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大概是叫做修丝·风斩吧，以那个「巨大光之翼乱舞」为基础，那个爱华斯现身了。现在，如果说蹂躏着俄罗斯夜空的那个「天使」是相同性质的东西的话。如果那个巨大的要塞，是用来召唤、控制「天使」的东西的话。这么说来。（这种技术，应该能够用于抑制「天使」和驱散「天使」。对于因为「天使」而受苦的那个小鬼来说，这不正是突破口吗！！）

看向窗外的艾莉莎莉娜，突然回过头来。她说，「快点逃走。」

「为什么？」

「快！！不赶快藏起来的话他们就要追来了！！」

「他们是说哪里的哪些人啊！？为什么盯上我！？」

互相大吼过以后，艾莉莎莉娜最先冷静下来。她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冷静下来，「……引发这场战争的人，应该就在那个城堡里。只要是能自由操纵「天使」的话，就算是学园都市也会陷入绝望的境地。如果学园都市的人能正确的认识到这个威胁的话，或许连核弹头都会考虑使用吧。但是，」

「但是，什么？」

「那个城堡，还没有完成。」

艾莉莎莉娜看向窗外。「你手中的羊皮纸证明了这一点。既然那是主谋者右方之火不惜动用军队也要送达自己手中的重要文件，那么根据羊皮纸在此时此刻还没有送到右方的手中这一点，就表示他手上所有的碎片还没有整合在一起。」

一方通行将意识集中在自己怀里的羊皮纸上。「……特地，秘密运送的资料。」

「用于什么目的先姑且不论，只要是对于右方那个庞大的计划来说是必要的话，他为了取回这「最后一块碎片」，一定会倾注全部兵力攻打来吧……最糟糕的情况，就算使用天使也要……」

艾莉莎莉娜慢慢说，「现在茵蒂克丝手中的十万三千册魔导书，完全在右方的掌握之下。不过从过去的事例来看，其中可能并没有收录「天使」和「神之右席」的深层情报。那个羊皮纸，大概就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白的。与十万三千册组合在一起，发挥出最大效果

的「知识的桥梁」。」

「茵蒂克丝……？」

一方通行的眼中，闪过危险的光芒。

爱华斯说过，记住禁书目录这个名词。

打倒了学园都市最强能力者的无能力者少年，留下了Index-Librorum-Prohibitorum的字样。

一直到这里，都与世界的暗部有所关联。

连一方通行都无法窥得全貌，但是必然和一方通行及最终信号之间有极大联系的，未知的法则。

（……那个混蛋无能力者。到底，领先了本大爷多少啊……？）

不知道一方通行在想些什么的艾莉莎莉娜继续说到，

「所以你现在很危险。羊皮纸被长什么样的人夺走了，这点的情报对方应该已经知道了，而且很遗憾的是我这个据点里已经被间谍潜入了。就算现在放弃羊皮纸，估计对方也会为了寻找羊皮纸的下落而来追捕你的。」

「谁会放手啊……」

一方通行低语说，

「为了能把那个小鬼从「天使」什么的胡说八道的幻想故事里解放出来的，这可能是最后的钥匙了。这样就更不能放手了啊。」

「那么就快一点。说实话，右方之火和俄军全面入侵的话，仅靠独立国同盟可是守不住的。现在既然没有拼个鱼死网破的打算，那就应该躲藏起来寻找反击的机会。」

听到了艾莉莎莉娜的话，一方通行视线转向了别的方向。

回应他的是番外个体。

「好好，我这就去回收最终信号了。」

她呼啦呼啦地挥着手，边朝病房走，边轻松地说道，

「不过还是想要武器呢。旧式枪支也可以啦。不过这里的枪支后坐力都好大呢，对于折了一条胳膊的我来说反倒是负担了。但是只有手枪的话火力很让我不安啊，困扰呢困扰呢。虽说AK给人的印象还是蛮强的，这里冲锋枪好装配吗？」

「？」

无视皱起眉头的艾莉莎莉娜，番外个体打开旁边的最终信号的病房门，

「反正你是那种会搭救御坂的老好人嘛。你肯定想着要尽可能地带着羊皮纸，还要在被俄罗斯发现的情况下开始逃亡吧，这样军队也会远离独立国同盟的咯。呸嘿嘿。」

大吃一惊的艾莉莎莉娜还没来得及问清楚，番外个体就已经钻进病房了。艾莉莎莉娜只好回过头来看向一方通行。

一方通行不禁咬牙切齿，

「（……那个混蛋。真是有个好性格啊。除了让我难堪就没别的事了啊。）」

「怎，怎么回事？她说的事如果是真的话，那也太无谋了！！」

一方通行抬手制止了激动的艾莉莎莉娜，一副非常不情愿的样子嘟囔道，

「……不过就是一点附赠品，喊！」

4

在与实际时间毫不相符的夜空中。被「伯利恒之星」这种人工手段强行召唤出来的不完全的大天使漂浮在天空中。

过去曾被称为后方之水的佣兵，威廉·奥威尔静静的站在原地，看着这万物已经扭曲的世界。他在击溃了普莱贝塔的驻地以后，正在赶往右方之火要塞的途中，看起来似乎是赶不上了。

右方之火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使用「天使之力」，在近代西洋魔法中并不是什么少见的事。但是，总量达到这种程度就要另当别论了。事情要是只是这样还好。技术上做得到做不到先不说，在此之上，竟然将能毁灭全世界人类的力量，如此简单的取出利用，这才是让人惊讶的。

话虽如此。

大天使毕竟是大天使。

对手是那种，告知了「神之子」的受胎，一边靠着与十字教起源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聚集了众多敬畏之念，同时还给予罪恶之都以天罚，如此令人恐惧的存在。无论是靠「圣人」，还是靠「神之右席」的能力，想要与之正面冲突并且取胜都太不可能了。不，就算是集合了更多人的力量，能不能打倒那个天使也还是未知的。

极端来讲。

那个大天使，拥有着仅凭一己之力就能终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力量。

这不是打赢打输的问题。

而是杀光所有势力的所有人类，让战争陷入无法进行状态的，这种意义上的「阻止」。

（原来如此，右方的成长让人不得不感叹呐）

威廉·奥威尔直率地承认。

承认的同时，他的决意也没有动摇。

（但是别忘了。本人，到底在「神之右席」中司掌着什么。）

5

梵蒂冈。

彼得·尤古戴斯枢机卿站在大圣堂中央的窗户旁。在这里看不见俄罗斯的情况。魔法方式的监视情报即使不说也会有部下报告。然而，老人不禁靠在了窗边。这样做不仅没能使他放松，反倒让他感到一阵巨大的力量的压迫。

神圣力量的奔流。

大天使。

神之力（加百列）。

「哦哦……」

枢机卿的嗓子里发出感叹声。他旁边的司教和司祭们，有的慢慢划着十字，有的口诵着新约的章节。虽然时常侍奉在伟大的神身边，但如此强烈的感受这等存在的机会相当稀少。如果是虔诚者的话，即使泪流满面也不是什么丢脸的场面。

只是。

只有彼得·尤古戴斯，和其他人抱有完全不同的感情。

他不知道「幕后黑手」的详细计划。也不存在协助关系。但是却知道这些都是右方之火这个人引起的。而且，现在起不论发生什么事，只要这些事会对彼得·尤古戴斯有好处的话，就都无所谓了。

也就是说。

能乘此机会，夺得教皇之位的话。

会与俄罗斯成教的司教有相同的想法，或许是因为他们有相近的遭遇。

（……虽说收集学园都市派往俄罗斯的部队的活动记录时多少有些着急，但这不是摆明了我们要胜利了嘛！教皇选举也在如我所料的进行着。我就要成为下届的教皇，引导整个世界了！！）

意大利全境都有暴动的征兆，但是这都不关枢机卿的事。早上瞬间变成夜晚，这种激烈的景色变化也给混乱火上浇油了吧。就像是哈雷彗星的存在能引发社会动荡一样。但是没关系。民众当中，也混有「将混乱保持在适当程度」的罗马正教间谍，当下就算局势失去控制，要做的事也有先后之分。首先巩固自己的立场。之后再投入罗马正教的部队让市民闭嘴。这样一来就毫无问题了。被害人数会控制在容许范围内，当尸体和瓦砾一起处理掉的时候，彼得·尤古戴斯这个名字将会站在世界上最靠近主的位置。

但是。

「彼得·尤古戴斯枢机卿！！」

突然，与场合格格不入的僧兵跑了过来。

「紧急事态！！教皇选举暂时中断！我等将会固守此地，请枢机卿赶快进去躲避！」

「……」

不由地越发焦躁起来。

靠在窗旁的彼得·尤古戴斯将视线从天空转回地面。虽然看不见厚厚的墙壁阻挡住的罗马市内的情况，但喧嚣确实传进了耳中。是暴动。原本只是在罗马市内的暴动，似乎正朝着梵蒂冈扩散。果然，仅靠潜入人群中的罗马正教间谍还控制不住局面啊。

「教皇选举按原计划实行。」

「但，但是！！」

「出动罗马正教部队进行镇压。乌合之众受到血的洗礼就会沉默了。逆着我等时代的大潮流是不明智的选择。」

「不行啊！！这个指示超出了我等的命令系统，是有抵触的！！我等是可以防守暴动，但不可以对他们兵刃相向。」

什么？彼得·尤古戴斯的表情阴沉下来。

不能理解的回答。现在，罗马教皇不在的情况下，彼得·尤古戴斯他们枢机卿拥有最高发言权。然后，他又是枢机卿中最有势力的人。也就是说，单就「表面上的力量」，他的命令是绝对的。

但是，僧兵没有服从。

他这样解释道，

「是罗马教皇……」

硬挤出来的声音。

而且，也是包含内心深处的期盼的声音。

「我等待奉的罗马教皇，只用一声就使暴动的市民归于平静了！他现在正准备进入国境了！我们无法阻止他的脚步！！」

罗马教皇。

「他」走在罗马街道上，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

关注大家的想法，接近群众，听他们的意见，花时间慢慢开导顽固的思想。

只是这样。

普通来说，一人面对五万人以上的暴动时就算被众人围殴也毫不奇怪。更有可能，由于他的言行直接导致更毁灭性的爆发。

尽管如此。

战时社会，战斗是理所应当的，阻止争斗才会被看作是恶，人群抱有一种异样的冲动，就是这样的一种特殊集团心理。然而他的话语，使大家又恢复成了「人类」。不是用魔法动摇人们的感情。也不是读着那种针对集团心理而写的演讲稿。只是一个老人的恳切话语，在人群当中传播、扩散，使得一个又一个人放下了武器。

当然。

世上不是单单有善与恶的天平构成的。市民中也混有企图将暴动向期望的方向煽动的罗马正教成员。他们虽然不想扩大无秩序的暴动，但是在他们看来，人们教皇的力量下被平静地吸收更为危险。正因如此，为了颠覆不利的局面，他们妄图使用「一声枪响」的手段。刺激一度安定下来的群众，从而产生更加强力的反弹。在这种时候，与其使用未知的魔术，不如使用简单明了的枪声更容易诱发恐慌。对于已经将二十亿信徒的大集团的约束术式洗练化的罗马正教，考虑到最后还是得采用「一声枪响」这种选项。

可是。

（不行啊……）

专业的暗杀者，连把手伸进怀里都做不到。面对安抚着众多市民，说着一切让我来承担这样的话的罗马教皇，谁都无法向他出手。

归根结底的原因是恐怖。

腹部那如铅一般沉重的压力，使得暗杀者手指都动不了。

但是，那种恐怖对于这些不知经历了多少修罗场的暗杀者来说，是一次都没有体会过的奇妙的东西。

（只有这个人，只有这个人所制造的微小趋势，绝对不能截断……！！）

然后，罗马教皇开始进军。

前方有一眼就认出来的刺客，有辨认不出的刺客，还有大量的人群堵在路上。不过罗马教皇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向前走着。只是这样，大家就让开道路，放下武器和灵装，其中还人流着泪忏悔。不知什么时候，仿佛要绘出老人走过的轨迹，人潮跟着他移动了。不是被狂热支配了内心，只是单纯平静的跟着。

守护着梵蒂冈国境大门的僧兵们，面对罗马教皇的归来，慢慢划着十字。

愿善与你同在的话语传来。

老人继续前进。

那一步又一步，正是面对名为世界大战的巨大魔物时人类的抵抗。

是代替剑和枪，以理性和博爱为武器，对人的价值作出试炼的战斗。

「……不要……」

彼得·尤古戴斯看到对面走进大圣堂的老人，摇摇头说道。

一脸快要哭出来的小孩子般的表情。

「不要啊！！！！！！我，我，我可是下任教皇啊！！早就决定好了！！你只是亡灵！已经没有出场机会了！！杀，杀了他。就因为有这么家伙，罗马正教才会乱作一团！！我当了教皇的话，一定能比现在的生活好十倍百倍！！所以杀了他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在做什么！！僧兵，你们手中的枪是做什么用的！？朝敌人突击！！连跟随而来的愚民一起刺穿！！不这样是不行的！！为了我所统治的世界只能这样做了啊！！」

「不必了。」

听到沉重的老人的声音，像癫痫突发一样的彼得·尤古戴斯沉默了。

「要举行教皇选举的话，我不会阻止。要追究引起罗马正教混乱的责任的话，我也有上死刑台的觉悟。我已经不是罗马教皇了。我只是作为一个信徒——马丁·利斯，来阻止这场战争的。」

「什，么……？」

「被右方之火半毁的圣彼得大教堂地下，有着过去英国制的禁书目录曾浏览过的，以其庞大的知识量为荣的大书库。我要去那里。能对抗右方之火神殿的策略或许就埋藏在那里。」

说到这里，马丁·利斯向前踏出了步伐。

彼得·尤古戴斯像是磁石同极相斥一样后退了一步。但是再往后就是墙壁了。老人慢慢接近摇着头的枢机卿。

要被杀了。

脑中自然地这样想到。考虑到至今为止所做的事，这是当然的。马丁·利斯手中没有灵装也没有武器，但是这丝毫不能让他放心。他知道原教皇在魔法上的造诣，而且就算不用这个，只要一声令下，市民、僧兵、司教，所有人都会忘我地冲过来把彼得·尤古戴斯四分五裂。结果，他一个真正的同伴都没有。

然而。

啪，马丁·利斯把手搭在彼得·尤古戴斯的肩膀上。只是这样。相当温柔的动作。然后，自己放弃了教皇之位的男人，对想要夺走这个位置的男人说道，

「这么艰难的局势下，管好20亿信徒真是辛苦你了。我沉睡的时候，这里的人们能够活下来，一定也是靠了你的手段吧。就像你说的一样，我是无能的领导者。只靠我自己的话，可能会让被害人数更加扩大吧。」

那是笑容。

不是欺骗对手的演技，也不含挖苦和嘲笑对手的意思。仅仅是作为一个信徒的马丁·利斯，从心底祝福着彼得·尤古戴斯的功绩。

「教皇选举的时候，请一定要把我叫来。我会投你一票的。站在最为难的立场上，无数次进行极限的选择，守护着大家生命的你，是有这个资格的。虽然很微小，但请允许我在你前进的道路上尽一己之力。」

说完，马丁·利斯转身。

「听好。这是为了让你们活下去的战斗。所以，战争结束的那一刻之前，千万不能死啊。」

虽然已经不再站在教皇的立场上了，但是马丁·利斯的背影中，有着彼得·尤古戴斯所追求的一切东西。

连目送一个为了信仰奔赴战场的老人都做不到，为了自己的财富奔波至今的彼得·尤古戴斯哭倒在地上。

6

「莎夏·克洛伊洁芙……？」

上条当麻保持着骑乘的姿势，呆呆地说道。

思考还在混乱中中。

被称作米夏·克洛伊洁芙的大天使，现在应该正在人造的夜空中飞舞，重创着学园都市的战力才对。

但是，莎夏就站在他面前。

被拘束具似的服装包裹着华美的身体的金发少女，微微歪着头。

「问题一，你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

「从哪里开始说明比较好呢……？呃，其实是八月底发生的事啦，但是那个严格来说应该是米夏·克洛伊洁芙，所以我没有跟你进行过直接对话，但是从神裂和土御门那里知道了「替换」前的肉体是莎夏·克洛伊洁芙的——」

「……」

话还没说完，莎夏突然起身，把坐在自己身上的上条掀翻在地上。并且用遮挡在金发后面的眼睛审视着发出咿呀地一声惨叫的可疑的上条。

「解答一，判断你所给的说明不够详细。补充说明，我认为，搭乘这个「伯利恒之星」的人，是敌对人物的可能性很高。这是要把从仪式场逃脱的我抓捕回去的要员吧。」

咔嚓！从腰上拔出了锯子和L型拔钉钳。

上条感到头部的血液一下子都流走了。

「呜啊！！米夏也好莎夏也罢，都是这种感觉吗！？再说，那个天使到底是啥！？真的和你没关系吗！！」

与大吃一惊的上条相比，莎夏沉默着。她像是警戒中的野兽一样，慢慢后退了几步。

（……虽然这个男人是可疑人物，似乎他对于我的「体质」也相当了解的样子……）

男人提及的时间，是八月底。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莎夏获得了奇妙的「体质」。别人的魔力和灵装靠近时，她就会觉得胸中有种异样的压迫感。根据俄罗斯成教的分析班的话，似乎是「大天使」克劳斯等级的巨大力量被封入体内导致的后遗症……

莎夏看着手中的拷问用锯子。

（……虽然也可以直接问出话来，但是，不知道这个男人是真傻还是装傻。还是不要很明显地质问他，这样或许更容易得到答案。）

面对无言地拟定着方针的莎夏，上条问道，

「知道右方之火吗？把你从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带到这里的就是他。」

「……？」

「那个家伙应该正在进行着什么。」

上条看着这个石屋的门。

「不是这样的话，是不会产生那种怪物的。右方把你称为是「天使的媒体」什么的。说实话，那家伙是不是通过你把

天使召唤出来了啊？」

召唤天使。

……这种说法不管听几次也觉得太过愚蠢了。但是上条知道那种恐怖。魔法方面的是八月底的「天使坠落」事件，科学方面的是9月30号的修丝·风斩。

右方引发的，正是这种等级的威胁。

同时，上条这样考虑着。天使这种存在，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操纵的。肯定有什么「基础」。就像是天使坠落时有魔法阵，修丝·风斩出现是靠AIM扩散力场。不论如何，只要是依靠某种大规模准备工作的话，只要消除掉那个东西，至少那个天使就不能在这个世界上自由行动了。

这次的关键。

莎夏·克洛伊洁芙。

以她为起点召唤出了那个天使的话，莎夏应该是与什么重要的灵装接触过。在「如果这种东西存在」的前提下，为了停止天使的行动，破坏掉什么比较好，莎夏很可能知道。

「听好。怎么样的信息都好。首先，右方是从这个「伯利恒之星」的哪里发动召唤天使的魔法……这时候说举行仪式比较好吗？总之就是有所行动的地方，希望你能告诉我。还有，大体上就好，仪式顺序也告诉我。顺便，我也想知道那时候用过什么道具，怎么使用的。」

当然，上条不懂魔法。

但是，上条的右手存在着不管知道还是不知道，只要是与异能之力有关的现象和物品全部消除破坏的能力。把提到的东西全都破坏的话，应该就和击退米夏有着相当的联系了吧。

莎夏对突然说出这些话的上条，似乎还抱有怀疑。

可是，从阵阵震动中也能知道，现在空中飞着的天使，正在朝学园都市的航空部队和俄罗斯地面上，放出一波又一波的大规模攻击吧。以「共同利害」为接点，莎夏慢慢开口。

「……解答二，我醒来时，仪式已经结束了。所以我才有机会逃走的吧。周围除了主谋者还有很多俄罗斯成教的魔法师，常理来说我是不可能逃这么远的。也就是说，大事一了，趁着他们刚一放松下来的缝隙，我就飞奔出了仪式场。」

「这样也没关系。逃跑前，看到仪式场里有什么了吗？」

那个右方之火竟然会留下这样的漏洞，而且，可以从不把几公里当回事的右方之火手中「逃走」，这让上条十分惊讶。这些话上条没有说出来。或许右方觉得在天空的封闭要塞中是无处可逃的吧。

莎夏没有理会上条在想什么，

「解答三，仪式场是十字教的样式。四大属性中，很奇怪地以集中运用「火」而设置的……本来，用作攻击的极端手段另当别论，仪式上应该配备四大属性一整套才能有所成果，那个被称作右方之火的男人的仪式场力，过于强调单色统一了……」

说明继续着。

但是上条看着自己的右手。

可能还有别的方法。

右方借莎夏召出了天使。这次和「天使坠落」时不一样，没有寄宿在她的体内，而是纯粹的天使现身。但是考虑到「利用莎夏召唤米夏」的话，或许应用的理论是一样的。果然，为了使大天使稳定存在，莎夏是必要的。

那么，或许莎夏和米夏是灵魂离体那样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上条使用幻想杀手的话，接触到莎夏，可能就会对米夏造成伤害。毕竟，天使也是魔法力量的凝结块之类的存在吧。

（……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米夏·克洛伊洁芙也在乱打一气，对四周进行无差别攻击。除了学园都市和俄罗斯军队，周边的居民可能也会被卷进来。）

上条确认状态般的开合右手。（罐子：当麻乃真是堕落了，居然以这种理由公然……）

（那么，只能把能做的事全部试一遍。现在能做到的，就只有我了！！）

「补充说明，仪式场的举行地点……从要塞的行进方向来看，在这个「伯利恒之星」的最右端。很可能这也是为了利用象征「火」的天使「似神者」（米迦勒）的记号吧。虽然是相当彻底的做法，但是考虑到现在战场上飞舞的天使是「神之力」，也就是水的象征，故而连我都觉得有相当大的违和——咿呀哇啊！？」

突然莎夏的后背僵直，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上条的右手朝她的脸蛋伸了过去。

没注意到莎夏的身体微微发抖的样子，上条连续触摸着头、肩、腋、腹、大腿这些地方。

「……不对。这里也不对。这里也是，还有这里。米夏那边也没什么变化嘛。这个办法行不通吗。总之试试背后吧。话说回来，多么乱七八槽的服装啊……」

「……」

和窸窸窣窣说着什么的上条相反，莎夏无言地挥起了L型拔钉钳。

当！的一下，用尽全力击出的直角部分，狠狠地打在上条的太阳穴上。

「……问题二，你是与瓦希莉莎有着相同灵魂的人吗？」

「唔啊！？什么，啊疼疼疼！你说什么，哇西力，啥？」

躺在床上手脚抽搐的上条迷迷糊糊的喊道。莎夏接二连三的挥下拔钉钳的直角部分之后，终于认识到这样乱七八糟下去事态是不会有进展的，于是把拷问具收回了腰带。

「解答四，右方之火这个人设置的仪式场并不是很高级，使用的灵装也相当常见。我不认为用那种东西能控制「天使」。」「……「特制品」只有莎夏本人，为了引出她的性能，或许只用这些就足够了。」

「只是，补充说明，还有一个没见过的灵装。」

「灵装？」

上条不禁地重复道。

或许与茵蒂克丝的远程控制灵装有关。

「解答五，具体说是「杖」。不，本来，「火」所象征的武器便是「棒」或者「杖」，所以这东西本身并不奇怪。」

「这又怎么了？」

「补充说明，通常，象征着「火」的「杖」，在其涂成红色的棒身上，都镶嵌有顶端宝石。但是，这个「杖」却没有。」

「？」

「再次补充说明，具体来说，这样，一只手握住的圆筒，侧面有很多细细的环。很像是拨号式的挂锁。（译注：就是那种有转盘，对密码的锁。）那个东西，就放在仪式场正中。」

「……」

那个灵装，有印象。
茵蒂克丝的远程制御灵装。
右方之火使用十万三千册魔导书的知识召唤了米夏·克洛伊洁芙吧。瞬间，想到这里的上条，从莎夏的话里找到一丝违和感。
右方只要操作手上的灵装就能支配茵蒂克丝，必要的知识根本就是手到擒来。
特地改造灵装，让它成为「杖」的一部分是为了什么。
上条想了一会，然后喃喃道：
「……不会吧，使用灵装「远距离操作别人」的效力，来控制米夏·克洛伊洁芙吗……？」

7

「这样总算逆转了，吗……」
莫斯科宫殿内，俄罗斯成教司教，尼克兰·托尔斯泰喃喃自语。
他手中是书本一样的通信用灵装。
现在和右方之火通信中。
「米夏·克洛伊洁芙的显现我们这里都能确认得到。真亏了你能把那么庞大的「天使之力」归整到一起啊。总之，那个作为战力来使用毫无问题，赶快帮忙把学园都市一举击溃吧。」
尼克兰身边除了通信用灵装，还有不少地图和资料之类的，堆放在桌子上。
「对方使用的大多是用AI远距离操作的无人部队。首先从破坏他们的指令所开始下手吧。最优先的是击溃沿着东欧逼近莫斯科的EU战线。这之后是排除北冰洋上空的航空部队。地图和部队的动向由我们提供。收到了就赶快——」
<呼呼>
这时。
确实，尼克兰听到了右方的笑声。
<不会吧，虽说是不能完全，但毕竟掌控在手中的是水之大天使，想做的事怎么只有这种程度呢。>
「你在说……什么？」
<所以我才觉得你做到司教也就封顶了。世界上不合理的事太多了，或许这才是正确的吧。你不适合当总大主教哟，绝对会把组织领向灭亡的。>
「你在说什么！？右方之火！！」
笼统的话语中连职位的事都提到了，尼古兰不由地激动起来。
但是右方之火没有变化，依然在笑。
<呐，尼克兰。本人，本大爷，可能为了你们俄罗斯而动用自己的财产吗？那是不可能的吧，就算状况相反也是。>
「你，你这家伙。」
<我的财产就要为了实现我的目的而使用。总的来说，你们帮我争取了时间，真是辛苦了啊，尼克兰·托尔斯泰司教殿下。对你来说，这样的角色最合适了。之后就随便去和学园都市打打，随便被灭掉就可以了。>

「哼！」
尼克兰的感情爆发了。
但不是愤怒。
更像是为了这个时机而准备的的东西终于没有白做时的喜悦。
「愚蠢啊右方！！你连根本上的东西都没搞清楚呢！你手下的漂浮要塞，可是由俄罗斯成教的术式组合起来的，你忘了吗！？」
<……>
「派遣去的两百名魔法师可全部都是我的手下。你以为我可能什么小动作都没有吗？我一声令下，要塞会即刻分解，变成无数碎片散落到大地上哦。」
「神之右席」能使用常人无法使用的术式，相对的，他们无法使用普通人可以使用的术式。右方之火向俄罗斯成教请求帮助，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也就是说，要塞的建造，「普通的术式」是不可或缺的。

然后。
想要解除建造时使用的术式中夹杂着的「尼克兰式陷阱」，也一样。
「怎么办啊，右方。」
尼克兰敲诈似的说出这番话。
平常总是靠着渔翁得利不断爬到现在这个地位的男人，早就习惯了这种做法。
「我是不知道你要用要塞做什么。但是考虑到至今为止的周密准备，这一定是你计划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吧。破坏掉这个没关系吗？」

赢了，尼克兰想到。
主导权完全落入自己手中。
「顺从我们俄罗斯的意志的话，就没有分解那个要塞的必要了。毕竟，事物要有优先顺位的嘛，右方。首先是俄罗斯的事务，之后再有空闲的话，你去做你想做的就好了。当然是不会使俄罗斯感到困扰的范围内呐。」

<哈哈>
右方之火小声笑了。
尼克兰皱起眉。
和预期的不同。
不是伴着放弃的感情发出的自暴自弃的笑声。右方之火，确实表现出听到一个无聊的玩笑之后忍俊不禁的样子发出了笑声。
也就是。
失声而笑。

<如果你是认真考虑过以后才想到这个策略的，那你已经连司教都没资格当了哟。>
然后。
嗤啦！！尼克兰耳边响起了似乎是纤维切断的声音。不好的预感。分解要塞建造用术式所必要的魔法丝线被切断了。
<单纯「神之右席」的话无法使用一般魔法。是有这回事没错，但不觉得不太合理吗。你觉得本大爷到底为什么特意攻入英国，去拿那十万三千册的远程控制灵装啊。>

「怎么会……」
本应该紧握在手中的主导权，像是活蹦乱跳的鱼一样从手中溜走了。
<本大人在四大属性中掌管着「火」没错，但不止于此。本来，四大属性就在位于各自方向的顶端的同时，也包含着其他的属性。使用魔法所必要的东西全部包含在内了哟。>
「可以使用……？你，能使用除了「神之右席」力量之外的，怎么可能！？」
<为了成为「神上」本应全部背弃是吧。这只是如何灵活运用的问题。如果能做到适当区分的话，储备作为人类的知识也不是不可能的。再说，当一切完成之时，神圣之光必会吹散一切人类知识这般微不足道的黑暗。>
也就是说，右方呢喃道，
给予了肤浅的司教最后致命一击。
<请求魔法师的帮助，是为了得到必要的术式的情报，同时是让俄罗斯一方麻痹大意……所以，不好意思但是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死命抓住的救命之网，也被我切断了。关于那两百个魔法师就由我来负责处理吧。所以嘛，不要介意了。好好同归于尽就是了。>
通信被切断了。
单方面地。
世界上个人的价值的差距，在此刻被明显彰显出来。一边是左右着世界命运的「神之右席」的顶端。一边是被无情舍弃的司教中的一人。
尼克兰·托尔斯泰暂时思考了一下这件事。
然后，怒气完全爆发了。
把书本形状的通信用灵装狠狠摔到地上，这次他抓起了移动电话。通过装有政府高官用的暗号通信芯片的电话，他向别的部下发出指示。
「把「家底」拿出来。」
含有令人恐惧的意义的话语。
尼克兰已经完全无视这个命令会使俄罗斯陷入怎样程度的窘境，只是大声吼叫着。
「现在就把那个要塞给我轰掉！！现在！！」

8

圣乔治大教堂中，茵蒂克丝和史提尔的战斗还在持续。
但是这场战斗不是一场对抗。
一介魔法师史提尔和自由操纵十万三千册魔导书的魔导书图书馆，战力原本就不怎么平衡。
「第十三章第九节。维持飞行道具的攻击范围。」
乓！茵蒂克丝背后的红色翅膀大大的展开。
血沫一样飞舞的赤红光芒，像激光似的袭向史提尔。还不是一发两发的事，而是从各种角度，数十发同时攻击。
「……！！」
史提尔没有当场毙命，完全是靠了地利的优势。
因为部分地板的塌陷，史提尔他们落向地下灵装保管库。
在慌乱中随手抓起的灵装中注入魔力，使其发动。
名叫「弗伦尼尔的石材」的板状石块发出银白色的光，成功弹开了茵蒂克丝放出的红光中的四发。
剩下的全部杀到，扯碎了灵装的银白色光芒。
史提尔靠着蜷身打滚好不容易躲开必杀的光线。
（……看起来，那孩子的脑还是在控制着肉体啊。远距离制御灵装最多也就是发送些必要的信号，行动必要的参数则是使用茵蒂克丝体内早就存在的数据。那么，让茵蒂克丝失去意识就能阻止她了吧。）
再增加她负荷的话虽然很不忍心，但只能做了吧。史提尔确认着怀里剩余的符文卡片。不光是火焰，以「驱散闲人」为中心，能产生其他效果的卡片也有。根据组合顺序的不同能产生各种效果，其中包括夺取特定某人意识的效果。
虽然到目前为止，都因为不知道远程控制灵装的相性而无法估计风险，所以没用出来。但现在没有迷茫的时间了，必须尽快将茵蒂克丝无力化，在精神上拘束起来。

问题是，
（在那种程度的猛烈连击面前，怎样才能贴近那孩子的身前啊！？）
咚！！就在这时，巨大的声音响起。
地下灵装保管库的大门打开，很多修女冲进来。
「史提尔，我们掩护！！快重整姿势——！！」
「停下！！」
史提尔立刻喊话回答，但已经晚了。
「第八章第四节。感知到魔力的精制。确认力量持有者为敌对人物，进行行动能力排除。」
啪嚓，茵蒂克丝额边进出火花。
接着，茵蒂克丝放出了巨大扇形冲击波。冲击波横扫那些本应有某种程度的灵装保护着的修女，轰飞了地下灵装保管库的一面墙壁，把敌对者全部像推土机一样掀到了远处。
（主要战斗人员都被派往多巴海峡和国外了。留在这里的大多是联络员。这样下去就要被干掉了。）
茵蒂克丝看看周围。
墙壁和天花板……感应着藏在它们后面的魔力反应。
「第八章第四十七节。对敌人迂回可能性较高的因数进行排除。」
轰！！啪！！接着，她发出巨大的光柱般的东西，毫不费力的将有魔法保护着的墙壁和天花板贯穿，把圣乔治大教堂里各种魔法结构一一破坏。
（不妙。这样下去连支援前线的大规模灵装都用不了了。）
就在这时。
崩塌的天花板边缘，有个人站了起来。萝拉·斯图亚特。站在英国清教顶点的「最高主教」。
（……援，护……？）
不自觉地开始期待起来的史提尔，马上就发现自己错了。
她摇晃双手，显摆着什么。
夸耀一般的。

（那孩子的……远程制御灵装！！）
援护什么的怎么样都好了。
无言的提示，表达出的意思非常简单。

不赶快行动的话，就要用这玩意咯。

史提尔恨得咬牙切齿。
实际上，现在早已经超负荷的茵蒂克丝，如果再加上远程控制灵装，会变成什么结果也隐约可以预见的到了。
他取出怀中的符文卡片，强行灌注魔力。
炎之剑产生。
像是被吸引住了一样，茵蒂克丝的双眼再次看向这边。
「第二十章第六节。最优先目标再设定。高危险度因子再计算完成。」
史提尔等到对方开始注意自己，便跑向地下灵装保管库。待着这里也只能增加伤员。总之先把对方引诱到合适的战场再说吧。
史提尔背后，少女毫无慈悲的声音响起来，
「准备结束。开始攻击。」

行间 五

白茫茫的雪原上，御坂美琴抬头仰望着。
这样看着，载着那个刺猬头少年的巨大要塞似乎在缓缓上升中。好不容易来了俄罗斯，可是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汇合啊。
（……啊啊啊！！都跑到这里来了总不能再回去吧！！总之先找找接近的方法！！）
怎么想也觉得那个刺猬头少年就位于这场混乱的中心。竟然跑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中心，这家伙到底是何种程度的笨蛋啊，不过说教的话还是等把他拉到安全的地方再说吧。
这时，旁边的妹妹这样说道，
「夹克衫口袋里露出来的，那个青蛙的挂饰到底是什么，御坂好奇心旺盛地提出问题。」
「嗯？叫呱太哦。是9月30号把那个家伙拽出来的时候，在手机的促销活动上拿到的。」
「……10032号的项链也好，这个挂饰也好……果然学园都市组有相当的优势啊，御坂暗示要改变策略。远距离是很痛苦的。」
美琴啪叽啪叽地眨着眼，但是像抱布偶一样抱着俄罗斯制半自动冲锋枪的妹妹没有再多说什么。
她看着头上的要塞。
「总之想办法支援那个人吧，御坂提出议题。」
「……是这样没错但是，具体怎么接近都是问题啊。差不多有5000米的距离了吧。我的磁力也不可能到达这种高度啊。」
「在空中准备数个「中继点」，分阶段上升高度如何？御坂提出适当的主意。」
「怎么做？」
听到美琴的提问，妹妹看了看四周，指着半毁的俄罗斯制短距离导弹发射车说，
「首先发射导弹。」
「去死。」
美琴全盘否定。
「但是，普通的军用直升机到不了那个高度呢，既没有密闭性，要塞本身也在升高。真想去的话要靠飞机啊。」
「（……在绝对不可能的情况下突然飒爽地现身或许是一发逆转远距离劣势的绝好机会啊，御坂呜呼呼的笑着开始将不良的妄想散播到网络中。）」
「喂，有什么东西从嘴角漏出来了哦。」
一副败给你了的样子的美琴说道。这时，妹妹突然抬起了头。
她把注意力集中到头套似的无线装置上。
「窃听了俄罗斯一方的通信，御坂报告到。与一般军用通信的暗号方式不同。尼克兰·托尔斯泰这个名字反复出现，这大概是某个独立部队的通信联络，御坂推测。」
「？」
「似乎是为了应对上空漂浮着的要塞，打算从地面实行大规模攻击的样子，御坂概括着具体的内容。」
「唔嗯。不妙呢。这不是要把待在那的那个笨蛋也卷进来了吗？」
说实话，虽然不想知道那个奇怪的要塞会变成什么样，但是一想到连熟人也一起被炸掉还真是让人睡不好觉。想办法接近空中的要塞也很重要，但是首先还是阻止地面上的攻击比较好吧。
「那么，那些家伙要用的武器呢？虽然刚才发射了一些短距离地对空导弹，但总感觉不只是那种程度吧。」
「Nu-AD1967」
「那是啥啊？」
「这是美国的称呼，御坂继续说明到。这边则是称作「阿帕斯纳斯齐」的样子，御坂继续窃听着通信内容。」
「所以说那是啥啊？」
「前苏联制的战略核弹头，御坂报告到。」

第八章 努力之人的多边反击

——Combination

1

米夏·克洛伊洁芙。
那具天使，巨大的身体本身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保持着二十岁左右的女性的外表，正是神话中唯一以女性的样子所描绘的天使。
但是细节上明显与人类不同。
体表完全覆盖着一层滑溜溜的布来代替皮肤，脸上没有眼睛和鼻子，这些器官全部都以布的凹凸来表现。后脑再以向后铺散的形状来代替头发，像薄膜一样展开。
皮肤和装束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完全一体化了。白色的布表面，还分布着金色的叶脉一样的东西，到处都还带有同色的别针（被惊到的罐子：这么说还是难道内核是INDEX本人？！）。整体上比起白色更接近于灰色，但是全身都散发出淡淡的蓝光，如同银幕上的映像一样变化着外貌。
冰之翼。
数量大概在一百左右。
大小从几十厘米到一百米以上都有。
简直像是朝天耸立着的巨大剑山一样的无数冰翼，有着一一种结晶构造特有的美感。仿佛人们一直想再现出来但是仍然与「天然」的东西所有区别的那种宝石般的美感。
但是。
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展开的学园都市部队的每一个人，都没有被那个美丽迷住。
因为他们知道那个东西的恐怖。
不，他们是被迫知道的。

轰！！！！
挥动着无数的冰之翼，米夏强行冲向了雪之大地。

米夏的行动非常单纯。
从空中一直线地降落到战车和驱动铠之类密集的敌阵中央，如同小行星一般着陆的同时，背后伸展出去的三位数的冰翼狂乱地向四面八方飞去。
仅此而已。
这种像巨大的印章砸下来一般的举动，把至今席卷了大国俄罗斯的学园都市的部队，如同被顽童蹂躏的蚂蚁队列一般吹散了。
<呜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拉开距离！炮击的话太近了！！>
<哪来那个工夫啊！？>
坦克开始猛烈地后退，险些就把己方的驱动铠碾过去，炮塔准确地旋转了过来。
炮口喷出了火舌。
轰！！伴随着仿佛要把内脏都搅出来的巨响，能够钻进装甲内部再起爆的炮弹，以猛烈的势头撕裂空气飞了出去。
天使连头都没回。
铁塔一般的巨大之翼，仅仅是挥了一下。这一挥就超越了音速，搅乱了空气，甚至留下了飞行云一样的残留物，以压倒性的力量放出的一击，就把坦克发射的小小炮弹轻轻地打落了。
没有跟进反击。
米夏的行动原本就没有拘泥于胜或败的战斗行为。
「anhwr次nxdp」
咚！！在产生爆炸声的同时，米夏已经飞到了一千米的空中了。
学园都市的部队的展开情况，从一千米程度的空中就可以一览无余了。
下面的人群仿佛火山口一样中间凹陷了下去。米夏决定了下一个着陆点。
紧接着。
米夏·克洛伊洁芙就像先前一样，一直线地朝部队正中央降落。
「nipserg次nsig」
「sbrg次snmtph」
「nithg次gbsvrfl」
咚！！轰！！米夏就这样不断剝去一块块的学园都市的部队。对于米夏来说，并没有敌方和己方的概念。完全进入了乱战状态，连俄罗斯方面到处逃窜的坦克和装甲车也一并干掉了。
压倒性的光景。
从残破不堪的空罐头一样的坦克里爬出来的学园都市的坦克兵，和一个全身脱力瘫倒的俄罗斯军的步兵对上了视线，但是他们没有互相用枪指向对方。俄罗斯步兵只是呆呆地摇着头，学园都市的坦克兵也完全理解了对方的心境。
这已经不是战争了。
所谓战争，也不过是人们制造出来的生活旋律的一种而已。
这是真正的灾难？
在真正的灾厄面前，人们无所适从。
「hbsugzevnzf次sboisngrger」
这是说出的话语。
人类的耳朵听不见，头脑也理解不了的话语。
简直像是喉咙被刀刃刺了进去一样的声音。士兵们刚抬头向空中看去，破坏的天使就君临了下来。米夏的动作没有改变，连攻击的方法都不会有丝毫的不同，大概把这当成了是一种无聊的事务性工作吧。在看见米夏的脸转向这边的时候，下一个瞬间就已经如同小行星一般毫不犹豫地砸下来了。
下次就死定了。

能够活到现在简直就等于是奇迹。

此刻，所有幸运都被用完了。

「……」

学园都市的坦克兵全身脱力，嘴角上浮现出一丝似笑非笑的表情。

俄罗斯步兵也差不多是类似的表情吧。

紧接着大天使就砸了下来。

毫不留情地。

以给与所有生物死亡为目的。

轰！！爆炸声炸响了。

不过，这次不是米夏·克洛伊洁芙着陆的声音。

而是某个人物在空中和大天使撞在了一起的声音。

到底发生了什么，学园都市的坦克兵和俄罗斯军的步兵都没能理解。他们连认识到自己的生命还在存续着这个单纯的事实的时间都没有。

与大天使对抗的是一名女性。

身穿燃烧一般的火红礼服，右手拿着闪亮的剑的金发女性。

尽管身处高空三千米，这种明显脱离了人类的可能行动范围的地方，这名女性就如同火箭一样射了出去，和大天使一地对一地对抗着。

第一次，米夏偏离了轨道。

失去了大半威力和速度，滑向了轨道旁边的米夏·克洛伊洁芙体，倾斜着向地面坠去。这次没法再轰出一个凹点。米夏在地面上弹了两下、三下，冰之翼插进了地面强行停了下来。大天使的周围，两军的部队慌忙四散逃离。

这是什么？

发生了什么？

虽然学园都市的坦克兵产生了动摇，但是还没让他有仔细思考的时间和平静下来的闲暇，在上空打落米夏的红色礼服的女性，就在离坦克兵很近的地方降落了。

根本就没用降落伞。

仅仅是靠双脚就缓缓地落了下来。

「诶、诶、诶！？」

咯啦咯啦发抖的坦克兵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那名女性就降落在了坦克兵的后面，不过完全没有注意他。她轻轻挥动着光之剑，盯着大天使的方向。

盯着那个，连一分一秒也不想入眼的恐怖的对象。

「……哎呀哎呀，就算想把神之使者搬出来，这个东西和一般的怪物又有什么区别啊。本想找个天使来听听天国的秘闻的，可别是连一般的对话都听不懂吧。」

完全一副不屑的口吻。

然而，

「好歹也算是有一国的公主，多少讲点礼仪如何啊？……话说回来，听了你的花言巧语被骗到这个连拿破仑都受够了的地方，我也没什么义务来管你的闲事。」

（啊！？……什么，什么时候出现的！？）

听见了另一个女人的声音回过头去的坦克兵，看见了一个身着宽松白色装束，脸色苍白的女人。

不，不仅如此。

「话说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开打，也就说明事态已经非常严峻了。果然敌人也准备好了和卡提尔同级，甚至更高纯度的个体。」

这一次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个子很高的身穿西装的男人，他身后还率领着几百几千个人。难以置信，虽然周围地形多少有点起伏，但基本上都是平原，不存在可能隐藏得住如此数量人员的隐蔽物……

对于西服男来说，现在似乎不是悠闲地听红色礼服女和脸色苍白女说话的时候。

但他还是满不在乎地和她们交换意见。

「你的武器无效化的术式果然对她无效吗？」

「恐怕等级差得太远了。而且那个冰翼很可能并不是武器，而被认为是肉体的一部分。」

「「必要之恶教会」在干什么？就不能把那个「圣人」派来？」

「似乎在她看来，对学园都市和俄罗斯军双方的负伤者做应急处理才是最优先的吧。对她来说，战斗是救援手段的一种，而且这个情况下，貌似「其他的方法」会被设定为更高的优先级。」

听了骑士团长的话，琪雅丽莎哑了匝舌。

「倾国之女」的眉毛跳了一下。

「以「清教派」的对应来看，应该说还蛮正当的吧？」

无视斜着眼睛瞪过来的第二王女琪雅丽莎，法国的圣女继续说道。

「说到底，至今为止清教派的部署总是杀戮过度呀。」

「用不着你说我也知道。」

琪雅丽莎嘟囔道。

「哼。这么说来，果然还是得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处理掉啊。」

铿！！光之剑再一次挥起。

她对正握着各种装饰的剑，皮肤病态般惨白的女人说道。

「上吧，法国人。」

「只不过是倚仗着移动要塞格拉斯顿伯里而已，有什么可得意的。从给德兰达尔灌注法国的力量那时候开始，我就很想用它把那个东西干掉了。」

咯啦咯啦嘶啦嘶啦，响起了异样的声音。

落在不远处的米夏，开始把冰之翼从地上拔出来的声音。

红色礼服女手中的光之剑向前指去，无畏地宣言道。

「来吧怪物。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等手中也汇聚着同样的大天使之力！」

英国第二王女琪雅丽莎。

法国的圣女「倾国之女」。

她们所采取的行动非常地单纯。

从正面向米夏·克洛伊洁芙开始突击。

呜呜呜咚！！！！！！爆炸声比她们在战场上的行动还要慢一拍。炮击声一般的巨大声响，其实是超过了音速的冲击波。在接近大天使的同时左右分开的琪雅丽莎和「倾国之女」，像巨大的剪刀一样瞄准米夏·克洛伊洁芙的首级而去。

无论谁此时都睁大了眼睛看着。

两人的剑各自没入了米夏的冰之翼中。

仅仅一瞬间。

如同割杂草一般的势头，无数的冰翼被两人的剑斩飞了，似乎就要这样一口气取米夏的性命了。

米夏·克洛伊洁芙的两只手动了。

像电车的门关了起来一样，两只手掌由外向内合到了一起。

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刚才还不断砍飞了招来死亡的冰之翼的卡提尔和德兰达尔，甚至连给大天使的手掌造成点擦伤都做不到。仿佛被轻柔地吸住了一样，两把剑的动作停止了。

天使的头部慢慢转动，没有眼球的眼瞳定睛看向了琪雅丽莎。

紧接着。

咚！！响起了爆炸声。

琪雅丽莎和「倾国之女」爆发出了各自剑的力量，左右撤出了很大一段距离。虽然没有摔倒，但是鞋底一直在雪上滑行，手掌上还带着噼里啪啦的冲击残留的麻痹感。

「hboirg优nbugb先voraghv」

咯啦，头部略微倾斜了一点，米夏·克洛伊洁芙低声道。

身体重新转向琪雅丽莎的方向。

「nriosgn优先iorseog」

大天使的手掌向前伸出。

发生了些什么。

嗖！！！！！！什么东西掠过了琪雅丽莎的脸颊，把她背后的山丘炸得粉碎。

反应速度跟不上。

在隐约认识到这一事实的时候，米夏的手掌略微动了一下。

修正了轨道。

「！！快闪开野蛮人！！」

在发射的前一个瞬间，「倾国之女」用音速以上的速度行动了。滑出一道圆弧绕过了大天使，从侧面飞身一脚踢中了琪雅丽莎。虽然这种情况对于普通的人类的话很可能导致暴怒的，对她们而言，这种等级也可以算是「善意的行动」。

紧接着大天使的手掌发射出了什么。

雪和土块被炸得到处乱飞，但两人的四肢尚且无恙。

「那什么啊，没法看清啊。」

「「神之力」是传令的使者，恐怕很擅长情报的收发吧。把直觉和预兆的情报加工成诱饵信息，以任意的方向、距离、时机发送出去。你只能依赖纯粹的五感，依赖第六感的话就会错过时机。」（罐子：听着好神奇啊，意思就是说圣斗士以上级别反而打不过吗？）

「hbwiora有nbsitbg效oargwerge」

「不妙啊，好像让她尝到甜头了。」

「都是你让她得意起来的啊野蛮人。」

嗖啪！！米夏背上的冰翼大幅度地展开了，浑身散发出一种违和感。

与先前从手掌中射出某种东西一样，大概是把「从冰翼取得获知预兆的速度」变快了或变慢了吧。

没法取得先手了。

想要预判对方的行动反而会起到反效果。

就在做好了觉悟的一瞬间，米夏的冰翼动了。

超过音速的速度，一百片以上的冰翼一起袭了过来。

「————！！」

咚咔咔咔咔嚓嚓嚓咔咔咔嘶嘶嘶！！！！！！飞溅出无数的火花，已经接近于把加特林机关炮的每发子弹一个接一个弹飞的情况了，这种对于生物性的动作来说更是难度提高了一大截。仅仅是能做出这种动作，作为人类来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琪雅丽莎和「倾国之女」的脸色完全轻松不起来。

由于用来预判的信息里被混入了诱饵，无论再怎么努力，开始动作的时候就已经产生时延了。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进行迎击，也没有转为反击的余力。

陷于了这种单方面承受米夏攻击的状态，不断地消耗着精力。

胶着的战况并不什么好事。

因为完全找不到反击的机会。

「怎么啦野蛮人！！卡提尔不是塞满了和敌人一样的大天使之力吗！？」

「嘁，只不过是单纯算总量的话差不多持平而已，我又没有天使的知识。不是力量的问题，而是技术面上赢不过。你那边呢？」

「光靠埋入剑柄里的「遗物」，力量跟不上啊！而且说到底，我们的目的可是要杀掉大天使这种说梦话一样的事情吧！！」

吱！！什么东西摩擦的声音。

米夏仅靠凹凸来表现的面部，嘴唇的那个部分蠕动着。

「bzso速gz度euipggh上e升rug」

「这个，混蛋……！！居然还有余力——！！」琪雅丽莎的表情僵住了，米夏的行动超出了她的预想。超过一百片的冰之翼。那是。那不是对准琪雅丽莎和「倾国之女」的，而是突然朝向了学园都市和俄罗斯军队的方向。（……混帐东西……！！）紧接着，第二王女琪雅丽莎在超过音速的速度中，硬是扭转了自己身体的轨道，强行切入了大天使和部队之间。为了从天使的残暴下，守护人们的性命。米夏·克洛伊洁芙没有手下留情。因为大天使所等待的，正是这一个瞬间。（原来如此。）在这个瞬间。不知为什么，琪雅丽莎在不自然地缓慢流动的时间里，这样想着。（……使用大天使作为武力的军事行动。我赌上所有民众的「变革」的本质，居然是这种无聊至极的东西。）一百片冰之翼同时飞了过来。同时听见了某人的叫喊声。接着。兹兹兹兹兹兹兹兹兹兹！！！！！！巨大的震动撼动着俄罗斯的大地。

琪雅丽莎咬紧了牙齿，嘴唇的缝隙中溢出了粘稠的鲜血。脊梁骨嘎吱嘎吱地响着。虽然使用卡提尔的力量强行挡了下来，但是身体被上方加诸的力量硬压进了大地的缝隙之间，差点就像被压扁的果汁罐一样连内脏都被挤出来。不过最恐怖的还不是这个。第二王女琪雅丽莎的手掌在流血。产生出光之剑的卡提尔的碎片本体，在重压之下承受不住破碎了。「bndo效果lg确认bsdog」米夏·克洛伊洁芙冷静地观察着。接着。「bguzsegb攻击rlg继vb续rgb」咯呜！！再次一百片冰翼打了过来。仿佛在表示，能够产生效果的话无论几次都会进行反复攻击。然而，琪雅丽莎的手中已经没有光之剑了。连产生它的卡提尔碎片都没有了。无论什么物体都能破坏掉的，所向披靡的冰翼攻击打了过来。

这一次。连声音都消失了。

那一片区域冻住了。以「倾国之女」为首的法国势力、骑士团长所代表的英国势力，加上连魔法的存在都没有正确认识的学园都市和俄罗斯的军队。在对眼前的事情作出反应之前，所有人的动作都停止了。

不过。这不是针对米夏·克洛伊洁芙的破坏力的反应。「……确实，我的剑只不过是利用卡提尔·Second的碎片这种绕弯子的形式来获取英国全土的力量。剑被破坏掉的话力量也就消失了，这确实是常理。」红色礼服女的声音。女王国度的公主。掌管「军事」的女性的声音。「没什么，谁说卡提尔·Second只限定为一个的啊？！」眶！！纯白的闪光喷射而出。还不只是一个。左右手各持一把，甚至还像礼服裙摆的装饰品一样，腰后面还垂着十把剑。（绝倒的罐子：王女大人您无敌了……）「——这边好歹也是连国家都赌上的王女之一，别以为会那么简单就被干掉。」

「hptrn损b伤gurg确认htr」兹眶！！尖锐的声音响了起来，米夏的冰之翼齐刷刷地重新摆出架式。「bauo攻击grln继j续yhbasedfvg确tgseag实trrhgs粉碎yr」琪雅丽莎冷笑了一下。即使在严重损伤的影响下，两腿还在细微地咯啦咯啦地颤抖，她的笑容也绝对不会崩溃。一跌在旁边着落的「倾国之女」对琪雅丽莎说道。「……到达成「目的」为止，你觉得后面还需要花多少时间？」撤退准备正在进行着。学园都市也好，俄罗斯军也好，都在英国和法国的帮助下尽快退去。把士兵从坏掉的驱动铠里拉出来，把伤员安置在还能动的坦克上。

「直到他们逃到可以定义为安全的地方为止。如果说逃到地球的另一侧都还不行的话，那就到那时为止。」「还真是从容啊。」「我倒不这么觉得。」大天使和两名女性再次激烈冲突。挥舞着剑的琪雅丽莎和「倾国之女」都不是毫无损伤。本身就已经以超高速动作的米夏的冰之翼，再加上利用诱饵预兆错开了时机。即使勉强避过了致命伤，身体上却不断积累着细微的伤痕。比起冰之翼的直击，相互兵刃之间的碰撞，导致的破碎的冰之碎片反而更容易造成伤口。

即使如此，被削到的伤口还是无法避免。至此，琪雅丽莎她们都确实承受了巨大的消耗，动作也明显迟钝了，最后大概就会面临遭受致命的一击的困境。话说回来。当然，琪雅丽莎她们就算是想自杀也不会选择站到米夏的面前。光之剑猛地一挥，再次拉开距离的琪雅丽莎和「倾国之女」。「接下来。」琪雅丽莎从礼服胸口取出了小型通信机。「我多少还是珍惜生命的，差不多也该让我使用第二方案了。」「……能不能不要从那种地方拿出来啊，同样身为女性我实在觉得你的问题很严重。」琪雅丽莎无视她，对无线通话机说道。

「待机中的「弹丸十字弓」全车辆听令，立刻发射地对空导弹。」

距战场五公里处的山丘阴影下，包括导弹发射车、雷达之类的辅助瞄准车辆、装载补充弹药的卡车、装填用的吊车，总共三十辆以上的车辆群停驻在那里。其中最主要的是像履带式的卡车一样的不规则形状的车辆。取代本身货台的位置上安装着二十根圆筒形的蜂窝一般的导弹发射器。

不是一发两发这种杀风景的场面。从一辆车上就连续二十发喷射出火焰飞了出去，并列着的其他车辆也同时发射了导弹。又白又长的烟雾侵蚀着天空，一百发以上的导弹在天空中飞舞着。米夏·克洛伊洁芙一开始，连头都没动一下。大概是判断出就算所有导弹直击也没有问题吧。但是很快就注意到了状况。那些导弹是「地对空」的。也就是说目标不是地面上的米夏，而是空中浮着的「伯利恒之星」。「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能听懂人话，姑且说一句，」琪雅丽莎挥着光之剑，浮现出尽可能邪恶的笑容。「你在这里偷懒不要紧吗？根据地的防卫才是更优先的吧？」「buigbsuiezgs失utrsethtsrth」「别那么生气嘛。」感受到凉飕飕的杀气，第二王女轻松地说道。「这和刚才你所做的事不是一样的吗？」咚眶！！爆炸声。大天使朝地面中心发动了小规模爆发。琪雅丽莎和「倾国之女」同时向后一蹬跳开。没有重新摆好架势的时间了。米夏·克洛伊洁芙朝正上方看去，使用冰之翼一口气飞向空中。像火箭一样朝着袭向「伯利恒之星」的地对空导弹群迎击而去。

「倾国之女」放下了德兰达尔，看向空中。「……我不认为那种程度的攻击可以击落要塞。」「打歪了也好怎么也好，天使就是天使。受上面指示的操纵而已。程序对条件进行判断，然后产生行动而已。既然作为黑幕的那个神殿在进行着某种仪式，为了不让仪式失败而制订的指令表，也不是猜不出来的东西。」这样说着的琪雅丽莎，身体摇晃了一下。（……不过负担比预想的要重啊。）与大天使这种不正常的敌人战斗的关系，而且卡提尔的「碎片」也不是能够不断引出力量的。但是，不能在这里退却。战争不是那么简单东西，「军事」的第二王女深知这一点。「地对空导弹也是国家的资源，不可能无限提供的。现在就暂且搬运负伤者以后撤退。那个「标靶」是不可能一直拖住她的脚步的。」使用无线电适当地激励了部下以后，琪雅丽莎思考着。（该死的怪物。）把口中聚集的血块吐了出来。第二王女右手上所拿的光之剑，也是对应于国家的束缚，灌注了巨大的力量。但是，这不过还是人类制造出来的人类的力量。和真正大天使的次元完全不同。（实际问题该怎么办才好，完全看不出能够靠人类的手打倒她的机会啊。）

3

低沉的震动断断续续地持续着。登上了在天空上漂浮着的「伯利恒之星」都感觉到了震动，地面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上条连想象都觉得恐怖。「……还要在提升高度啊。」一边在石造的通道中奔跑着，一边透过等间隔并排着的窗户向外看去的上条低声说道。光是眺望着空无一物的天空，不太容易抓到高的感觉了。不过云层的高度是一定的，云层在远离就表示「伯利恒之星」还在上升。

「解答一，所谓「伯利恒之星」，原本，是预言家目击到的天体。这颗星星闪烁的着光芒，预言家因此确信了「神之子」诞生。」「靠人工的方法浮起来的星星吗，感觉非常地不幸啊。也只好祈祷这玩意不要一直飞到卫星轨道上，也不要变成巨大陨石引发冰河期。」眼前的通道不断在发出嘎吱嘎吱颤动的声音并改变着形状，不过没有发生一时的爆发性的膨胀。有种诞生以后的星星开始冷却下来的安定感。

大小大约为半径四十公里。
一开始上条所在的位置在整体上来看，大概是接近于后方的场所。相对地，莎夏所说的「仪式场」是在唯一一个长度异常的右方的最顶端。既然右方之火的目的地就在那里，那么他大概就在那个附近吧。为了阻止到处蹂躏的大天使米夏·克洛伊洁芙，就有必要前往右方之火所在的「仪式场」了，不过这段距离不像是一介高中生能够徒步穿越的样子。

但是，
（……原本莎夏就是从最右部的仪式场，一直逃到我所在的地方的吧。）
如果她拥有令人惊异的行走能力的话暂且不谈，「伯利恒之星」内部应该准备有高速移动的手段。
「解答二，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已经特地远离了那个地方了，还要选择跑回原本的地方，这实在不觉得是一件好事。」
「那么，莎夏就等在这里也没关系的啦。」
「解答三，如果做得到的话就不会那么辛苦了。」
「这也是啊……。既然找不到降落伞，也没法从这里逃出去啊。如果痛揍了右方之火那个混帐以后，还没有认真想好这个问题的话……」

上条一边说着，一边带领着莎夏在宽广的要塞中前进。
「这个要塞，有几十公里吧，还是右方之火的地盘。光是跑来跑去就把体力消耗掉了啊。」
「解答四，我不认为我有足够的体力。移动工具的话，这边就有。」
终于，找到了单轨列车。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当移动工具来用的，居然只有一辆而已。与其说是列车，倒更像是汽车的亲戚。

当然，不是魔法方面的东西。
莎夏歪着头看着不知所措的上条，
「问题一，你不坐吗？」
「不，坐，也只好坐它了……。为什么这种遗迹的大杂烩一样的地方会有单轨列车啊？」
「解答五，你问我我也很困扰。」
稍许回想一下，在右方的基地中，遗迹一样的内部装饰中，本来就进行过工事修整，到处布置着支点和铁架。从一开始，这些设计大概就是为了「组合」而考虑的吧。
（……蕾莎说过，俄罗斯成教的魔法师大概有两百人以上，为了保证设施的有效运作，因此有必要保证现有设备的整备工作吗？）

上条他们乘上了单轨列车。
虽然上条不知道操纵方法，莎夏似乎也同样。不过在指定了目的地以后，接着机械就自动开始工作了。硬要说起来的话，更像是电梯一样的东西。
原本在要塞行进的单轨列车，突然像是从通道里飞了出去一样，完全暴露在了天空之中，沿着朝要塞下方的铁路前进。一片天空。
完全漆黑一片，一颗星星也没有的黑暗天空。
「伯利恒之星……」
莎夏也看着这片人造的黑暗低声说道。
「私人意见——…告知「神之子」到来的星星。右方之火只是以人工物体再现出来出来而已吧。」
虽然下面的云层很厚，不过到处都有缝隙。透过缝隙可以看到点点滴滴的红色的光芒。那不是夜景，很可能是发射炎。
上条想起在某个电视节目里看见过，从卫星上观察下的亚马逊，制造火田的区域就带着红色的光辉。（译注：即火耕之田，焚烧草木开垦田地。）

咯啦……，上条不由地咬紧了臼齿。
这个时候。
地表的红色光芒接近了，还喷射出水蒸汽之类的东西。紧接着因为云层的流动而遮掩住了，不过突然之间厚厚的云层就被冲开了。圆筒形的物体带着暗淡的光芒从中间钻了出来。
「地对空导弹……！！？」
还不是一个两个、五十个、一百个的喷射炎在夜空中形成了风穴。
大概是想绝地反击吧，那些导弹的一部分往上条他们做在的单轨列车的要塞下面打去。这样下去就要直接命中了。就算打不到车厢上，一旦铁轨被破坏掉的话，也会连带着一起落下去的。

然而，现在即使想回避也已经无能为力了。
在狭窄的单轨列车的车厢内，根本就没有能逃的地方。
爆发声炸响了。
单轨列车的玻璃窗四散破碎，烈风灌入了车厢内。就算盖住耳朵也感觉到阵阵疼痛的上条，突然注意到了。
这不可能是导弹的直击。
如果是直击的话，单轨列车一定会变成破碎的空罐头一样吧，上条和莎夏也应该必死无疑了。
某个人物把导弹击落了。
上条看见了。
在降到冰点以下的车厢内，他几乎停止了呼吸。

那正是大天使米夏·克洛伊洁芙。
生出巨大冰翼的怪物，配合着和单轨列车一样的速度在飞行着。

上条已经不去注意那些断断续续爆炸的导弹了。
极度的紧张绷紧了上条的神经。
大天使还在不断地挥动着冰翼，单方面地迎击最新科技制造出来的无数的导弹。
「……」
重新从近处观察，她的威容仍然令人惊异。
从远处看的时候只不过是「人类的轮廓生出巨大的翅膀」，从近处来观察的话，和莎夏又有点像又不像的感觉。本身身高接近两米。按照神裂的说法，「神之力」似乎是女性的天使。不过实际上看来，那个面容上没有表情，就像是还在制作中的西洋人偶的脸一样。半吊子地浮现出来的凹凸，更带给人一种奇怪的妖艳感。
要说是女性也确实有点像，比起像不像女性的问题，更有一种不详的感觉。
皮肤和装束没有区别，顺滑的白色布料显示出了身体曲线。布料到处都留着金色的别针，整体的颜色只有白色和金色两种，但是由于身体上发出的银白色光芒的关系，带给人一种银幕似的感觉。
作为头发的部分，只是以白色的布料向后方展开来表现出来。虽然上面还能看见百合花，大概是表示什么宗教上的意

义吧。
在头发碰不到的地方，还有水做的一个小小的圆环浮在那里。不知道是具有什么样的法则，相应于天使的动作，圆环的回旋速度会增加或减缓。

作为纯粹十字教徒的莎夏，看见那个天使不知道会怎么想。
还没等到上条确认这一点。
他和大天使的视线相交了。
她的脸部只有凹凸而已，连能称之为眼球的部分都不存在，但是上条仍然产生了一种感觉脊背发凉的不详的感觉。
米夏·克洛伊洁芙，只是做了一个微微歪头的动作。
紧接着。
她背后的巨大之翼，开始像弓弦一样积蓄着力量，明显是要对这边的单轨列车进行攻击的动作。
（……不好……！？）
右方之火说过，上条的右手和莎夏的肉体，对于自己的计划来都是必要的。
但是。
米夏·克洛伊洁芙或许和这些没有关系。
她似乎在用那个仅有凹凸表现的脸，注视着上条的右手。
能够打消各式各样的异能之力的右手。
对「她」来说，大概是被可以称之为天敌的存在而吸引过来了吧，米夏·克洛伊洁芙挥动起了冰翼。

眶吱吱吱吱吱！！岩石与岩石碰撞发出的极其凄厉的声音。

一瞬间。

吃惊地以为心脏就要停止的上条，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这一次，不是米夏·克洛伊洁芙对上条他们施放攻击的声音。
不如说正相反。
从侧面突然切入的某人，以猛烈的速度像锥子一样飞踢过来，把米夏·克洛伊洁芙踹飞的声音。
「问、问题二，到底发生了什么——！？」「
莎夏呻吟道。
连对大天使都能有效进行打击的存在，本应是不存在的。但是，这是在五千米以上的高空。居然能来到这种地方，这本身对于普通的魔法师来说就已经是很困难的了。

但是上条知道。
连「圣人」都能够打倒，和魔法的天使米夏·克洛伊洁芙，唯一能够对抗的存在。
科学制造出来的存在。
AIM扩散力场的集合体。
散发着紫电，背后伸出数十片羽翼的人。
「风斩，冰华……！！」
在顺着单轨列车的速度猛灌进来的烈风之中，上条叫出了那个名字。
（……那家伙，为什么在到这里……！？）
不觉得她会听见。
但是，她曾有一瞬间，扫过这里一眼。
只有非常微小的一点，她的脸上浮现出了像往常一样的柔弱的神色。
紧接着，直径朝米夏冲去的风斩，带着一种从未见过的斗争之心。
9月30日，生出天使之翼状态的风斩，曾经被第三者强行操纵过。但是，她的视线里，没有感到当时的那种危险光芒。即使出生的方式不同，身体的构造也不同，但是她的眼中有着人性的光芒。虽然头发变成了金色，头上还有一个圆环，背后生出了羽翼，但她毫无疑问是上条所认识的风斩冰华。

交错的只有那么一瞬间。
为了阻止米夏的追击，在那里静止住的眼镜少女，离单轨列车只有一点点距离。
通道的……要塞的另一个入口就在眼前了。
但是就在列车冲入那个通道的前一刻，可以看见被踢飞的米夏·克洛伊洁芙以一道弧线冲向了风斩。像是要对抗一样，从风斩的右手，伸出了一把像不详的羽翼变形而来的奇怪的剑。
不知道她们后来怎么样了。
因为紧接着，单轨列车就冲入了黑暗的通道之中。
然后。
嘶嘶眶眶眶眶眶轰！！！！！！下一个瞬间，凄厉的震动炸响了。如果没有冲进通道的话，光是那个余波大概就足以把列车炸飞了。

「可恶！！」
上条冲到列车的最后面，但是从这里果然还是看不到空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回事？到底怎么样了！？）
连续还爆发出了两次、三次同样的冲击波，似乎还没有分出胜负。
由学园都市的AIM扩散力场所支持的风斩，为什么会在这里，说到底，那个柔弱的少女为什么会战斗。上条什么都不明白。

总之，需要做的事只有一件。
不只是茵蒂克丝，也为了守护她的「朋友」，必须尽快把米夏·克洛伊洁芙的动作停下来。

风斩冰华。
背后生出异样羽翼的少女，其实她连在空中飞舞都是第一次。原本她根本连这个羽翼有没有这种一般性的机能都不知道。不过这不是问题。即使想到了使用方法，也不需要再掌握些什么。仿佛就像是为了把风斩所希望的效果发挥出来而自动变化的一样，散发紫电的无数羽翼就产生出了她所「想到的」浮力。

守护「朋友们」。

抱着这样的想法来到这里的风斩，并没有在这里找到她。却发现了和自己似乎相同的存在，而且那个存在正打算杀死乘坐着单轨列车的风斩的恩人。

在五千米以上的高空中，风斩瞪视着眼前的敌人。相似者。

和人不同的，看似女性的存在。背后生出巨大的冰翼，头上顶着小小的圆环。在某种力量的聚合体的支持下的存在。拥有实在过于巨大的力量，非常容易就会对人类造成伤害的危险性的存在。

在对峙的时候，就有种相似的感觉。终于，风斩冰华意识到了。

原来如此。

就如同天使一样。

这到底是面对眼前敌人的感想，还是对于自己自身的感想，风斩冰华也区分不太出来，也没有必要区分。很可能对于她的印象完全都能套用到自己身上，对于自己的印象也全部适用于她。她们就是这样的。风斩模模糊糊地明白了这一点。

对方是怎么想的？

是不是想到了些什么？

自己是否真的在内心深处找到了些什么？

开始仔细思考的话，仿佛就进入了一种无限的循环当中。在空中静止的怪物们，终于开始行动了。

风斩冰华在握着和羽翼同样材质的「剑」的手中注入了力量。

相对地，水之天使慢慢挥起什么都没有拿的右手，冰之剑在虚空中形成。

不需要信号。

在一方行动的同时，另一方也已经动了。

就是这么一个关系的两人，正面冲突了起来。

哐！！

球状的冲击波，不断地无限制地扩大。

空气噼啦噼啦地震颤着。

几乎像墙壁一样厚的冲击波，连空中漂浮着的石造要塞都动摇了。大量的房间被压扁崩塌，但是碎片没有往地面上落去，而是像无重力条件下的液体一样静止在空中，然后再次被吸入要塞之中。

没工夫关注这些了。

战斗继续着。

就在两把剑相抵的时候，怪物们的背后巨大的翼像活物一样蠕动着。

咆哮着。

然后击打到了一起。

砰！！咚嘎吱吱咔咔咔咔兹兹兹兹！！！！！！以超越音速的势头，数几把尖刃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袭向目标。但是，胜负仍未分晓。要说为什么的话，是因为两者都拥有释放出那种猛烈的攻击和承受那种猛攻的战斗力。

冰之翼被挥到了就立刻被撕裂，紫电之翼被打到以后就变得粉碎。被削落的残骸失去了凭依，在空中散发出细小的粒子，在周围形成发光的雪花一样的色彩。那就像是白色的鸟飞过以后残留下的细小的羽毛一样。

一边挥舞着无数的羽翼，水之天使同时将手中的水之剑水平挥起，砍向风斩的头部。风斩一边用自己的剑弹开，一边开始准备新的攻击。（译注：该节后面全部变成水之剑了，原因不明请自行猜测）

眼前的天使面无表情。

像人偶一样，带着妖艳的凹凸感，眼睛、鼻子、嘴巴，哪一个部分都不是独立存在的。看起来像是光滑的假面一样的脸，当作嘴巴的凹凸处还在蠕动着。

隐隐约约听见细微的声音。

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甚至大概都不是人类能够听见的音域。

但是风斩能听见，也能明白。

当然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完全理解，大概要说出同样的话语也会比较困难吧。但是，只是零散听懂话语中的单词的话，多少还是做得到的。

「hbo……归……fbyuo……」

一开始带着一点感情的色彩。

能够理解那份感情色彩的话，那份感情所蕴涵的语言就浮现了出来。

「返回。fr位置。正确。座。uj。天界。原本。所在的。qe地方。」

有一点模糊。

本以为是一个人型的水之天使的轮廓，略微地晃动了一下。

不是什么东西重叠在一起了，也不是要跃起。正是因为风斩并不拥有物质上的肉体，所以才能看穿她的本质。

「……不同形式的力量，强行混杂在了一起……？」

可以看见火焰。

仿佛水和油一般的存在。

在她的容器里，被注入了两种力量，如果在这么继续搅和在一起的话，初看是漂亮地混合在一起的天使。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两者会再次分开，两种力量在同一个容器中必然会形成一条分界线。

一个容器里是不能注入两种力量的。

那种纯粹性，对于各式各样的AIM扩散力场的「集合体」的风斩而言或许正是一种极端。初见时以为是同样的，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就完全相异的东西。或许正是因为是一种极端对极端的关系，所以才有所相像的吧。风斩和天使的关系说不定正是这样。

对她来说，那算得上是一种亵渎吗？

正在组织语言的天使，露出了怒色。

「回去。必要。作业t。去。右方。利用。利害。接点。yi计划。协助。」

「……如果就是为了这个，而伤害我最重要的「朋友们」的话，就算拼尽全力，我也要阻止你。」

「被害。无视。优先。回去。正确。位置。必要。妨碍。恶。同义。判断。全部。」

嗖啪！！从水之天使里，巨大的力量卷了过来。

水之剑以更加大的幅度挥了下来，和风斩的羽之剑猛烈的撞在一起，两人都相互拉开了一点距离。

水之天使把剑举过了头顶。

这个时候。

咔嚓，水之天使的头略微动了一下，注意力离开了风斩而是跑到了别的什么地方。

「捕捉。」

她开口了。

仿佛除了自己的目标以前全部视而不见了的大天使，开口说道。

「必要。情报。羊皮纸。入手。」

一方通行抱着最终信号，坐进了停在雪地上的汽车。他坐在助手席上，驾驶席上的是番外个体。

「到哪里啊？」

「躲躲藏藏地逃跑只是自我消耗而已，想要尽快做个了解的话，直接闯进骚乱正中央才是最快的办法。」

了解~番外个体随意地应道，她把艾莉莎莉娜给的车钥匙插进去点燃了引擎。大概是自动档的吧，她只用单手就能流畅地驾驶了。

在不自然地漆黑的夜晚，前照灯的光芒像是要切出一道光明一样跳跃着。番外个体驾驶着汽车转眼之间就离开了小小的城镇街道，向雪原冲去。

「到国境大概还要五分钟吧。……话说回来，是要冲进那个在这里也能看得很清楚的战场吧，即使是非科学也该有个限度啊。」

黑暗的天空中飘浮着巨大的要塞。

实在是大得过头了，本应有着相当的距离，却好像积雨云整个覆盖了头顶一样，大到连天空的角落都要盖住似的。

更有甚者，在这个要塞的背面，散发出淡淡光芒的两具天使在空中激烈拼杀着。羽翼相互纠缠在一起，相互撕扯，冲击波一般的尖叫声四处回荡着。其结果，在漆黑的夜空中展开了一片绝对说不是上自然的星空。

「呃、啊……！？？」

和接近海原时一样，但是量上面却是压倒性的巨大的「压迫感」，坐在助手席上的一方通行的胸口揪紧了，有种心脏绝对不可能承受得住的感觉，那个星空一定有古怪。

在胸口的压迫感下，一方通行一边呻吟一边说道。

「……喂，你真的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吗？既然是从御坂网络里提取恶意的体质，应该能从那里获得情报才对吧。」

「你是想问关于哪个天使的？是那个冰之翼的？还是那个雷之翼的？」

「……」

「顺便一提，即使是学园都市的情报，我觉得那也必然不会仅限于科学上的情报喔。」

……这么说的话，最终信号与「那个」有着深层次的关系，要救最终信号的话，光是靠科学会力有不怠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那就是。

那个怪物飞舞着的天空，就是让最终信号受苦的元凶所待的世界。

那样的话，为了解救最终信号，一方通行就必须上升到那个领域去吧。

怎么做？

爱华斯的力量是压倒性的。

光凭一方通行的「黑翼」的程度，大概都没机会出手。明明号称恶党，却连一个娇小的少女都没守护住。那么，怎么做才好。该怎么做，才能在从这个蛮不讲理的世界中，守护她的笑容？

怀里藏着那束羊皮纸，正在散发出令人讨厌的存在感。

上面像涂鸦一样所描绘的咒语和魔法阵，和九月三十日木原数多造出的「天使」是同一级别的吗，还是和使用更加深层的「谜题」的家伙们的技术连系在一起？不能按照常理来判断的问题，就用无视常理的方法来对抗。这是蕴含了大量未知风险的危险赌博。原本的话，这种拿最终信号的命运做赌注的情况是绝对要避免的。但是，现在只有在那里才可能有着一丝胜算。仿佛在真正的黑暗之中，在不知道哪里是悬崖的状况下，伸手试探着前进一样。

这时。

在高空中战斗中的两具怪物，一边互相纠缠着一边开始急速下降。如果让宗教家看见的话，大概又可以为神话追加新的一页的一番光景，但是一方通行并不会感动得泪流满面。他没有这份闲心。因为生出羽翼的怪物，无论怎么看都是朝着一方通行他们车子的方向冲了过来。

更准确地说，是其中一方目标直指一方通行他们，而另一方则在后面猛追。

「……闻着这个羊皮纸的「气味」追了过来吗？」

确认了怀里的触感以后，一方通行邪恶地笑了。

确实，造成这个状况的俄罗斯组织，有可能必须要回收羊皮纸才能完成自己的工程，艾莉莎莉娜这样说过。

坐在驾驶席上握着方向盘的番外信号吹了声口哨。

「咻！！怎么办呀怎么办呀，这可比台风刮来了还要不妙嘞！！」

「天灾和人祸的差别是很简单的。」

一方通行打开助手席的窗户低声说。

完全不在意刀子一般猛烈的寒风。

「不管有没有要杀的敌人。目标就在眼前的话就已经是幸福的了。因为没有必要被无处发泄的怒火之类麻烦的东西所束缚了。」

说着的同时，他的上半身从助手席上钻了出去，像过去的暴走族一样，腰搁在了车窗的边沿上。

「那个小鬼就交给你了，在我做完了断之前好好地争取时间。」

「受到信赖还真是麻烦呀，御坂最怕这种事情了。」

「有利用价值的人运气还真好啊，即使说些无聊透顶的笑话，还有机会不用被杀就能了事。」

「嗯。御坂就是喜欢这一点。」

没有继续说闲话的工夫了。转眼之间两具怪物就一边厮打着朝这边冲了过来。

一方通行切换了电极的开关。

控制着空气的流动，四根旋风像羽翼一样从背后伸了出来，他的身体从车窗里窜了出去。

没有落地。
他的身体像火箭一样冲进了战场。
在怪物们之间的战斗之中，又有一只怪物加了进来。

6

仿佛日食一样，无视了时间带的黑暗扩展开来。不仅如此，还像做坏了的天象仪一样，无视了星座位置的大量不自然的光点在闪烁着。不过，会真的喜欢这种显示出不详和神秘感的光景的人并不多。而且，从远方仍然不断传来各种各样的爆炸声和震动。

在这些喧嚣之中，格里金在雪中的森林里走着。
为了守护被普莱贝塔袭击的村落，和滨面、德格鲁一起操纵过高射炮的俄罗斯军士兵。
现在因为学园都市的部队驻留的关系，被俄罗斯方面追击的危险性减少了。多亏了他们建造了临时的住所，木制建筑物基本都被破坏殆尽的村民们，总算不用担心在暴风雪中被冻死。

「……」
但是，格里金却无法坦然地接受那份恩惠。
他原本是俄罗斯军的人。而且，他所属的空军基地是被学园都市袭击的。虽然他们所使用的装备和举动都非常特别。给村民们送来救援物资的人们与那些残忍无情杀手们相比，很明显就像是「正规」部队和「非正规」的别动队一样。即便如此，格里金心里还是单纯的一种无法接受的状态。

与愤怒不同。
而是从心底产生的恐怖。
（……本来，从和普莱贝塔交战开始，俄罗斯就不再是我所属于的地方了。那么，或许就这样尽快前往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比较好。）

格里金这样考虑着，他现在正在雪中的森林里走着，并不是为了远离村落。即使要前往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也多少应该去和恩人所在的村子里的人们打个招呼。

那么，为什么格里金会在这种地方磨磨蹭蹭呢？
（那个小鬼，跑到哪里去了……？）
因为有孩子迷路了。
村子中也是有一些小孩的。从普莱贝塔袭击的极度紧张状态下解放出来以后，孩子们也重新出发去玩要了。大概因为性命的危机是过去了，结果兴奋过头了。不过就连村里的大人们，也完全沉浸在一片欢乐酒宴的气氛里。

就在这个当口上，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子消失了。
一起玩耍的孩子们也没看见她到哪里去了，似乎只是转眼的工夫就不见人了。
对于这个不自然的夜空，像格里金这样的大人（大家明白即使想做什么也无能为力）多少会保持些警戒。但是失踪的女孩仍然是孩子，还处于相信圣诞老人的年纪。大概心怀着什么愿望仰望夜空，就这么晃晃悠悠地走远了。
不过俄罗斯的冬天是很严酷的。不光是寒冷，碰见被轰炸和炮击的爆炸声吵醒的冬眠中的肉食性动物的可能性也不低。除此之外，听说这附近散布着地雷，绝对不是可以让孩子放心玩耍的环境。
小女孩的母亲也想参加到搜索中来，不过被大家阻止了。虽然孩子的生命很重要，但在寒冷和地雷的双重困难的状况下可能就有去无回了。所以，格里金等少数几个人，才会在村子的附近开始搜寻。

从村子里走出出来有三公里了，但是还是连小女孩的影子都没找到。这里雪积的很厚，格里金估摸着以小孩子的腿脚应该不至于到这里来。虽然带着必死的觉悟的话，即使小孩子的体力也是可能进入这里的，不过如果只是「在游玩中」的理由的话，来到这里的可能性很低，一般会考虑返回村子的吧。

姑且先返回吧。
开始这样想的格里金，突然透过风雪看见了缓慢移动的人影。
但是个子很大。
「！？」

格里金先是藏到了树木的阴影里，一开始他以为是熊之类的东西。不过不对，野生的熊不可能穿着对抗极寒的白色战斗服。根据式样可以看出是俄罗斯军的，不过格里金从来没穿过那种高级品质的衣袖。

「……非正规作战的特工队！？这不是被称为「东方死神」的那些家伙吗！！」
主要从事狙击和爆破工作，一般对他国的要人进行暗杀，诱发与俄罗斯不合作的国家之间的相互战争。冷战时期，还曾经有过只要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纸上就会被同部队的人直接杀掉，这样的都市传说。
即使再怎么处于战争之中，那也绝对不是能够毫无理由就遭遇的对手。从那个部队穿着那个服装走到这里开始，就已经注定了悲剧的锁链已经绑在后面了。

他们为什么在这里？
而且，从车上下来徒步移动的理由又是什么？
格里金非常顾虑为了建造前线基地而被盯上了德格鲁他们的村子，还有驻留在这里的学园都市的事。
但是，凭格里金一个空军基地的内勤人员，是不可能赢过少数精锐的特工部队的。现在虽然只看到一个人，但是如果要进行什么军事作战的话，一定会有复数的非正式人员一起行动才对。

必须尽快离开这里，还是返回村子比较好。
虽然不太情愿，但是让学园都市的人行动起来的话，多少可以应付一下特工部队。他们并不靠庞大的兵力来取胜，而只是通过少数人的隐蔽工作，让敌人陷入混乱的专家。如果能预先知道地点和袭击时机的话，后面就能靠大量物资优势来逆转局势。

格里金从树木的阴影里向外踏出了一步。
但是却没能踏出第二步。
风雪对面人影的动作突然中止了。不妙，格里金心想。视线带着明显的重压感，正因为周围都没有人，所以格里金能很明确地感受到直线贯穿过来的视线。

「……」
明明隔着相当一段距离，在那个时候，两人却领悟了互相之间的沉默。
紧接着，特工部队的人把突击步枪顶上了自己的肩窝，枪口毫不留情地指向了格里金的方向。
「可恶啊！！」
强行把仿佛停止心跳的恐怖感压抑下去，格里金转身就跑，立刻就有无数的枪弹打在了刚才他还靠着的树干上。随着枪声树皮飞溅出来在格里金的脸上浅浅地划了一道。不过没有直接被打中就已经是大幸了。格里金没工夫细细品味这份幸运，

继续朝雪之森林中跑去。
不觉得自己会有什么胜机。
不过也不是只要单纯甩掉背后的一个士兵就万事大吉了。
（他们用无线电联络了。）
格里金一边拼命地挪动因为恐惧而发软脚，一边思考着。
（对方不知道有几个人，不过一旦被包围就逃不掉了！！）
逃跑的格里金脚边的积雪被枪弹打得飞溅起来。他仿佛要跌倒一样踉跄地跑着，接着脚被拌住了，真的就摔倒在了雪地上。没有停下的工夫，就在这段时间里，背后追来的敌人也在不断迫近。距离不断地缩短，死亡的概率也在不断跃升。在他硬是拖着满身是雪地身体，站起来继续跑出去的时候，前面又遇见了阻碍。

不是敌人。
而是至今一直迷路的小女孩。
大概是听见了雪之森林中回响着的声音，才跑到这里来的吧。对于格里金来说，这简直是最糟糕的发展。自己一个人逃跑都很难有保证，再拉上一个孩子的话，绝对是会被追上的。
但是，也不可能就因为这个就扔着她不管。
特工部队没有确认过这边的身份就开枪了，这是要把所有的目击者全部消灭的对应方法。他们大概不会关心是平民还是孩子的吧。

「可恶！！」
格里金强行把楞住的孩子抱了起来，继续跑了起来。但是当他从深深的积雪里把腿拔出来的时候，由于预料之外的孩子的重量，平衡崩溃了。格里金摔倒在了雪中。
特工部队的士兵继续迫近了。
从这个距离，已经能清楚地看见对方扣着扳机的手指动作了。

哒哒哒哒！！枪声响彻了森林。（忍不住的罐子：河马兄啊，这种描写这卷你都用了多少次了还不腻啊，反正这枪肯定不是他开的对吧。）

不由地闭紧双眼的格里金，却没有感到疼痛。战战兢兢地睁开眼睛一看，不远处特工部队的士兵正在向地面倒去。因为树枝上积累的将近十公斤的雪块，突然地朝他头上砸了下去。
当然，这不是什么巧合的自然现象。
刚才的枪声，不是那个士兵手中突击步枪的声音。而是某个第三者打中了特工部队近处的树干的声音。因为比起瞄准运动中的小目标，还是瞄准老老实实不动的大目标比较有效吧。

「没事吧！？」
传来了叫喊声，还是在这片地区难得能听见的日语。紧跟着又一是一阵枪声。刚想站起身的特工部队旁边的地面上被打得白雪四散，那个顽抗的士兵只好把两手举了起来。
「格里金，把这家伙绑起来！！这次只是正好奇袭成功了而已。真的正面对上的话可处理不了！！」
格里金听过这个声音，他寻着声音方向看去。滨面仕上从树林的缝隙之间走了出来。他的手上拿着手枪。大概是看格里金一直不动弹等不下去了，滨面开始用金属线把特工部队士兵的两手绑起来。
「……为什么……？」
格里金呆呆地低声道，现在这他才反应过来。
他把抱着的小女孩放了下来，
「不，怎么都好了。总之先离开这里。你现在绑的人是俄罗斯军的特工部队。刚才的枪声，再加上没有无线电的应答，他的同伴已经注意到了。在被包围之前得赶快逃跑。」
「我还有事要找这帮家伙呢。」
「？」

格里金皱起了眉毛。滨面后面又追来一个少女。名字应该是叫泷壶吧。先前还是个病人，现在看起来似乎身体已经恢复了。

滨面看向了泷壶，泷壶则拉起了小女孩的手，很自然地走出了一些距离，仿佛不希望小女孩听到接下去的话。
「是克林姆林报告。」
「什么？」
「在这个村子附近，有一个已经废弃的核发射井。俄罗斯军上层部似乎认为学园都市可能会占领这个设施，于是为了先发制人开始在附近这一带散布细菌兵器。而且听说这份对应指南，是事先就已经制订好的。」
「……这帮混蛋……」
格里金呻吟道。
如果是一般情况下，大概也不会立刻相信这番话了。但是就在刚才，自己的生命还受到了威胁，那个非正规战的特工部队的存在，实在是太不吉利了。
「那么就是说那个特工部队的家伙们把极恶的病毒带过来了吗！？就算现在开始让村子里的人去避难也不一定来得及啊！！」

「不，泷壶已经读过了俄语的报告了，看起来细菌兵器的散布是需要分阶段进行的。根本受害预测的报告书，除了风向之外，也有气温和湿度相关的数据。要扩大感染面的话，湿度——空气中的水分似乎是很重要的，不过在这种严寒中，很有可能会变成冰晶粉末。」
「那样的话……」
「但是，如果用大量的蒸汽来调整气温和湿度的话，感染就会以爆发性的势头扩散开来。所以那帮家伙，打算在目标地点的上风处散布保温性高的粒子状凝胶。这种凝胶粒子被调整为在严寒中也不会冻结。当散布区域的气温和湿度调整到最合适值的时候，就会释放细菌兵器。一旦进入人体内部，然后就依靠被感染者的体温和水分来保护病毒了。」
「那么，如果妨碍初期阶段的保温性凝胶的散布，多少会有点办法的吧。」
「报告上有提到蒸汽调配机，就是把凝胶以粒子形态释放到空气中的装置。类似特殊的加湿器之类的东西。总之，那是叫，特工部队是吧。在那些家伙行动以前，必须想办法把那个装置破坏掉。」

必须想办法。
虽然说起来简单，但这意味着要与那个特工部队战斗并且取胜。敌人不仅是集团行动的，而且光靠现在这点人数连奇袭都做不到。
「……怎么办。要叫上那些在村子里驻留的学园都市的家伙们吗？」
「没有时间了。而且大规模的行动可能会让特工部队的家伙们提前进行散布作业。根据地形和气象数据再计算出风向

的话，就可以掌握蒸汽调配机的大致位置了。不过， 确切的安置位置还是没法知道。如果特工部队现在立刻开始行动的话，或许就赶不上了。」

另外…… 滨面说到一半终止了。

格里金面对这份沉默，不由地低下了头。

「抱歉……」

「没关系。不过，还是在剩下的那帮家伙们开始怀疑之前开始行动比较好。格里金，你能驾驶的吧。钥匙在这里。三百米以西藏着一辆四驱车。你把那个孩子带上，一起先回村子里去。」

「但是，滨面的……！？」

「那个部队的人说不定还附近转悠。不能把那孩子放着不管，步行回去的话太危险了，更不可能带到战场上去。你就好好地把她护送回去吧，这个绑起来的士兵也一起带上拜托了。」

滨面说完了以后拿出了手机。

「交换电话号码吧，虽然这附近什么都没有，不过似乎可以靠中继天线联系起来。如果找到蒸汽调配机的话就相互联络。到了那个时候的话，就算他们发现学园都市的人开始出动了，也可以在散布作业进行之前搞定。如果是那样的话，你无论如何也一定要说服学园都市的士兵，把村子里的人们全部移送走。三十分钟以内没有联络的话也是同样的。注意好风向。虽说细菌兵器如果已经散布的话，也宽慰不了多少，不过总比什么都不考虑就行动要好。虽然明白大家都想立刻逃跑，不过要是什么都不知道慌乱之间跑到蒸汽调配机那里就得不偿失了。明白了吗？」（罐子：喔喔喔，继当麻20卷之后滨面也爆种了，主角光环果然是附带加智力效果的啊。）

「……」

「明白了没有，格里金！！万一我失败了，如果你不好好干的话，损害就会扩大到村子里的大伙头上了！！」

「……」

「就算俄罗斯军的人，我觉得他们也不会愿意使用细菌武器的！所以一开始的散布作战才会派出专门承担无情任务的部队！！如果在这里取得「一定的成果」的话，士兵们就会开始抛弃那份顾忌！！在俄罗斯就还会发生同样的事！！必须避免那种情况的发生。学园都市的士兵也好，村子的大伙也好，即使是一个人我也不要看到牺牲。所以你明白了没，格里金！！」

「喔喔明白了！！可恶，我无论如何都会守护那个村子里的人们。所以你也绝对不要死掉啊！！」

滨面和格里金交换了手机号码以后，像是合成树脂制品相碰一样，轻轻击了一下掌。他们都没再多说什么。判断出对话已经完了的泷壶，带着小女孩回来了。格里金拉起小女孩的手，把绑起来的士兵抗到肩上，朝藏着四驱车的方向走去。

滨面把手机塞回口袋里，对旁边的泷壶说道。

「我去了。」

「滨面，考虑到报告里的气象和地形的数据，从这里向北前进五百米的附近多半比较可疑。」

大概是因为担任过「道具」的侦察吧，泷壶流利地说道。虽然和能力无关，不过根据数据制定必要方针的技能大概已经磨练出来了吧。

「有一座高度一百米以下的的小山头，风从那里刮下来的话，就会吹到核发射井和村子。」

「山顶上没有啊。对方应该也是想尽快完成设置工作吧。多半是尽可能地在山脚邻近的位置，迅速蒸汽调配机准备好吧。」

滨面走到刚才士兵倒下去的地方，把突击步枪和弹匣拿到手。和手枪完全不同的沉重的质感，虽然不觉得自己能用得好，不过光一把手枪还是靠不住的吧。

杀人武器的冰冷感，有一瞬间让滨面僵住了。

但是他重新振作了起来，背上肩带把步枪挂在身上，朝北面的山大步流星地走去。

「滨面，快点弄完哦。我对这场战争已经烦透了。」

「话说回来，还真是讨厌的日食啊。既然都这样了，好歹让我见一见极光也可以嘛。」

7

刮起的爆风把地面的白雪吹得四散纷飞，一方通行朝两具天使冲了过去。对于这两个激战正酣的天使，应该先攻击哪一个，在一瞬之间，一方通行思索了一下。

不管怎么说，都是背后生出羽翼的怪物。

没有道理去帮助任何一方。

于是。

一方通行开启了「反射」， 选择了两具天使的正中间切了进去。

咣啷！！爆炸声炸开了。

两具天使中，对于挥舞着水之翼的人形天使，「反射」没有正常生效。就像在空军基地的乌诺佳诺依一样，明明使用了「反射」，水之翼却像软糖一样扭曲了，然后砸进了侧面森林的雪地里。

「反射」所弹开的角度很浅。

如果继续强行冲进去的话，一方通行的身体就会被直接打中了。

但是他的表情没有变化。对于另一具天使——看上去像是一个戴眼镜的女生的天使之翼，「反射」却完全起效果了。无视那个做出了像人类一样的惊讶表情的天使，一方通行把眼镜天使的攻击「矢量」强制改变了。

集中在了了一点，毫不留情地朝水之天使的胸口打去。

称为声音的声音消失了。

无视了重力在空中自由飞舞的水之天使，被击飞到了后方三百米以上。那个怪物仿佛飞机坠毁事故一样，狠狠地撞在了地面上，华丽地栽倒了。

一方通行首先攻击水之天使的理由非常简单。

一方能够适用自己的能力，另一方不适用。那么，当然先对付比较麻烦的一方才是正理。

「你，是……？」

戴着眼镜的，所使用的很可能是一方通行能理解的某种同类力量的天使，呆呆地低声说道。

是日语，而且没有像爱华斯那样的模糊感。

「居然……控制了AIM扩散力场集合体做出来的羽翼？」

「像你这样的怪物会能够正常处理Q&A的头脑，我才要惊讶呢。」

一方通行松开夹克，手伸入内袋取出了羊皮纸束。

「你也是被这个的「气味」引诱过来的吗？」

「……？」

科学的天使皱起了眉头一副不明就里的样子。

这个时候。

轰！！周围像一面沉重的墙壁一样扩展开来。看不见的爆风的本体，是不明的杀气。这已经是一个人类绝对不可能释放出的等级的巨大的负面感情了，其爆发中心点，正是刚被打倒的水之天使正站起来的地方。

雪消失了。

以水之天使为中心，五百米之内的雪全部融化成了水。

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伴随着难听的声音，巨大的液体被水之天使吸收了进去。转眼之间，原本就巨大的双翼变成了更加凶恶的东西。

「还真是表现露骨的家伙啊，打算要自我介绍吗？」

一方通行把夹克的前襟拉了起来，重新面向水之天使的方向。

恰如并肩在科学的天使旁边一样。

「那、个……」

「你往后退。」

一方通行用很无聊的口气说道。

「我对学园都市制的东西没有兴趣，要救那个小鬼的关键钥匙，从气氛上来看应该那边的怪物才有的。」

刚才的冲突让他明白了一件事。

两具天使虽然都是怪物，但还到不了爱华斯的级别。

能够适用「反射」和矢量操作的科学天使自不必说，即使是真相不明的水之天使，能够操纵科学的天使的力量把她打飞的程度，离爱华斯也差得很远。

更何况。

面对爱华斯的话，连反击的机会都完全不存在。

（能赢）

虽然只是粗浅的判断方法，但是不会错的，一方通行这样想到。

这个时候。

「…… hbuiesdfosfnisadofhjohnvouazeswhfpiASNFcpiAENFpiANJvpidnkljndsigps……」（已尽力的罐子：想解析的请自便……）

水之天使的嘴蠕动了起来。

像什么东西漏了出来一样。

也不是很难听清的细微声音。

本身就根本不知道是在说哪一国的语言。

「…… sergv范hy设定……」

在一方通行的耳朵里掀起了一场明显的革命。

仿佛在错觉画的混乱之中已经找到一副图画的感觉。

「投gre准备…… djku完成。」

明白了。

一方通行听懂了这种语言。

他恍然地抬起了头，在他面前，各式各样的水之翼的尖端正伸向不详的夜空。仿佛电波塔的天线，接收了天空中的某种意识一样。

接着。

用明晰的声音说道。

「命令名（COMMAND）「一扫」——投下。」

夜空闪烁了一下。

连确认那是什么的时间都没有。

在设定的半径两公里的领域中，数千万块的破坏之砾砸了下来。

一方通行的「反射」都无法完全应对的同种力量的天罚。

「呜！？」

来不及反应。

在考虑是回避还是防御以前，破坏的狂潮已经毫不留情地砸向了一方通行。天地的概念消失了。就在感到要直接命中的时候，他的身体在空中投射了出去。虽然操作矢量来减轻伤害，但是喉咙深处还是窜上了一股血的味道。雪和土砂全部都被卷了过来，一方通行的视野完全被白色塞满了。

「这……里……是！？」

狠狠地摔在了地面上的一方通行，虽然想发出咆哮，但是却没法正常发声。呼吸被堵塞了。使用能力操纵矢量，把喉咙中淤积的血液都吐了出来，这才终于顺过气来。

（混蛋……！！到底是什么……！？）

在雪片纷飞的纯白的视野中，前方有个唯一异样颜色的存在。

蓝色的光辉。

名为大天使的破坏的象征。

「……」

一方通行注意到了，夜空中再一次出现了不吉的光辉。

刚才一发还不算完。

不管是五发也好，十发也罢，水之天使在目标完全不能动以前，应该都会继续攻击下去。

（开什么、玩笑。）

拖着咯啦咯啦地四处发出悲鸣的身体，一方通行慢慢地站了起来。

绝不能死在这里。

一直到把束缚着最终信号的「不讲理的境遇」一个都不留全部撕得粉碎为止，怎么能够倒下。

（和打不打得倒没有关系，只要有彻底击垮它的理由就足够了！！）

右方之火微微地笑了。
后方之水强行引入体内的「天使之力」的总量，大概是「神之力」的一半。虽然这已经是十分的威胁了，但果然人类总归是人类。既然不是莎夏·克洛伊洁芙这样的特例，和大天使完全融为一体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即使只有50%也足够取得胜利了。」
右方很无聊似地说道。
「「圣人」还有「神之右席」，你全部都付出了。不过这大概就是终结了吧，你的人生没有得到回报。」
杀了他，右方下达了命令。
马上就会结束了。
大天使米夏·克洛伊洁芙会杀掉科学的天使和学园都市的能力者，很快连学园都市的机甲部队都一起歼灭。没有人能阻止右方之火计划了。只要有米夏在，即使同时有五万发以上的核导弹打过来，也无法将「伯利恒之星」击落。
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没有动静。
被下了杀戮命令的米夏·克洛伊洁芙，却连一点动静都没有。

明明是占据完全的优势的，只是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倾斜而已，而且那也只不过是极其微小的影响，但是仿佛不可思议一口气都涌了上来了一样，感到一种无法忽视的忐忑不安。

「那个混蛋……」
右方之火注意到了。
还有一个。正因为站在这个不正常的战场上，所以才能够发挥出最大力量的存在。
「那个混蛋。」

上条当麻正在「伯利恒之星」的一角，那里是利用莎夏的身体召唤出米夏·克洛伊洁芙的位于要塞最右部的仪式场。听说右方之火把茵蒂克丝的远程控制灵装组装在了手杖上，用于操纵米夏行动。那么只要把那个手杖破坏的话，应该就能阻止米夏的行动了，为此还必须和目前尚且未知的右方大打一场不可。

还有一点。
上条思考着能更加确实、迅速地阻止米夏·克洛伊洁芙的可能性。
「……米夏·克洛伊洁芙是在这个「伯利恒之星」以后才出现的。」
上条嘀咕道。
似乎是对旁边的莎夏进行说明，或者只是自己进行确认。
「既然能使用大天使这种战力的话，本来没有必要舍不得派出来的。即便不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靠一个大天使大概也足够决定胜局了。尽管如此，右方直到「伯利恒之星」出现为止却没有那么做。」

也就是说。
他继续说道。
「为了呼唤出大天使米夏·克洛伊洁芙，并维持住的话，「伯利恒之星」是必要条件！！所以在这个要塞飘浮起来以前，即使想用也用不出来！！那样的话就简单了。在这个「伯利恒之星」里面，一定有支持的米夏存在的「某个东西」。把那「某个东西」用我的右手彻底破坏掉的话——！！」
上条抓住了仪式场上纤细的柱子一样的东西。
直径三厘米左右，有几十个这样的直线型柱子，里面灌有黑色的液体。别的柱子里也有的是白色液体。按照莎夏所说，白色和黑色的相互成对，掌管着仪式场的「门」，似乎用于把神秘的「力量」从外部呼唤到内部。之所以准备了几十根，这对于打通「力量」的复杂脉络是十分必要的。
那么就把那个从中间折断。
喀啦喀啦噼啪！！带着尖锐的声音，透明的容器碎裂了。里面白色和黑色的液体漏了出来，落在了地板上形成了弹珠一样的模样。

某种东西开始倾斜的感觉。
虽然眼睛看不到，但是确实存在着的某种东西。上条当麻感觉到它从根本上开始动摇。
此时。
后方之水已经削去了其总量的一半。
上条当麻破坏了其存在的根本。
米夏·克洛伊洁芙还在承受着学园都市诞生的最强的超能力者和科学的天使的猛攻……。
在俄罗斯的夜空中，响彻了大天使的咆哮。
人类的头脑无法理解，不过与单纯的爆炸声明显不同的，灌注了不祥的感情的吼叫。
原本十分勉强维持住人类体型的米夏的身体，瘫软着崩溃了。
变回了力量的团块。
超大量的能量。
那就是炸弹。
原本在与大天使最近的地方对峙着的一方通行，无视电极的使用时间，全力向大天使冲去。
(……管它地方不对还是什么不对，这种都是不是问题。)
向前奋进的力量。
从学园都市逃出，直到这个俄罗斯的时候都还不具备的力量。
由于和那个少年战斗的契机而获得的「某种东西」，一方通行现在终于被点燃了。
一口气地引爆了。

[illegible]

还来得及行动吗？
还赶得上吗？
紧接着，
起爆了。
纯白的闪光呈半球状炸裂开来，吞噬了一切。纯粹到只剩下恐怖的光芒，即使闭上眼睛也仿佛眼球会被烧尽一般的巨大光芒，把整个不自然的夜空染成了纯白一片。
本来半径数十公里以内都应该会被烧成灰烬的。
这与单纯的爆炸不同，是「特殊力量」的爆发。除此之外，即使还产生了什么奇妙的副产品也不奇怪。最后变成字面上意思的不毛之地的可能性很高。
但是。
挡在爆炸扩散出去的前方，出现了不自然地歪曲。
科学的天使把身体中寄宿的巨大力量打向了一方通行，一方通行操作了那股力量的矢量做成透明的壁障，呈球状把爆炸包围了进去。像一个「外壳」一样把一瞬间扩大到了三百米以上的爆炸完全覆盖了进去，还在内侧加强了撕裂的力量。

但是，一方通行压制住了，内侧和外侧，巨大的力量相互角逐着。从时间上来看，仅仅是数秒之间发生的事情。然后……。

确认到「天使之力」，云消雾散的后方之水的手，缓缓地放开了巨大的剑。手上血迹斑斑，不，沾满血污的不仅仅是手而已。

留下一半插入地面的大剑，就这样倒在了雪地上的后方之水，他的表情没有变化。只不过，在嘴角上，有一点微微的舒缓。

把大天使「神之力」排除掉的话，战况就大不一样了。虽然右方有着强大的力量，但是他对于自己的力量过于自信了，所以他会忽略那些联合起来与强大的敌人战斗的人们，所以他放弃了把战况托付给持有相同目标的人们这种选项。是的，就像过去的自己一样。

神经和血管已经一塌糊涂了，连使用魔法的根基都失去了。
这条命估计也不会撑多久了吧。
拖上大天使一起上路。
这样就够了。
自己的目的并不是要见证决出胜负的场面。而且他已经为此准备好了一个必要的东西。有了它，大家就能够朝高居空中的右方之火更进一步了。所以没有关系。只要在遥远的未来能够有着大家的笑容，对于一介佣兵的自己来说就是最大的胜利了。至于在那个胜利之中有没有自己，这并不重要。

「可恶啊……！！」
听见了一个声音，可以看到某个人正在雪中慢慢走近。是个年轻的东洋男人。没记错的话，他是开了俄罗斯制的高射炮，从外国人佣兵部队手下守护了村子的其中一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不像是单纯的枪伤吧。发生了什么啊，可恶！！这边还因为蒸汽调配机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啊！！喂泷壶，我不懂详细的急救方法啊。你能帮忙做点什么吗！？」
一男一女在后方之水旁边蜷身坐了下来，取出了绷带之类的东西。但是后方的表情没有变化，自己身体的情况他很清楚。

「不用了……停下吧。」
挪动着混着鲜味道的嘴，后方说道。
「不管怎样，我已经没救了。这里是战场，医疗物资是很有限的。还是给其他人留着吧，为了以后考虑保存下来的为好。再怎么讲，也没必要在这里无谓地用掉。」
「别罗嗦了。」
「虽然不能告诉你详细的情况，但是我刚才才是去找挑起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去干架了。最后多少是成功地给了他意外的一击，但是也不能否认被追击的可能性。留在这里太危险了，把我扔下快点离开。」
「我说了你别罗嗦了！！这种状况我能放着不管吗！！我可是已经受够了这种战争了！！我怎么可能再看到有人死去啊！！」

「就算是你，也是在这种环境下一直生存下来的不是吗？那个时候你救了我 and 德格鲁他们，对你来说算不上是什么特别的事情。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路走过来的不是吗！！所以像你这样的人绝对不是孤独的。就算你不去想，你的身后也会有很多的追随者，那些人们该怎么办啊！！」

一字一句的话语，像钉子一样刺在后方身上。仿佛把正顺着死亡的坡道慢慢滑下去的他的身体，钉在那里一样。滨面的话语，绝对不是那种轻而易举的救赎。更不如说，只是给予了针刺一般的痛苦。但是。那些话，却把后方硬是挽留在悬崖的边缘上。「为了守护世界而死，为了庇护他人而死，那种理由谁接受得了啊！！怎么可能接受得了啊！！你扯出来的「战斗理

由」，不是让那些等着你的人们连笑都笑不出来只有哭泣的份了吗！！」
因为失血而朦朦胧胧的大脑中，浮现出了装模作样的骑士团长，占星术旅团的老人，还有受到奥尔良骑士团威胁的那些人们。
还有。
英国第三王女。

[illegible]

9

「原来如此。」
右方之火把杖子抓在了手里。
上半部分装着茵蒂克丝的远程控制灵装，用于控制大天使的杖子。
「神之力」追踪着羊皮纸的反应朝地面上冲去，但是回收却失败了，那羊皮纸里写满了右方的「伯利恒计划」所必需的情报。

不过没关系。
右方连接着「神之力」的五感。而且，「神之力」的知觉能力与普通的人类大不一样。就算目标被藏在怀中，也能够获得羊皮纸所记载的魔法情报。
必要的知识已经到手了。
右方关于「似神者」有着极其深奥的知识。然后，加上获得的十万三千册魔导书的知识，已经完全构建出框架了。
即使是这样的右方，仍有不足的地方。
也就是「似神者」以外的四大天使——即其他「神之右席」的象征。
(通过广阔的俄罗斯全土收集起来的未确认情报的再整理，最后推论得出的各天使的术式是俄罗斯成教的秘中之秘。连那个都拿到手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杖子已经不需要了。
右方之火把安装在上方的茵蒂克丝的远程控制灵装拆了下来。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咕噜咕噜地转着杖子。
浮现出微笑的右方之火，
「尽给老子找麻烦，这个混蛋。」
喀嚓。
杖子从中间折成了两段。
轻轻放下了残骸，右方之火突然把右手向前伸出。大致方向是知道的。朝着那个方向伸开手掌，他的口中呢喃着什么。
声音消失了。
迸出了巨大的闪光。
那是把「伯利恒之星」的墙壁打碎溶解的一击，复数的建筑物也被打飞了，攻击朝着目标一直线地打去。
没有打中的手感。
如果有的话反而倒要意外了。
反正又是被那只右手弹开了吧。
呼啦呼啦，右方之火的右肩附近发出了异常的响声。发生了空中分解的「第三只手」正在慢慢脱落。但是对于已经靠十万三千册的知识补强过的现在的右方之火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咚。
向前踏出一步。
仅仅是这么一个动作，就已经让右方的身体前进了五公里以上。就算中间有些地方没有地板，有些地方是腾空的，也没有关系。只是水平一直线地开辟道路，使他能够移动到任何地方。
到达的是一个房间。

这里是借助莎夏·克洛伊洁芙的身体呼唤出大天使的仪式场。由于刚才的一击，房间的一半以上都崩塌了，大量的内部装饰像被牵引着一样向下层落去。仪式场中央，站着那个少年。通往下层的空洞边缘，可以瞥见上面沾着某种鲜红的东西，大概是谁被卷入了崩塌之中吧。

「你还真是做了麻烦的事情啊。」

右方之火开口说道。

一边还在单手玩弄着茵蒂克丝的远程控制灵装。

「多亏了你，于是有必要在学园都市和英国的妨碍到达之前进行仪式了。所以现在，差不多该把那个右手交出来了吧。」

「……你以为会那么简单地顺利进行下去吗。米夏已经不在。虽然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转变成这么有力的状况，但是人类已经赢了大天使了。不管怎么看，天秤都已经朝我们这里倾斜。」

「用不着担心。」

右方之火说着指向了空中。

建筑物的墙壁和天花板，都被刚才他的一击打得粉碎。因此，透过崩塌的建材，能够看到不自然的夜空。

是的。

那个刺猬头少年应该察觉到了。

明明大天使米夏·克洛伊洁芙已经被击败了，但是夜空的样子还是完全没有改变的意味。

「天使的任务，在把天空变成本大人中意的样子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哦。」

右方说道。

「第三只手」大幅度地伸展开来。

「以前我就说过了，「神之火」和「神之叶」的象征错位了，米夏·克洛伊洁芙的名字是从「似神者」转变而来的，而且「神之叶」也与自称不相符。」

虽然似乎刺猬头的少年一直在警戒着，但还是迟了。

在右方开口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

「利用「神之叶」一度消除空中所有的星星，然后再把「伯利恒之星」上浮到充满「天使之力」的不完全的天空中，固定住大规模力量的流动，最后举行对四种属性重新设定的仪式。……由于「天使坠落」的关系，米夏做出来的天空中覆盖着的魔法阵，加上——你们的话，既然曾经击退过利用地面可见的星星配置的「使徒十字」，那么关于「把天空作为银幕进行控制」具有多么重要的魔法意义，也不用再多加说明了吧。说穿了，天空中「某个星星」的出现，就使预言家就确定了「神之子」的诞生。本大人所做的，只是应用了那个神话事实的大规模术式罢了。」

不过，适当地破坏世界各地的教会和圣堂，也就同时对「地面上」的力量流动加以控制罢了，右方又补充了这么一句。

天空和地上。

三和四。

十字教文化中重要的数字都被独占了的关系。

「什、么……？你这家伙，到底要做什么……？」

「反问我吗？你不会是没想到，光是「伯利恒之星」的上浮，就已经宣告你们的失败了吧。」

右方之火嘲弄似地说道。

「这些东西都只是手段而已。目的还不只如此。「伯利恒之星」也好，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好，包括十万三千册的远程控制灵装，所有的东西都不过是准备工作而已，这都不是什么大事。重要的是这只右手，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一只右手。」

右方轻松地說道。

「简单的说，就是事先把场地都准备好，然后进行本大人所有期望的仪式就行了。第一阶段已经差不多结束了，不过即使是这个时候也还有些有趣的特典啊。」

啪吡！！响起了异样的声音。

星空扩展开了来。

首先是黄，其次是红，接着是蓝，最后是绿。奇怪颜色的星星们，仿佛配合着右方的意思像好几层面纱重叠着一样在夜空扩展开。

「伯利恒之星」就像一个超大号的天象仪一样。

「你知道吗？」

大自然中绝对不存在的颜色所构成的星空。其中详细的意味，应该不是不懂魔法的外行人所能解析的。但是在生命深处的部分是可以理解的吧。有种这个透明的真正世界里，四种属性正在返回原本的位置的实感。

「火、水、风、土，这四种属性的每一个，都担任着各自的力量，不过同时，操控每一个属性，在广义上来说也就等于对其他所有属性施加影响。正因为如此，在排除了现实的战斗行为的大规模仪式中，准备不只一个象征性武器而是准备一套，这是基本原理。比方说，像是「火」的仪式啊，也就是说，本大人的「火」里面一开始就具备了控制所有四种属性的条件。所谓控制所有，也就是说本大人本应得到巨大的力量。……如果世界上全体的属性阵列没有「扭曲」的话。」

右方之火又接着说道。

「所谓正确的力量，只有在正确的世界里才能毫无顾忌地施展。」

咚！！！！！！看不见的什么东西以右方为中心炸裂了。

那是杀气。

凉嗖嗖地扎着皮肤的刺激让上条感觉到压倒性的重压感。

「……」

但是，没有在这里后退的理由。

眼前的那个男人，手里抓着茵蒂克丝的远程控制灵装。为了破坏那个东西，就必须击败产生出这股重压的元凶。

上条自然地紧紧握住了右拳。

注意力自然地被引到了右方之火的右肩上。

蠕动。

是「第三只手」。

在原本因为空中分解而痛苦着的力量中，某种巨大的东西寄宿在里面。

战况报告

俄罗斯雪原，美琴无聊的坐在地上。

御坂妹妹向这样的美琴搭话，

「冷静下来了吗？御坂问道。」

「是啊……不好意思呐。能再说明一次吗？」

「Nu-AD1967。准备发射前苏联制造的核弹头，御坂报告内容。」

「等等。等一下。核弹头的话，是指核武器的核！？俄罗斯总统能放行这种决定吗？」

和面色苍白的美琴不同，妹妹依旧摆着扑克脸，轻轻歪着头，

「调整到通常用的军用回路之后没发现有相同意图的通信，御坂确认道。还没有发现有核认证密码的发送征兆，御坂

追加报告。虽然是推测，是不是尼克兰·托尔斯泰个人领导的独立部队的行动呢。」

「然后呢……？」

美琴皱起眉头。

「也就是说，一只俄罗斯军队，擅自调用装载了核弹头的导弹？但是，那种东西，没有大总统的认证密码是无法起爆的吧。」

「不然的话，某个思想危险的军人A的独断专行就会成为人类灭亡的导火索吧。越是拥有大量导弹发射器的大国，手上的各种保险设施越齐全的。」

「不止这样，御坂听着通信内容露出困扰的神色。」

「你眉毛都没动一下的。」

「看起来独立部队似乎使用了「交换弹头」，御坂十分惊讶。」

妹妹摇了摇头，

「东西方冷战结束后，从政体崩坏俄罗斯「流失」了许多的核弹头和放射性物质的事知道吗，御坂确认道。」

「差不多，听说过……但是，到底有多少是真实多少是都市传说我就不清楚了。」

「那么，同时期不少核技术专家和技术情报也外流的事呢？」

「……」

「虽说这些核弹头也有出于实用目的而被买走的，但大部分涉及到认证密码的问题，所以不可能被引爆，御坂报告说。但是，对于另一部分核弹头就有例外了。核弹头的安全锁被设置在包裹核物质的外壳上了，御坂说明道。也就是说……」

「把内容物取出来，再制作一个外壳的话。」

「核物质照样可以起爆，御坂说出结论。而且是，相同威力的，御坂补充说。」

御坂妹妹平淡地说着。

「只凭借目前为止窃听到的资料是无法补完这么大的情报量的。或许，也有利用御坂网络进行实际情报的收集吧。」

「这些「交换弹头」虽然在苏联解体后，曾一度被其他从苏联独立出去的复数机关接手，但随着俄罗斯国力的恢复，就打着「这是核开发国自己的责任和为了世界和平」这样的旗号，通过军队的特殊作战彻底抹消掉了，御坂解说道。官方记录上记载，这些「交换弹头」已经被分解，稀释成极低浓度的核电站原料了。」

「其实是，独立部队回收之后当成自己的「储备」了吗？没有大总统的批准，作为任何时间都能发射的核武器。」

「他们似乎是要使用车载发射装置，用Nu-AD1967的「交换弹头」直击空中要塞，御坂披露着计划内容。」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美琴低语着。

不管是多么神秘未知的要塞，乘坐在上面的是多么大难不死的少年，碰上那种东西爆炸也不会毫发无伤吧。

而且，伤亡不止于此。

就算那个奇怪的要塞有什么不得了的防御机能，能抵抗核爆炸的冲击，但也不会成为happy end。

问题是，被瞄准的要塞的高度。

「……确实，在美国看来不过是「安全的小规模核弹头」的研究罢了。」

「是指破坏范围在3-5公里的核武器，会在爆炸后对地面范围内洒下「死灰」的事吗，御坂确认道。那应该是以破坏地面设施为前提的，不过……」

没错。

就算是冷战时期过激的核武器开发竞争中，也存在禁忌。不让「死灰」飘飞过高这件事。为此，不使用一个巨大的炸弹，而是开发了小核弹头像雨一般倾泻而下的MIRV弹头。（译注：分导式多弹头导弹。）

「死灰」不能飘得过高的理由是什么。

连大规模核战争都预想到的大国之间，也绝对不能回避并自以为戒的「悬念」是什么。

「不只是不妙的程度了……瞄准那种高度上的目标，发射核武器的话……！！」

「考虑到Nu-AD1967的爆炸规模，由于攻击浮游要塞而产生的「死灰」会大量卷入上空气层中，进而污染地球全境的可能性极高，御坂通过御坂网络模拟后报告结果。除了放射性物质对生物造成的坏影响，还有「死灰」本身能够遮蔽日光，导致地球环境变质，影响植物的成长状况，进而产生粮荒，御坂担心到。」

如果是地面上爆炸的核弹的话，「死灰」的危险是很常有的。

一旦到了成千上万米的高空，到底有多少「死灰」漂浮在半空可就难以想象了。

「说过要用车载发射器了吧。具体场所呢？」

「从通信内容能知道大致位置。但是他们为了尽量避免核爆炸带来的危害，准备从七十公里之外的地方发射导弹，御坂补充道。」

「诶。」

美琴看了看周围，指着一个地方。

那边是学园都市车队。装载着几架驱动铠，很多战车 and 装甲车边走边进行炮击。

「……从那里适当地抢点东西吧。你，会开车吧？」

圣乔治大教堂。

地下，史提尔·马格努斯奔跑着。不是在哪间房屋，而是延绵的石制走廊。圣乔治大教堂从中心展现出大量的逃脱用通道，像蜘蛛网一样。保命用，迷惑用，陷阱用，在道路里被包围时的迂回用等等，各种用途的通道。

背后脚步声接近。

步数和距离不一致的，奇怪的脚步声。

（也不能一直逃啊）

史提尔咬着牙。

（给那孩子的计算能力留出空余的话，就会给右方创造绝佳的操控机会了！！）

紧接着。

「第十五章第四节。切断敌对人物后路，给予其确实的处分。」

噌噌！！空间本身传来巨大的震动。

这样想着，史提尔前方的地下通道，仿佛巨人的手压碎一般崩塌了。

史提尔全力撤回。

黑暗深处，一双眼熠熠发光。

茵蒂克丝的身边，已然漂浮起三道白色的光辉。

「第十七章第三十三节。确认敌人带有北欧神话属性，作为对抗手段，再现丰收神之剑，即刻实行。」

嗡！三道白光冲了过来。

「切。」

虽然史提尔放出了炎之剑，但白光却像活物一般，从原本的直线轨道转了个弯，躲开了史提尔的炎之剑。

（弗雷之剑……！？）

不仅限于北欧神话，世界中各种各样的神话中，「飘在空中，自动断绝敌人的呼吸」的武器也时常出现。丰收神弗雷

之剑也是其中一种。还有着贤明的人持有的话会自动战斗，为主人带来胜利这样的传说。

北欧神话是无论人神都可能「死去」「败北」的宗教。但不止于此，这个弗雷之剑，在北欧神话中连一次失败的描述都没有过。

这种程度的传说。

这种程度的破坏力。

面对穿过炎之剑的缝隙，直奔自己喉咙的白光，史提尔喊道，

「——「狩猎魔女之王」！！」

已然不顾自身安危的呐喊。

紧接着出现的炎之巨神，弹飞三道白光的同时，巨大的暴风也将使用者史提尔吹向后方。

由于崩塌产生的石壁，和史提尔的后背重重相撞。

不经意间得到的喘息之机。

但是，这不会成为逆转的策略。

「第二十章第九节。确认为曲解的十字教教义。开始构筑应对上述术式最有效的术式。命名，「神啊，为何要舍我而去（艾利·艾利·雷玛·萨巴库塔尼）」（译注：括号里为音译）发动准备结束。即刻实行。」

以茵蒂克丝的脸为中心，巨大的魔法阵浮现在空中，朝这边放出赤黑色的光线。

光线轻松将「狩猎魔女之王」轰成碎片，化为雾气消散，擦过史提尔，打在瓦砾山上。

「……原来如此。」

手扶着墙壁，好不容易两腿站起来的史提尔开口说，

「对手是十万三千册啊。单单一个「狩猎魔女之王」起不到什么作用也是正常的。」

但是，史提尔补充道。

他这样说，

「我也，没说过杀手锏只有一个吧。」

轰！爆鸣声响起。

史提尔身旁，出现了炎之巨神。

非左非右。

一左一右，「狩猎魔女之王」降临于此。

「双倍。」

茵蒂克丝默默的凝视着这种现象。

终于，眼中依然不带任何表情，她开口了。

「第二十一章第四十四节。开始构筑应对复数目标的策略。即刻——」

就在此刻。

「三倍。」

轰！又传来爆炸声。

茵蒂克丝的话骤然停止。似乎在考虑是否要继续执行命令。

史提尔明明知道自己正大量消耗着魔力——甚至是作为的原材料生命力，仍然满脸汗水地笑了。

「当时，对于在那种场面下感到力不从心的我……怎么会就那样放任自己的实力停滞不前呢。」

当然仅凭史提尔的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同时自如控制三具「狩猎魔女之王」的。不论设计多么新式的术式，也不可能超出个人应有的水平。当然史提尔也不可能超越那个障碍。

所以，不足之处，就用圣乔治大教堂中的灵装来弥补。

为了找出必要的物资，回收并利用，史提尔才一直在东躲西藏。

但是，魔导书图书馆没有迟疑。

她也只是进行着程式般的分析作业，

「第二十三章第十一节。确定为三位一体构造。已判明，对象的术式是化一为三，通过使魔力在三体间循环达到节省魔力消耗的作用。」

呼！三把「丰收神之剑」环绕在身边，背上赤红之翼陡然展开，眼中的魔法阵闪着不善的光芒，茵蒂克丝说道，

「对策只有一个。判断为攻击三体之一，破坏三体间构造。」

找到了。

告别后方之水以后，在雪原上前进的滨面和泷壶，将身形隐藏在针叶林中，单单探出头来观察着不远的地方。大概五十米的前方，摇摇晃晃有人影。身穿与一般军服的设计略有不同的白色战斗服，手握冲锋枪的士兵站在那。

大概是放风的。

更远方，是低平的山麓。那里停着三台油罐车。还有其他小型车辆聚集在一起。山麓近处，几个男人仍在持续作业。

四处还立有大概程度五米左右的杆子。

不只是一根两根。男人们把十多根杆子等间隔的插在地面上， 并接上从油罐车伸出来的巨大的管子。

「那就是蒸汽调配机吗……？」

滨面躲在树后小声说道。旁边的泷壶点点头，

「油罐车那或许是能保温的罐子。那些杆子挺像喷雾器的嘛。」

看到放风的士兵把头转了过来， 滨面和泷壶慌忙藏在树丛中。

村子，蒸汽调配机，风向，知道这些条件的话，该跑到哪也能计算出来。

但是。

一旦真正开始散布的话，绝对无法保证被害人数为零。

挂断电话看着前方，山麓里作业场正中心不远处，十个人展开，像是在描绘巨大的圆。他们不是在某个地点插下一根杆子，看起来倒像是在一定区域内慢悠悠地反复走。即使如此，想躲开众人的视线到达油罐车那里也是很困难的。就算有死角可以走，放风的士兵也会发现雪地上的脚印。

滨面握了握手中逐渐变冷的冲锋枪。

（……这种人数差赢不了，再说，对方可是职业军人。就算能一对一也不会有什么胜算。第一声枪响响过之后，就不会有接下来了）

但是没时间一直看下去了。每时每刻，播撒细菌武器的作业都在进行着。他们会在准备完成的同时选择最坏的选项吧。在此之前一定要做个了结。

虽然滨面在极寒的飞雪中依然冒着汗，但泷壶突然这样说道，

「……滨面，现在等这些家伙完事比较好。」

「什么？」

滨面皱起眉头。这样下去，俄罗斯的工兵部队就要使用细菌武器了。明明这样做德格鲁的村子也就完了的说……

「滨面，报告上这样写着。克林姆林报告中使用的「细菌之壁」是通过空气传播的类型，除了呼吸器以外，皮肤上沾一点也会侵入体内。再者可以分解油分，故而BC兵器用面具以及使用长管的过滤器都会产生空隙，现有的防护设施起不到效果。」

「那该怎么办。那么危险的东西，不能让它更近一步的扩散了不是吗。」

面对滨面的疑问，泷壶指着森林中——那些仍在进行工作的作业部队。

「他们怎么才能从「细菌之壁」下逃脱呢？」

「哈……？」

「防护面具也好厚重的防护衣也好都不起作用，坐在最新战车上也会被细菌侵入。那么，那些作业部队的士兵们不就会被波及到了吗？」

说起来确实是这样。

而且再看看的话，放风的士兵并没有带那种翘着的面罩。就算是摆弄着那些不安分的细菌兵器的人也没有。

「滨面。我觉得他们用了限时装置。设置好蒸汽散布器和「细菌之壁」之后，他们就会紧急撤离到安全地带的吧。不用面具也不穿防护服的话，只有这样做才能生存下去。但是，怎么做才能……」

「这样啊，没必要强行战斗了啊。特工部队撤离之后，在计时器到零之前，还有不少机会。这时接近蒸汽调配机破坏装置的话，就能阻止细菌兵器的扩散了！！」

「但是，空隙应该没有那么长。特工部队也是，出于安全考虑，为了尽快散布「细菌之壁」而设定限时装置的吧。考虑到是那么大规模的装置，也没时间全部破坏掉了。找出「弱点」破坏更好一些。」

滨面他们手中的武器，只有手枪和冲锋枪。也就是说，不是适合「爆破」的东西。油罐车和其他车辆的油箱里应该还有汽油，用这个的话应该也办得到。

装置的大致构成是十根蒸汽调配机的杆子，还有3台油罐车。其他零碎的车辆应该只是作业用的。

说实话，用油箱爆破一两台很容易就能办到。

但是，由此产生的火焰、烟雾和热气会影响接下来的工作。即使不直接进入火灾现场，墙壁般的热风也会灼伤人的皮肤和肺脏。要确保所有构成装置的车辆全部被爆破的话，需要一定时间的拆解作业。当然，现在的滨面他们没有做这个的空闲。

所以要找「弱点」。

如泷壶所说，破坏这个就能停止整个装置……能找到这样的「弱点」的话，之前的问题就得以回避了。

眯起眼睛，眺望着风雪深处的滨面，终于低低细语道，

「……有电源车辆。」

「？」

「右边的油罐车附近，那台装甲车。不是有很多送电电缆集中嘛。那里面肯定是发电机。前面的标识是C级军用设备，进来军用品相比标准配备，都朝着电子化方向发展。夜视仪也好无人机辅助也好，如果电池频繁没电岂不是很困扰。所以沙漠作业或者丛林作业时，为了能在战场充电设立基站是必要的。」

「但是，那个可是装甲车的外形啊。不会那么简单就被炸掉的。要是能进到内部情形就不一样了，如果作业部队带着进出口的钥匙撤离的话，单是从外面打开车门就……」

「没必要炸飞的。」

滨面迎合着泷壶脸颊的高度，指着装甲车的后部给她看。

「电源车尾部向上，不是有三根突出的排气管嘛。只有装甲车引擎的话数目太多了。电源车的核心正是柴油发电机。我们的目标，就是阻止电源车向蒸汽调配机输送电力。所以，破坏掉发电机就好了。」

「？」

「汽油也好机油也好，汽车引擎也好发电机也好，基本组成大致相同的。用土堵住排气管，内燃机也会停止工作。学园都市里的警备员们也是，为了诱发逃跑车辆的失控而装备了凝胶火箭弹。」

「那要是巨大的锂电池块呢？」

「到时候就切断电源车的电缆好了。触电很可怕的，可以的话真不想这么做啊。」

这时，泷壶的小手拉了拉滨面的衣服。

风雪对面的特工部队的人们，有了新动静。一直在装置间来回奔走的人们，用无线电和某处进行联络之后，开始接连乘上小型车辆。

「滨面。」

「了解。」

特工部队一离开现场，就立刻逼近蒸汽调配机，攻击电源车的排气管。时间紧凑。最坏可能几分钟内限时装置就会启动。因为不知道准确时间，滨面他们只能焦急地加速作业。

不过，也正因如此，才不能说这是最坏的情况。

和特工部队的人们战斗也赢不了。所以，不能被发现。在他们全部撤离之前，绝对不能被看见。

滨面和泷壶伏身在树林里，隐蔽自己的气息。

（……能顺利吗）

感到自己的心脏正剧烈跳动，滨面思考着。

那可是执行这种工作的部队啊。装置周围埋布地雷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这个国家能公然做出这种卑劣的行为，滨面已经从德格鲁他们的村子那里深刻认识到了。

复数的车辆引擎发动声重叠在一起。

马上，特工部队就要撤了。

顺着他们车辆的行进就能知道陷阱的有无了。至少，在自己经过的地方不会留下地雷的吧。滨面压低身体，意识全部集中到眼睛上。在这么大的雪中，也不知道车轮轨迹会留到什么时候。安全路线必须深深刻在脑海中。

这时。

预想之外的事发生了。

当！一声枪响。

滨面身边的雪飞了起来。意识到是步枪子弹之后，他慌忙趴下。但是来不及了。到底是什么状况，终于反应过来了。

「不好，被发现了。」

本来要离开这里的车辆纷纷急转弯。几个车门打开，重装士兵们跳了下来。本来就知道怎么努力也赢不了的。正面迎击的话，人数上只有一个人的战力，情况实在太不利了。

这个瞬间，滨面凭本能这样想着。

不论发生什么都要让泷壶逃走。

打开手中冲锋枪的保险，滨面把混乱的呼吸调整到拼命一搏的状态，下定了决心。

但是，具体怎么做呢？

握着枪柄的手渗出汗水。脑中也一片空白。极度紧张中，滨面听到了汽笛般尖锐的声音。

仰望头顶。

悠然飞过天空的是，

（学园都市的……超大型战斗机？）

全长超过八十米，巨大的机体。意识到这是撕裂天空的怪兽，滨面没有空闲再去考虑别的了。

紧接着爆炸出现。

不像是单纯投下炸弹。

反应过来这是被磁力牵引加速的炮弹笔直飞出，以超过音速的速度撞到地上是过了一会的事了。

轰隆！！凄厉的爆炸声包围了滨面。

山麓上设置的蒸汽调配机和相关车辆都消失在火海中。明明离得不算近，特工部队的逃跑用车辆也滚翻在地。滨面和泷壶则被雪深埋起来。

是被爆炸产生的风吹过来的吗，滨面旁边躺着一台无线电。应该是原本特工部队的所有物吧。

里面传出声音。

日语。

<哟。从磁场的反应来看，我知道有人在那里啦。善意的志愿者的话就握个手吧。我也是类似的人呐。> 「唔哈，可恶，学园都市……？」

滨面感到一丝违和。

从俄军使用的无线电里发出声音的话，是用了不论是敌是友，谁都能听到的波段吧。这不像是学园都市「暗部」的做法。

那么，

（……虽然同是学园都市，但跟我们「暗部」不同……？这家伙，是正规部队的人……也就是，教师……？）

<哎哟。多亏了进攻日本海的艾卡莉艾莉亚酱她们能给我们让路啊。这样才有精力做点慈善事业呢。最近战斗机攻击机的区别都不明显了，功能多了对付起来也麻烦了啊。> 这一瞬间。

滨面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奇怪的化学反应。

他们是从学园都市逃跑之身。有增援前来是很高兴没错，但是被那种怪物飞机追着跑就无计可施了。

但是另一方面，像是把全身力量都抽走的安心感也是确实存在的。果然一路过来也不普通。普莱贝塔也好俄军特工部队也好，单单凭一个不良少年跳出来与他们作对实在是太奇怪了。

先不论想着这些的滨面，空中以锐角改变航线的飞机再度折返回来。飞行沿途射出大量磁力炮弹，在地面上画出一直线火焰。

光。

声音。

离得较远的滨面不禁双手掩面，但他知道，自己身体的正在松弛脱力，维持必要以上紧张状态的肌肉放松下来了。

（大概能得救了。）

借助本就该守护治安的人们的手，驱散蛮横无理的暴力的事实。

暂且不管那个飞机以后可能把矛头指向自己，这个事实让滨面产生了理所当然的安心感。

（不止我们，德格鲁的村子也是，或许不会被那个混蛋细菌兵器危害了啊……）

对方是怎么想的呢。

是已经作出决定了呢，还是因为即便磁场反应仅能确定人的位置，也还不能判断人的详细身份？

接着，别的问题产生了。

这是，

「喂，这个，没事吗？「细菌之壁」不是杀人病毒吗……？」

<所以要彻底烧尽。稍微屈身闭眼捂耳张嘴啊。白磷基爆弹的声音不过如此，但也不代表没有冲击波啊。> 果然自己没时间反对。

马上，复数的飞弹刺入俄罗斯的土地。

只是自然落地就已经有相当的力度，而且还经过了磁场的加速。

伴随着巨大的冲击波，蒸汽调配机的位置生成了一个火山坑，接着火焰之海翻滚。与单纯的火焰放射不同，是更加粘腻的令人厌恶的火焰。

没过多长时间，恶魔的装置便被接二连三地破坏了。

俄军的特工部队也必然被打散了。并不是空中轰炸直接瞄准了人。但是爆炸的余波毫不留情的将他们卷入其中。被高高抛起，又重重地摔在地上的特工部队，已经没有职业军人的样子了。似乎都晕了过去。

受爆炸声和冲击波的影响，山的斜坡上大量积雪倾泻而下。虽然离滨面他们站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但撞到地面又四散飞起的雪花，像灭火器的粉末似的一下将滨面他们埋在下面。

什么都看不到了。应该就在旁边的泷壶的脸也看不到。连自己是不是真的在茂密的树林中都分不清了。

「(……泷壶！？怎么样，没事吧??)」

压低声音，滨面向旁边询问着。伸开双手，摸索着周围，但滨面只感受到树干的硬度。蒸汽调配机，细菌兵器，还有特工部队都怎么样了？

什么都看不清而混乱的滨面，自顾自的迷茫着。

大概过了几分钟吧，又或许过了十几分钟。

连时间的感觉都没有了的时候，他的手终于抓住了柔软的感触。

「泷壶！！」

慌忙抱过来，确认她的脸。

确实是泷壶理后。

短短的黑发。睡着般的双眼。原本就白皙的皮肤，即使有防寒衣服的保护也还受到寒气的影响，有些地方略微发青。但是，

「……滨，面……」

就在刚才还在旁边的泷壶理后，有穿着秋天黄的衣服吗？有穿着长筒袜吗？个子有这么高吗？声音有这么低吗？

「……滨面……」

然后，

滨面认识的那个泷壶理后，脸上会挂着这么邪恶的笑容吗？

「真是好久不见了呐，滨面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吱啦吱啦咔！！！！！！小动物般泷壶的脸庞内侧延伸出裂痕。然后，里面全然是别的女人的脸。

更加残暴。

凶恶。

自然而然的表现出学园都市的「暗」的，那张脸。

「(……这家伙……！！)」

她单眼的深处，发出了过于白的纯白光芒。

大到将要撑破眼眶的程度时，巨大的光的炮击袭向滨面的脸。

猛烈的光和热划过全力回头的滨面的耳边。光线击折滨面背后的针叶林，向着上方喷射而去，略微擦到了支配俄罗斯天空的学园都市超大型战斗机的主翼。失去控制的飞机中弹出了一个细长盒子一样的物体，但滨面已经没空闲再去注意那边了。

第四位的超能力。

原子崩坏。

「麦野，沈利……！！」

一把推开她的身体，慌忙向后退的滨面，撞上了背后的树干。

为什么会在这。问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剥下特殊的变装，伸手擦去单眼中义眼的残骸，看着她这副表情，只能感觉到听不进一切理由的那股「执念」。

泷壶理后去哪里了。

为了与她一起活下该怎么做才好。

面对逐渐迫近的死亡的危机，急促喘着气的滨面，心中这样想着。

只能上了。

与这个怪物，与麦野沈利，做个了断。

【待续】

后 记

一本本购入的读者好久不见。

一次买入23册的读者初次见面。

我是镰池和马。

就两个！！……突然之间在说什么啊，是说这次只有两个。说实话，这里是当初预定的《魔法禁书目录21卷》的转折点，然后在后面也留有相同程度的页数的，但是……因为接受了担当编辑大人「不行啊，这也太厚了」的贤明的建议，急忙改成了两个。这个后记也是匆忙之间加上的。

因为是从正中间分开的，所以这次的21卷，有种使得4卷中出现的「那孩子」狠狠地过了一把主角瘾的感觉。虽说是多个角色共同推进，但是这个作品世界中的人们能走到这一步，我也有很深的感慨。

朝着问题解决的方向前进的人，还没有找到突破口的人，已经堕入混沌地狱的人。虽然主人公们纷纷陷入困境，但我认为下一卷会让大家感受到快乐的。

插画的灰村先生和担当编辑三木先生谢谢你们。随着战争越演越烈，插画中的战斗场面也要求越来越高了。非常感谢这一次也能负责插画工作。

还有，感谢各位读者。23册不是个小数目，能走到这一步也多亏了大家的支持。接下来也拜托大家了。

那么，就先到这里吧。

希望下一次你也能打开这本书。

这次就此搁笔。

但是在这个作品的世界中「大天使」不只有米夏哦。

镰池和马

译者的后记

这一个多月还真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几乎每次都是抓着一些零散的空余时间在翻译。前几天，突然好几个朋友在同一天内都向我诉苦，各自发生了一些程度不同的痛苦的事情。严重的有亲人受伤的，不严重的有CC的工口物被发现了之类的，生病的，手机坏掉的，真是什么糟糕事都有……我已经没什么能说的了，请撑下去吧我的朋友们，雨过以后会天晴的。扯远了，其实很不好意思地通知各位，这故事讲了一半，这一卷在一堆未完结里结束了，忍不住再加一句，滨面，你从雪里随便一抓都能抓一只麦婶出来，真有把妹手的潜质啊……

这次21卷从开坑到发布还是经过了不少波澜啊，珊瑚书偷跑啊，CC把最终章稿子给丢了啊（不过他居然一天时间给补出来了，而且质量比前面部分的翻译还要好，卧槽，你早干啥去了），好多好多麻烦事。想了很多最后决定把后记塞在下载版里面，因为网络真是一个容易版本混乱的世界。作为译者，总希望给大家呈现最终趋于完美的版本，但又不能全部翻译完了才发布，尤其像这种热门小说，更不太现实。所以最后就决定还是这段后记塞进来，当你读到着个后记的时候，虽然不排除还可能会有些小的订正，不过起码这个版本大致还应该是完善的。当然，最终请以泉川泰莎区的版本为准。

——By Coca003